



READERS

读者®

在别墅里 你可以不平凡 嫁母亲 是什么在左右住宅价格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6·20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25期 十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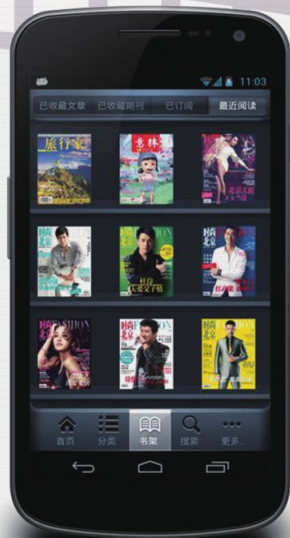
中邮阅读网

- 海量期刊，囊括时下各大热点阅读领域
- 精准搜索，多维度搜索总有你要的结果
- 开放阅读，转转鼠标轻轻松松就收藏和分享
- 跨多平台，总有一款阅读终端适合你
- 移动阅读，支持主流的IOS/Android平板电脑端和IOS/Android手机端
- 无缝阅读，如影随形的阅读“专属”感



移动阅读端

- 从网站到移动终端，移动阅读更灵活
- 跨平台“无缝隙”，专属阅读更贴心



安卓听书客户端



iphone阅读客户端

阅读我，丰富你



pad阅读客户端

安卓阅读客户端

毋以货财杀子孙

◎黄永武

古代的人，把一生做了段落式的计划，这叫作“生计”：从一岁到十几岁，为个人成长计划；二十至三十岁，为成家立业计划；三四十岁，为生儿育女计划；五十至六十岁，为退休养老打算；七十岁以后，就为死亡和身后事打算了。所以有“六十不造屋，七十不制衣”的古谚，六十岁以后不造新房子，七十岁以后不添新衣服，这叫“量时计享”，不肯让“冗功剩物”拖着自已，以致劳役心神于无用的地方。这一方面是“惜福”，另一方面，也使“劳生”不必受“物役”，能留下足够余裕的退闲岁月呀！

如今许多人已经有足够的金钱养老，也有美好的退闲岁月，一生都吃喝不尽，却还在做牛做马，拼命赚钱，大概是想留钱给子孙用吧。其实平心想想，你我都是白手兴家的人，子孙一样可以白手兴家，何必要操心如此？你会说：“不见得子孙都像你我这样贤智，万一他不能自立和创业呢？”如果你是把这个原因为他存钱，心意虽美厚，实际上是以轻薄的眼光在对待子孙了！你用“不肖”的眼光预估他们，他们如何能以贤智自许呢？

所以古人就有“毋以货财杀子孙”的教训，子孙因遗产而骤富，容易形成骄奢淫逸、唯物寡情的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淌来的资产，他们也不见得爱惜。与其留黄金给子孙，不如教他们读书学艺。

（雪 茹摘自《广州日报》2016年5月3日）



《五子夺莲》杨柳青年画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贾 真 李 霞

高翔飞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镭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玮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20期**文苑**

- 【卷首语】 1 / 毋以货财杀子孙 黄永武
- 【文苑】 4 / 在别墅里 契诃夫
- 20 /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铁 凝
- 28 / 真实情节 希区柯克
- 41 / 与黑夜相识 罗伯特·弗罗斯特
- 53 / 时光慢慢流逝 鲍勃·迪伦
- 68 / 游泳 北 岛

- 【书林一叶】 64 / 不要怕，我先过去看看 伊坂幸太郎

人物

- 【人 物】 14 / 从迷宫通向自由 柳 青
- 【名人轶事】 63 / 锋利与柔软 李良旭

社会

- 【杂谈随感】 10 / 正义虚无缥缈 季羨林
- 30 / 粉丝与知音 余光中
- 40 / 一人一世界 刘荒田
- 52 / 什么是民国范儿 许纪霖

- 【话 题】 22 / 这些“牛孩”的人生方向呢 秦春华

- 【社会之窗】 44 / 是什么在左右住宅价格 冯 仑

人生

- 【人世间】 26 / 思念是最美妙的灵感 三秋树
- 56 / 底层情话 从维熙

- 【人生之旅】 7 / 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麦 家
- 37 / 50年前的那次应聘 麦克·奥利弗
- 48 / 我要留住这一天 冯骥才

- 【青年一代】 8 / 你可以不平凡 周杰伦

- 【两代之间】 12 / 蚕豆 毕飞宇

- 【婚姻家庭】 18 / 嫁母亲 小川糸

生活

- 【心理人生】 42 / 什么表情让你在开会时受益 露西·凯拉韦
- 50 / 征友广告 理查德·怀斯曼

- 【经营之道】 46 / 七个“是”搞定客户 郑小兰

- 【生活之友】 51 / 家庭主妇无所不能 毛丹青

首届
国家期刊奖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25期) 十月(下)

生活		
【乐活】	34 / 生命,在路上	小屯
【品位】	66 / 茶性	艾焯
文明		
【在海外】	32 / 用什么样的表情离开	唐辛子
【他山石】	54 / 为啥要荒废五年	张珠容
【风情录】	33 / 一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猫	陈亦权
【文化茶座】	60 /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杨念群
【人与自然】	41 / 树木的力量	光野桃
悦读		
【幽默小品】	19 / 高效率	肯·查普曼
	29 / 超听话的丈夫	庞启帆
	62 / 无痛拔牙	龙振昼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24 / 动画形象诞生记	Erin
【话与画】	58 / 和影子玩耍	Vincent Bal
点滴		
【意林】	47 / 我喜欢的天气	安东尼·德·梅勒
	47 / 物质守恒	马亚伟
	47 / 邪正	王鼎钧
	47 / 风平浪静时祈祷	夏清
	47 / 熟悉	黄惠子
【点滴】	13 / 成竹与灵犀	吴冠中
	21 / 海涅寄石头	李娟
	43 / 我不假装受伤	阿兰·科汉
	51 / 重要的一手	张炜
	55 / 无期	朱红娜
	67 / 在胡须中迷路	吴晓波
	70 / 折衣	周芬伶
【智趣】	71 / 吊苹果	
互动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41)	
艺术		
【封面】	凝芳(摄影作品)	Tatyana Nevmerzhytska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读者》微信 [duzhewei 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 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

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

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邮编:100037,电话:010-65978906,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我爱您，您是生命，我的幸福，总之，是我的一切！

请原谅我直言不讳，我没有力量再痛苦、再沉默了。我不求您以爱情回报，只求您怜悯我。今晚八时请到那个旧亭子去。

我认为写出我的姓名是多此一举，可是请不要因为我匿名而担心。我年轻，漂亮……此外您还需要什么呢？

别墅的住客巴威尔·伊凡内奇·维霍德采夫，这个有妻子、儿女而且老成持重的人，读完这封信，耸耸肩膀，纳闷地搔了搔额头。

“这是什么鬼把戏？”他暗想，“我是个结了婚的人，不料忽然来了这么一封古怪而愚蠢的信！这是谁写的？”

巴威尔·伊凡内奇把这封信放在眼前翻来翻去，又读了一遍，吐了口唾沫。

“‘我爱您……’”他讥笑道，“把我当成小孩子！我真就会一本正经跑到亭子里去找你啊！我的小姐儿，这种浪漫的事情我早就丢开不干了。嗯，她一定是个瞎胡闹的、没出息的女人。哼，这娘们儿！她一定是个极其风骚的女人，才会给不相识而且成了家的男人写这样的信，求主宽恕我这么说吧！真正的伤风败俗！”

在八年的婚后生活里，巴威尔·伊凡内奇已经丢开细腻的感情，除了贺信以外从没收到过别的什么信。因此，尽管他极力装得神气十足，但那封信还是惹得他张皇失措，心情激动。

收到信后的一个钟头，他在长沙发上躺着，暗想：“当然，我不是小孩子了，不会跑去赴这种荒唐的约会。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倒很想知道这信是谁写的。”

“看信上的字，毫无疑问，是女人的笔迹。信也写得诚恳，说的是心里话，所以这未必是开玩笑。多半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或者寡妇吧……这信会是谁写的呢？”

这个问题特别难以解答，因为在整个别墅区里，巴威尔·伊凡内奇除了妻子以外一个熟识的女人也没有。

“奇怪，”他纳闷地想，“‘我爱您……’

在别墅里

〔俄〕契诃夫
◎童道明
译





不过她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呢？怪女人！她就这么爱上了，突如其来，甚至没有跟我相识，也没弄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要是只见过两三次面就能爱上一个人，那她必是过于年轻，幻想太多。可是，她是谁呢？”

忽然，巴威尔·伊凡内奇想起昨天和前天他在别墅区散步，有好几次遇见一个年纪很轻的金发女人，她生着狮子鼻，穿着浅蓝色的衣服。娇小的金发女人不时瞟他一眼，他在长椅上坐下，她也在他身旁坐下。“莫非是她？”巴威尔·伊凡内奇暗想，“不可能吧！难道那个温柔娇小的人儿能够爱上像我这样又老又乏味的‘鳗鱼’？不，这不可能！”

吃午饭的时候，巴威尔·伊凡内奇呆望着妻子，暗自思忖道：“她写道，她年轻漂亮，可见她不是老太婆……嗯。”

“说真心话，凭良心讲，我也还不算老，不算难看，还没到叫人无法爱的地步。我的妻子就爱我！再说，爱情是盲目的……”

“你在想什么？”他妻子问他。

“没想什么……有点头痛……”巴威尔·伊凡内奇撒谎道。

他暗自断定，如果理睬这封情书之类的无聊玩意儿，那是愚蠢的。他嘲笑这封信以及写信的女人。然而，呜呼！魔鬼是强有力的。饭后，巴威尔·伊凡内奇在床上躺下，却没睡觉，暗自想道：“要知道，她也许在巴望我去呢！她是个蠢娘们儿！可不是，我想象得出，她在亭子里找不到我，就会心乱如麻，急得腰衬也会在裙子里颤动！可是我偏不去……滚她的！”

不过，我要再说一遍，人类的敌人是强有力的。

“然而，出于好奇心也不妨去一趟……”过了半个钟头，巴威尔·伊凡内奇暗想，“去一趟，远远地看一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够了！瞧一眼倒蛮有意思的！那倒是个乐子呢！说真的，既然有适当的机会，何不逢场作戏呢？”

巴威尔·伊凡内奇从床上起来，开始穿衣服。

“你打扮得这么漂亮上哪儿去？”他妻子发现他穿上干净的衬衫，扎着时髦的领结，问他。

“没什么……我想出去走一走……有点头痛……”

巴威尔·伊凡内奇穿着停当，等到七点多钟就从家里走出去。他放眼望去，只见夕阳照亮的碧绿背景上，五光十色地点缀着许多消夏的客人，男男女女打扮得漂漂亮亮，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

“这当中哪一个是她呢？”他想，同时羞怯地斜起眼睛瞟着消夏的女人们的脸，那个金发的小女人却看不到，“如果信是她写的，那她一定在亭子里坐着呢……”

巴威尔·伊凡内奇顺着林荫路走去。路的尽头，在高大的椴树的嫩叶后面，露出了那个旧亭子。

他慢腾腾地往那边走去。

“我远远地看一下就是……”他想，迟疑地往前走。

“噢，我为什么胆怯？我又不是去幽会！这个……蠢货！大起胆子走嘛！即使我走进亭子里去又有何妨呢？不过，算了，何必进去呢！”

巴威尔·伊凡内奇的心跳得越发厉害了。他无意之中，不由自主地想象那亭子里半明半暗的情景。他的脑海里闪过那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小女人——生着狮子鼻，穿着浅蓝色衣服。他暗自想象她怎样为她的爱情害臊，周身发抖，怯生生地走到他跟前来，呼吸滚烫，突然把他紧紧抱住。“要是我没结婚，这倒也没什么关系……”他把那些有罪的想法从头脑里赶出去，暗想，“不过……这样的事一辈子也不妨经历一次，要不然可就白白地死掉，不知道这种事是什么味道了……还有我的妻子，嗯，她会怎么样？谢天谢地，八年来我一步也没离开过她。八年来我规规矩矩，一点坏事也没做过！跟她也相处得够了。她甚至惹人厌烦了……管它三七二十一，我偏要捣一下乱，对她变一回心！”

巴威尔·伊凡内奇浑身发抖，屏住呼吸，走到攀附着常春藤和野葡萄藤的亭子跟前，往里看一眼——有一股潮气和霉味扑到他脸上来。

“似乎没有人……”他想着，可是走进亭子里，立刻看见角落里有人影。从身体的轮廓看，那是个男人。巴威尔·伊凡内奇仔细一瞧，



认出那个人就是他的内弟——大学生米佳，如今在他的别墅里住着。

“啊，是你？”他用不满的声调嘟哝道，脱掉帽子，坐下来。

“对，是我。”米佳回答说。

在沉默中大约过了两分钟。

“请原谅我，巴威尔·伊凡内奇，”米佳开口说，“我请求您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我在为候补博士论文构思，不管有谁待在这儿，都会妨碍我。”

“那你到幽暗的林荫路上找个地方走一走，”巴威尔·伊凡内奇温和地说，“在新鲜空气里，思考会变得容易些，再说……那个……我想在这儿的长椅上睡一会儿，这儿不那么热。”

“您是要睡觉，而我是为论文构思啊……”米佳唠叨着，“论文重要得多。”

接着又是沉默。巴威尔·伊凡内奇这时候心猿意马，不时听见脚步声，他忽然跳起来，带着哭腔说：“哎，我求求你，米佳！你比我年轻，应当尊重我。我不舒服，我……我想睡觉……你走吧！”

“这是自私自利。为什么一定得让您待在这儿而不能让我待在这儿呢？这可是原则问题，我不走。”

“哎，我求求你！就算我是利己主义者、暴君、蠢货吧，可是我求求你！我一辈子只求你这一次！你尊重我吧！”

米佳摇头。

“简直是畜生！”巴威尔·伊凡内奇暗想，“有他在场，幽会就搞不成了！有他在场可不行！”

“你听我说，米佳，”他说，“我最后一次求你。你该表明你是个聪明的、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受过教育的人才是！”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纠缠不休。”米佳耸起肩膀说，“我已经说过我不走，那我就不会走。这是原则问题，我留在这儿不走了。”

这时候忽然出现一个女人，生着狮子鼻，往亭子里瞧了一眼。那个女人看见米佳和巴威尔·伊凡内奇，就皱起眉头，不见了。

“她走了！”巴威尔·伊凡内奇暗想，恶狠狠

地瞧着米佳，“她一瞧见这个混蛋，就走掉了。这件事全完了！”

又等了一会儿，巴威尔·伊凡内奇站起来，戴上帽子，说：“你是畜生、混蛋、流氓！对了，畜生！你下流，而且……而且愚蠢！我们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好得很！”米佳嘟哝道，也站起来，戴上帽子，“您要知道，您刚才赖着不走，是故意跟我作对，这件事我到死都不会原谅您！”

巴威尔·伊凡内奇走出亭子，气得发昏，迈开大步，很快地往他的别墅走去。就连看见摆好晚饭的饭桌，他也没消掉火气。

“好不容易一辈子碰上这么一次机会，”他激动地想道，“却被人破坏了！现在她一定觉得受了委屈，伤心极了！”

晚饭席上，巴威尔·伊凡内奇和米佳都瞧着各自的菜碟，阴沉地默默不语。两个人都痛恨对方。

“你干什么笑嘻嘻的？”巴威尔·伊凡内奇对妻子发脾气说，“只有傻娘们儿才无缘无故地笑！”

妻子瞅着丈夫气愤的脸，扑哧一声笑出来。

“你今天早晨收到一封什么信？”她问。

“我……我什么信也没收到啊……”巴威尔·伊凡内奇发窘地说，“你想到哪儿去了……胡思乱想……”

“嗯，是啊，你讲出来吧！你得承认，你收到了信！要知道，那封信是我寄给你的！我以人格担保，信是我写的！哈哈！”

巴威尔·伊凡内奇脸涨得发紫，低下头去凑近菜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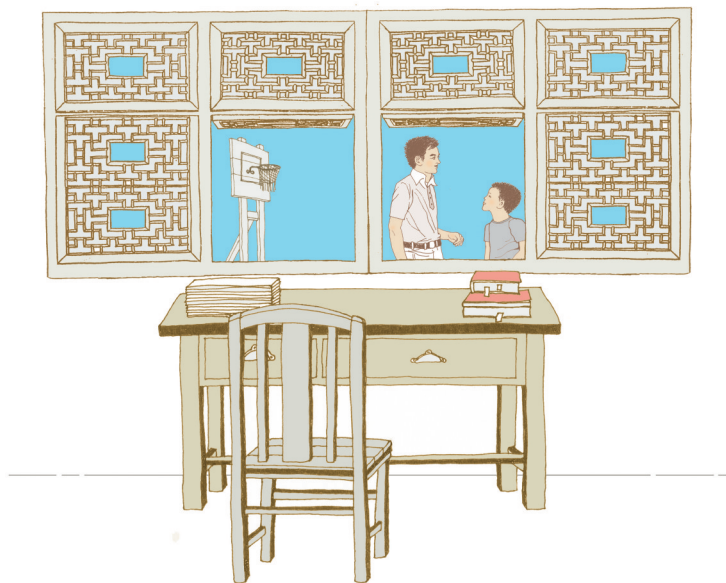
“荒唐的玩笑。”他嘟哝着。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今天得擦地板，怎样才能把你们从家里撵出去呢？只有这样的办法才撵得出去呀……不过你也别生气，蠢材……要知道，为了让你在亭子里不至于闷得慌，我也给米佳寄了那么一封信！米佳，你到亭子里去过了吧？”

米佳苦笑一下，不再满心痛恨地瞧他的“情敌”了。

（步步清风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一书，李晓林图）





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 麦家

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我父亲是右派，我外公是地主。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得全家人都直不起腰，全家人受尽屈辱和伤害。

我上学的记忆就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里自习。雪花从窗外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回来的老师撞见。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干什么。我说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了，我说是的。

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就是那个时代！老师都如此，更何况少不更事的同学。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

对我就意味着受辱、挨欺负。

从小学到初中，我喊过老师的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家浜》里的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他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上课不用教鞭（全校唯有他）。

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位老师，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蒋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人请回家，将我现场带走。父亲

的方式其实往往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或去祠堂里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

假的真不了。班主任王老师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便真相大白。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

小学五年半，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反反复复中我一再尝到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被宠爱的甜头。

蒋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矮，像一对天使，构成一个完美世界，存放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最暖处。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拙劣，但很真实，这是少年的我最真切的记忆和感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个“太阳”的爱，我在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甚至现在，会缺失多少崇高、美好的情感和力量。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崇高和美好的情感，即使成了才，当了王，也将是狰狞可怖的——因为他不会向世界表达崇高和美好。✿

（唐丽光摘自花城出版社《非虚构的我》一书，杜凤宝图）

你可以不平凡

◎周杰伦



人都要有梦想，其实我跟大家一样，我觉得自己非常平凡，只是学了点音乐而已。学了这些音乐，最后能够站在这个舞台演讲，也不容易啊。我没有考上大学，却来给你们演讲，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方文山也才读过小学而已，不过他写的东西却能够被编进教材里面。所以我觉得厉害的人、不平凡的人，并不是书要念得多好，而是要有一技之长，也要听妈妈的话，还要尊师重道。小时候妈妈很希望我考上音乐系，然后读大学。我大概考了两次吧。可能我不是读书的料，而且我又很爱打球。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我成功的一些关键。你想想，年轻时候，如果我没有去打球，我现在怎么拍《大灌篮》？那时候如果没有学琴，我现在怎么拍《不能说的秘密》？那时候如果不喜欢看这些武术的电影，我怎么拍《青蜂侠》？

这些，都不是父母让你去学的，你是有自发性的，你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技之长，比学历更重要。其实我是一个蛮爱面子的人，一个很好胜的人。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搭公交车，人很多，我被挤到最后，被公交车的门夹到，我是那种即使痛也不会说出来的人，因为前面坐着好几个学姐。我心想，等到下一站，公交车的门自然会打开。结果车在下一站竟然没有停下来，于是，我就只好跟学姐说：“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跟公交车司机说一下，我的手被夹到了。”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公交车司机一定很纳闷，学姐也一定很纳闷：为什么在第一站的时候不讲，后来才说？这说明我很爱面子，又好胜，但是我觉得这帮助了我在现在的演艺圈生存。因为，我告诉自己，绝不能输，永远都要得第一。

我在学生时代，也算是“蚁居”。不是在天台“蚁

居”，是在录音室“蚁居”，后来被吴宗宪发掘。那时他希望我三天写十几首歌曲，然后他从里面挑选。我很期待自己的歌曲被录用，只有这样才会有钱，才可以拿钱回家给爸妈，这是我写歌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父母在我小的时候，花费太多的金钱让我学钢琴，所以我要弥补回来。那时候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让父母失望。我在写歌的时候认识了刘畊宏，他那时已经是歌手了，而我还在他的录音室“蚁居”。他给我衣服穿，给我吃的，虽然没有给我车子，但是他载我到处游玩，享受他的人生，还带朋友给我认识。

有一天，吴宗宪说：“你这些歌好像都不错，但是没有人可以唱！”公司签来的另外一位音乐总监杨峻荣，他听过我的歌，说：“你这些歌曲别人不用的话，干脆你自己唱唱看好了。”我没想那么多，就把自己的歌唱了一唱。一天，



有个唱片公司的表演，很多艺人参演，因为很多大老板要来看，我很紧张，不知道该唱什么歌曲。那唱《黑色幽默》好了！

当时真的是“黑色幽默”。刘畊宏说：“你唱这首歌，这首歌很有你的味道，你可以想，以前的情歌都是非常严肃的，哪有这么奇怪的歌词。”我说：“但是唱片公司来的是老外，他听得懂吗？”刘畊宏说：“反正你唱的也不清楚，他也不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旋律好就行了。”结果我第一遍唱完之后，台下完全没什么反应。刘畊宏说：“你唱的声音太小了。”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让我唱第二次，是因为刘畊宏悄悄地告诉工作人员，让他们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二次，我就好好地唱，于是有机会发片了。第一首主打歌《可爱女人》，当时同公司的师姐徐若瑄来拍第一支MV，那时我觉得蛮特别：“哎哟，这个师姐当时是女神呢，来拍MV，真的假的？”后来呢，她竟然跟我说：“可以教我弹钢琴吗？”我才发现，学钢琴是对的。

我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几乎都是写给别人唱别人不要的，我就拿来自己唱。

我不能停下来，我要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为的是我的歌迷朋友——你们没有看错人！

然后出了几张唱片，去了几个颁奖典礼。对于奖项，一开始我非常看重。有一次我带了外婆去参加颁奖典礼。我觉

得至少有一点很好，上台可以讲话吧，可以感谢我的外婆——结果我什么奖都没有得到。那时候我感觉非常不爽，但是我没有表现在脸上，因为那个摄影机在拍你嘛，你还是得要很开心、很大气地为大家鼓掌。我就觉得，原来演艺圈是这么虚假。

那时候我想，这么多的歌手，我要怎样才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做反差很大的东西，那就是中国风了。中国风，其实特别难写，因为只有五声音阶，要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而我这种嗓音，咬字又不清，可不可以也来中国风？于是我写了《东风破》。

然后拍了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很感谢张艺谋导演。他说：“我听过你的《东风破》，要不来一个跟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有关的，你觉得怎么样？”那时候我写了两首歌，一首是《黄金甲》，听过的人肯定不多，大家听到的都是《菊花台》，对不对？果然，张导比较喜欢《菊花台》，用它当了片尾曲。这首歌，也让很多歌迷朋友的爸爸妈妈认识了我。很多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还有一些老奶奶说：我喜欢听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其实听我歌的年龄层次是这么广泛。我终于找到自己的特色，每张专辑要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所以说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讲，非常累，因为要想很多。写了十首歌曲，还要拍十支MV。为什么？因为我在写每首歌的时候，画面都已经在头脑里

了，所以我必须把它拍出来。交给别人来拍我不信任，这就是我自己相信自己的地方。

拍这些MV呢，其实我都是在积累经验。因为我想当导演，所以我不断地练习。

你们现在还处在学生时代，现在讲这个会不会觉得太远了？其实不会，因为你们要思考未来。所以我才会写一首歌《听妈妈的话》，告诉从前的自己。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周润发，周润发拍了电影《赌神》，那也是我喜欢变魔术的原因吧。我写了一首歌，从未来告诉以前的自己：你会遇到周润发，因为他会出演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你爸爸，所以“赌神”未来会是你爸爸……

那时候我喜欢听的流行歌曲是张学友的歌，其实我写歌就是从听《吻别》开始的。我心想，有一天我一定要写歌给他。果然，张学友唱了我的歌曲，而且我还跟他同台表演。

这些都是我在音乐领域的成就。在电影方面，我拍了《不能说的秘密》。我一直在想：怎样的爱情可以变得不一样？穿越时空的情节我觉得非常特别，我把钢琴的速度想象成时光机。我觉得人要有想象力，很多人觉得我是在天马行空地乱想，其实做出来后大家都会被吓了一跳的。

在这里，我想鼓励大家的就是，找寻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一点，去把它放大。

（此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演讲稿）

（留痕摘）



正义虚无缥缈

●季羨林

我先说一件小事情：

我到德国以后，不久就定居在一座小城里，住在一幢临街的三层楼上。街上平常很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排树寂寞地站在那里。但有一天下午，下面街上却有了骚动。我从窗子里往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打架。一个有十四五岁，另外一个不过八九岁，小孩子的头只达到大孩子的胸部。无论谁一看就知

道，这两个孩子真是力量相差悬殊。果然刚一交手，小孩子就被打倒在地上，大孩子骑在他身上，前面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条舞动着的穿了短裤的腿，大孩子的身躯仿佛一座山似的镇在中间。手掌打到脸上的清脆的声音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这时“观众”愈来愈多，大半都是大人，有的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也来观战，“战场”

四周围满了人，但没有一个人来劝解。等大孩子第二次站起来再放声大笑的时候，小孩子虽然还勉强奉陪，但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他仿佛是一只遇到狼的小羊，用哀求的目光看周围的人，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含有轻蔑、讥讽的脸。他知道从他们那里绝对得不到援助了。抬头猛然看到一辆自行车上有打气用的铁管，他跑过去，把铁管握在手里，预备回来再战。这时候却有“见义勇为”的人出来干涉了。他们从他手里把铁管夺走，把他训斥了一顿，说他没有勇气——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他也不许用。结果他又被大孩子按在地上。

我开头就说到这是一件小事情，但十几年来多少大事情我都忘记了，却偏不能忘记这件小事情，而且有时候还从这小事情想开去，想到许多国家大事。

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我正在北平的一所大学里做学生。当时政府对日本一点办法都没有，无论学生怎样请愿，怎样卧轨、绝食，政府都只是搪塞。无论嘴上说得多强硬，事实上却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国际联盟上，梦想欧美强国能挺身出来主持“正义”。我当时虽然对政府的举措一点都不满意，但我也很天真地相信世界上有“正义”这种东西，而且相信“正义”是可以由人来主持的。我其实并没有思索，究竟什么是“正义”，我只是觉得这东西很具体，一点也不抽象、神秘。这东西既然有，



有人来主持也自然是应当的。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以强国欺侮弱国，我们虽然丢了几个省的地方，但有谁会说“正义”不是在我们这边呢？当然会有人替我们出来说话了。

但我很失望，我们的政府也同样失望。我当然很愤慨，觉得欧美列强太不够朋友，明知道“正义”是在我们这边，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来帮忙。我想我们政府的当道诸公大概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还没有改变想法，他们对所谓“正义”还没有失掉信心。虽然屡次希望别人出来主持“正义”却碰了钉子，他们仍然在做梦，梦到在虚无缥缈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件东西叫作“正义”。

现在我自己似乎比以前聪明点了，我已经确切知道了，并没有“正义”这种东西。

说明白点就是，欧美各国所崇拜的都是强者，他们只对强者同情，包括物质方面的强者和精神方面的强者，而且他们也不管这“强”是怎样造成的。

据我看，欧洲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力的崇拜，包括身体的力和智慧的力。这当然不自今日始，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倾向，所以他们要征服自然，要到各处去探险，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法官做出一项判决，倘若罪犯不服，他不必像现在这样麻烦，要请律师上诉，他只要求同法官决斗，倘若他胜了，一

切判决就都失掉了效用。现在罪犯虽然不被允许同法官决斗了，但决斗的风气仍然流行在民间。一提到决斗，他们千余年来制定的很完备的法律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代替法律的是手枪和利剑。还可以从一件小事情上看出这种倾向。在德国骂人，倘若应用我们的“国骂”，即便是从“妈”开始一直骂到三十六代祖宗，他们也只摇摇头，一点儿也不了解。倘若骂他们是猪、狗，他们也许会红脸。但倘若骂他们是懦夫，他们立刻就会跳起来同你拼命。可见他们认为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是最可耻的事情。反过来说，无论谁，只要有勇气、有力量，他们就崇拜，根本不问这勇气、这力量用得是不是合理。谁有力量，“正义”就在谁那里。力量就等于“正义”。

我以前每次读俄国历史，总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几个比较软弱而温和的皇帝都被人民杀掉，而那几个刚猛暴戾又残酷的皇帝，虽然当时人民怕他们，甚至恨他们，然而时代一过，他们却成了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好的例子就是伊凡四世，他当政时残暴无道，拿杀人当儿戏，是一个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不正常的人，所以人民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作“可怕的伊凡”，可见当时人民对他的感情并不怎么好。但时间一久，这坏感情全变了，民间产生了许多歌来咏唱甚至赞美这位“可怕的伊凡”。在这些歌里，他已经不是“可怕的”，而是为人民所爱戴的人

了。

回来再看我们中国，就立刻可以看出来，我们对“正义”的看法同欧洲人不大相同。一般人对“正义”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共同看法，有正义感的人绝不允许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打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在小说里我们常看到一个豪杰或剑客走遍天下，专打抱不平，替弱者伸张正义。虽然一般人未必能做到这一步，但没有人不崇拜这样的英雄。中国人因为世故太深，甚至“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有时候不敢公然出来替一个弱者说话，但他们心里却仍然对弱者表示同情。这就是他们的正义感。

这正义感当然是好的，可惜时代变了，我们被拖到现代的世界舞台上，我们心里的“正义”同别人的“正义”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敢打欧美人耳光的中国人在欧美人心目中的地位，比一个只会向他们谄笑、鞠躬的“高等华人”高得多。只有这种有勇气的人他们才从心里佩服。可惜我们中国人很少有勇气打一个外国人的耳光，只会谄笑、鞠躬，虽然心里满是“正义”，但一点用都没有，仍然是左碰一个钉子，右碰一个钉子，一直碰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做梦，梦到在虚无缥缈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样东西，叫作“正义”。

我希望我们赶快从这梦里走出来。

（林冬冬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季羨林谈人生》一书，邝 颺图）

蚕豆

● 毕飞宇

我和蚕豆的故事，是我终生都不能忘怀的。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杨家庄，到我出生的1964年，父亲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他可以在我母亲所在的小学做“代课教师”了。问题也来了，夫妇两个都要上课，午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父母亲决定请个人过来帮着烧饭，附带着带孩子。

“奶奶”就这样成了我的奶奶。我和奶奶在一起的时间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

1969年，我五岁。父母的工作调动，去了一个叫陆王的村子。奶奶没有和我们一起走。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

一转眼就是1975年了。这一年我11岁。我的父母要被调到很远的地方，一个叫中堡的镇子。在今天，沿着高速公路，从中堡镇到杨家庄也就是几十分钟的车程，可我们兴化是水网地区，即使坐机板船，七拐八弯也需要一天的时间。我们一家人都知道，我们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了。临行前，我去了一趟奶奶家。奶奶说，她已经“晓得咯”。奶奶格外高兴，她的孙子来了，都“这么高了”，都“懂事”了。那时候奶奶守寡不久，爷爷的遗像已经被挂在墙上，奶奶还高高兴兴地对着遗像说了一大通的话。可无论奶奶怎样高兴，我始终能感觉到她身上的重。她的笑容很

重，很吃力。我说不上来，只感觉很压抑。奶奶终于和我谈起了爷爷，她很内疚。她对死亡似乎并不在意，“哪个不死呢”，但奶奶不能原谅自己，她没让爷爷在最后的日子里“吃好”。奶奶说：“家里头没有唉。”

我第一次知道死亡对生者的折磨就是在那一天。人永远也不会死的，他会在亲人无边的伤痛中顽强地活着。奶奶对爷爷的牵挂还是吃。因为是告别，奶奶特地让我做了一次仪式。她让我到锅里头铲了一些锅巴，放在了爷爷的遗像前。这是让我尽孝了，我得给爷爷“上饭”。奶奶望着锅巴，笑了，说：“死鬼嚼不动咯。”

我的小妹，也就是奶奶的孙女那时候已经出生了，在我和奶奶说话的时候，小妹一直在她的摇篮里睡觉。小妹后来说，她知道这件事，是奶奶告诉她的。

就在傍晚，奶奶决定让我早点回家了。她在犹豫，想着让我带点什么东西走。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当时真是太难了，穷啊。她家里真的是“家徒四壁”。她最初的主意一定是鸡蛋，她已经把鸡蛋从坛子里头取出来了。大概是考虑到不好拿，怕路上打碎了，她又把鸡蛋放下了。奶奶后来拿来一支丫杈，从屋梁上取下一只竹篮，里头是蚕豆。奶奶让我去帮她烧火，我就去烧火。我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





成竹与灵犀

●吴冠中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杰出作品。

灵犀应是一种灵感、感觉、感受，难以捉摸，但它如蠕动的胎儿，令母亲坐卧不安。分娩前的母亲不知胎儿是男是女，是肥是瘦，是美是

丑。当作者感觉到非创作不可之时，源于心有灵犀，正如母亲分娩源于胎儿的蠕动。但灵犀比胎儿更难预测，从“感受”转化为“形象”，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这形象完全是一种新样式了。这样的创作过程大异于胸有成竹的老规矩。✿

（汪杰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吴带当风》一书）

处理事情先有方案，可说胸有成竹。这词当源于作画，画竹尚未落笔时，便应胸有成竹，这早已成了画家们的共识。胸中之竹是对真竹观察后留下的形象印记。因记住了竹之形象，落笔便是对这记忆中具体形象的抄袭。因之，在胸有成竹的情况下诞生的作品，不会太失败，但也不易创造出

知道了奶奶最后的决定是炒蚕豆让我带走。多年之后，我聪敏一些了，才知道，那些蚕豆是奶奶一颗一颗挑出来，预备着第二年做种用的——只有做种的蚕豆才会被吊到屋梁上去。蚕豆炒好了，她把滚烫的蚕豆盛在簸箕里，簸了好长时间，其实是在给蚕豆降温。然后，奶奶让我把褂子脱下来，拿出针线，把两只袖口给缝上了，两只袖管即刻就成了两只大口袋。奶奶把装满蚕豆的褂子绕在我的脖子上，两只口袋就像两根柱子，立在了我的胸前。奶奶的手在我的头发窝里摸了老半天，说：“你走吧，乖乖。”

在我的一生当中，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炒蚕豆，都是我的，你可以想象我这一路走得有多欢。蚕豆还是有点烫。我一路走，一路吃，好在我所走的路都是圩子，圩子的一侧就是河流，这就保证了我还可以一路解渴。杨家庄在我的身后远去了，奶奶在我的身后远去了。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不停地回想起这个画面。不幸的是，等我到了一定的年纪，我想起一次就难受一

次。为什么我那一年只有11岁呢？西谚说，上帝会原谅年轻人，这句话没错，但唯一不能原谅年轻人的那个人，一定是长大了的自己。

1986年，我在扬州读大学。有一天，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我的姑姑，也就是奶奶唯一的女儿，死了，她服了农药。我从扬州回到了杨家庄，这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2岁的大小伙子了。说实话，我已经11年没有来看望奶奶了，我其实已经把她老人家忘了。我在许多夜里想起她，但天一亮我又忘了。这一点我想起来一次就羞愧一次。11年之后，当我再一次站在奶奶面前的时候，她老人家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我完全没有想到奶奶的个子那么小。她小小的，却坚持要摸我的头，我只有弯下腰来她才能如愿。奶奶看上去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悲伤，这让我轻松多了。她只是抱怨了一句：“死丫头她不肯活咯。”

可事实上，奶奶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她一定是承受不住了，她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但奶奶就是这样，从来不会轻

易流露她的伤心与悲痛，尤其在亲人面前。我是从另一个可亲的老人那里理解了奶奶的。她时刻愿意承担亲人的痛，但她永远也不会让自己的亲人分担她的痛。

1989年，我的小妹来南京读书，我去看望她。小妹说：“哥，你的头发很软。”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小妹说：“奶奶告诉我的。奶奶时常唠叨你，到死都是这样。”

小妹的这句话让我很受不了。我知道的，我想念奶奶的时候比奶奶想我要少很多。这就是我和奶奶的关系。

但是，无论是多是少，我每一次想起奶奶总是从那些蚕豆开始，要不就是以那些蚕豆结束——蚕豆就这样成了我最亲的食物。

我的“亲奶奶”是谁？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连我父亲都不一定知道。这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多么希望我和我的奶奶之间有血缘上的联系，我希望我的父亲是她亲生的。✿

（刘振摘自九歌出版社《造日子》一书，本刊有删节，何保全、于泉溇图）



1986年6月，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长眠于日内瓦。86岁的他知道自己身患癌症后，迁居到他年轻时旅居过且念念难忘的日内瓦。在那里，小他47岁的玛丽亚·儿玉决定嫁给他。她的陪伴给了他一直渴望的平静，他一生求而不得的爱情玫瑰在生命行将成为废墟时开放。他曾写过一首诗《我的一生》：

我总是靠近欢乐，也珍惜痛苦的爱抚。

我已渡过了海洋。我已经认识了許多土地。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

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西方永无止境的
不朽在那里完成。

我品尝过众多的词语。我深信这就是一切。
而我再也见不到，再也做不出新的事情。

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与上帝和所有人相等。

不到十句诗，写完了一生。他活了86岁零9个月，大多数时候与苦涩、失败和被忽视为伴，被反复失败的爱情折磨，为不能满足父母的期望而痛苦，在自责和羞愧中度过许多孤寂时光。他感到命运对他很吝啬，等了太多年，心碎太多次。

他认为，如果人的一生能简化到两三个场景，那么，他的人生场景里绕不开爱情。

二

爱上诺拉·朗厄，是博尔赫斯的劫数。1924年，博尔赫斯结束在欧洲的游学，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结束了一段一开始就被他母亲打压、没什么希望的爱情，第一次遭遇写作瓶颈。恰在这时，他的堂妹诺拉·朗厄以美貌在诗人圈子里出了名。博尔赫斯的蹩脚同行写过夸张的情诗赞美诺拉：“有着梦游人的眼睛，充满悲剧情调又甜美万分。”诺拉有一头红发，行为出格，是个假小子。她14岁开始写作，她幼稚

的诗作，流露出寻找去世父亲替代品的渴望。堂妹放纵不羁的行动力和沉浸在丧父阴影下的脆弱感，混合成浪漫的光环，博尔赫斯沦陷了。看到她，他相信灵感的泉水又来了。

“她来了，像吸铁石一样把我这样的铁吸引了过去/她有一头可爱的红发，妩媚，迷人。”这是阿波利奈尔的诗《漂亮的红发》，也是博尔赫斯心中的诺拉。他以为她是领路者，将带领他发现内心超我的诗歌。很快，诺拉在诗人圈里芳名响亮，身份是博尔赫斯的女门徒。

一次饭局，博尔赫斯介绍她认识了吉龙铎。席间，诺拉不小心打翻了红酒，吉龙铎靠近她低语：“血

在我们之间流淌。”化尴尬为调情，21岁的诺拉动心了。这个文场和情场的双重老手，只用一句话，就让她认定他是命中注定的人。她的斯文而病弱的堂兄博尔赫斯带着她来聚会，结束时，她却跟着吉龙铎走了。

这是博尔赫斯的奇耻大辱。博尔赫斯讨厌吉龙铎是公开的秘密，近视且口吃的博尔赫斯，藐视对方荷尔蒙过剩的雄性气概，两人文学观念更是不对路。更可气的是，他视如珍宝的诺拉，在吉龙铎那儿成了弃妇——她两次被这个情场浪子抛弃。第一次，吉龙铎不辞而别去巴黎。第二次，吉龙铎为了处理父亲的丧事回到阿根廷，进而和她坦白，他在伦敦已有家室，之后他回到欧洲，对她不闻不问，音讯全无。

可怜的姑娘深陷在单恋里。这是一场连环单恋，博尔赫斯不能停止对诺拉的爱，而诺拉不能停止对吉龙铎的爱。博尔赫斯冲动地求婚了，希望婚姻能够让她忘掉悲惨的情事。28岁的博尔赫斯和22岁的诺拉一度非正式地订婚。可是，死了老婆的吉龙铎，居然从欧洲回来了。诺拉的一颗心又一次被折腾得上不下，但她这次铁了心，堂兄长情的陪伴不能换来她的爱情，为了结束这笔糊涂账，她决定去奥斯陆的姐姐家住一年。

诺拉的抉择让博尔赫斯痛苦，他在思念中写下：“你的声音是爱的声音，充满了爱的力量

从迷宫通向自由

●柳青



和辉煌，我已经忘记了那些‘我爱你’的声音，但你的声音把我奴役了。”写出这些句子时，他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会重新得到诺拉的爱。

三

1929年2月，诺拉回到阿根廷，再次拒绝和博尔赫斯维持亲密关系。对博尔赫斯而言，这个打击是巨大的，成了他写作的转折点。6月，博尔赫斯发表了一篇以地狱为主题的文章，探讨苦难有没有尽头。

他在后记里写道：“孤独的清醒就是地狱吧。没有任何方向和清晰的目标，这就是我一生的命运吧。”8月，《圣马丁札记》出版，这是他诗生涯的告别书。他写了14年的诗，面对爱情的狼藉，他放弃了。之后，他转向散文和评论写作。

爱情没了，写作几乎难以为继。他彷徨了两三年，从1930年到1932年，他写了若干关于小说艺术的评论文章。在《叙述的艺术和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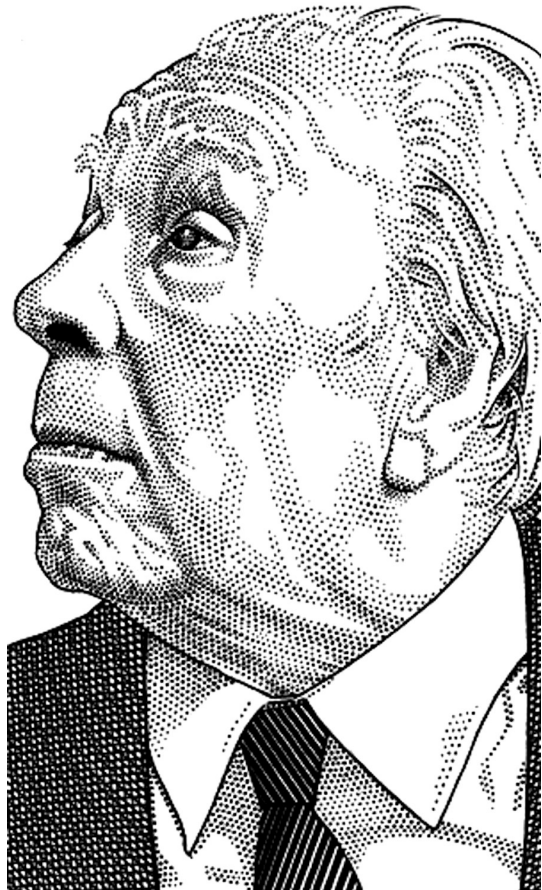
幻》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小说不是现实的镜子，它是一片“自治的领地”，小说就其本质，“是一种语言手段”。这个观念的确立很重要，他决定通过小说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既是感情的，也是写作的，他要在虚构中找到他作为博尔赫斯的意义。

博尔赫斯的创作路径很受争议，一度被评论为“晦涩的脑力游戏”。

与此同时，诺拉不甘心做心碎的文艺女青年，她决心从博尔赫斯和吉龙铎的影响里独立出来，甩掉“诗人的女伴”这个名号。就在博尔赫斯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时，诺拉写出长篇小说《45天和30名海员》，从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学沙龙里多了一位活跃的女作家。时任智利驻阿根廷大使馆文化领事的聂鲁达，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洛尔迦，这些在20世纪初的文坛叱咤风云的男人，都曾是诺拉的仰慕者。有那么一段时间，诺拉、聂鲁达和洛尔迦的桃色传闻传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艺圈。

这些当然传到了博尔赫斯耳朵里，他妒忌得发狂。对诺拉的执念是他迈不过去的坎，几年不写诗的他试着写起英文诗，字字泣血：“我可以献给你我的孤独、我的黑暗，还有我心灵的饥渴；而我现在想用不确定、危险和失败来贿赂你。”可是这改变不了现实，她不爱他，他连当“备胎”的机会都没有。

这段单向付出的苦恋拖了十来年才画上象征性的句号。那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诺拉一大家子决定搬家，而且要卖掉老宅。那座大房子是博尔赫斯的爱情发生地，他和诺拉在那里频繁约会过。有一次他们见面，坐在通往地窖的台阶上，她告诉他，她把地窖当作“一个永久不变的安全之地”。凝结着他刻骨铭心回忆的场所要易主了，这触发博尔赫斯写出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阿莱夫》。小说的潜台词是他对诺拉失败的爱情。男主角爱人去世的时间是1929年2月，那是诺拉从奥斯陆归来的时候，她明确地要求解除和博尔赫斯的婚约。男主角每年去拜访死去的爱人住过的房子，可是有一天，房子被拆了。回忆将成废墟，这时，他知道了一种叫“阿莱夫”的魔法球，可以让人看到整个



博尔赫斯

宇宙的瞬间景象。而这个魔法球不在别处，就在通往地窖的台阶上。

四

爱诺拉，是博尔赫斯不死不灭的欲望，他在《恶棍列传》的献言里写道：“我把我仅存的内核献给她，献给一颗不受时间和喜怒哀乐干扰的内心。”即便当时的诺拉已经是吉龙铎的配偶。他只能抓住对心上人的回忆。

1929年以后，博尔赫斯的很多写作尝试是失败的，他太痛苦了，困在思念中，当局者迷。1940年，他写了《通天塔图书馆》，把宇宙设定成一座图书馆，人类被困在巨大的几何形大厦里，试图找出生命的目的，但一切是徒劳的，生命只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设计。写这个故事时，博尔赫斯沉浸在幻灭中，人生和写作的方向都不太明了。当时他已经写了10年小说，总被非议没能写出像样的情节，被认为是个不成器的小说家。

后来被奉为“先锋圣经”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初发表时是失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评论界老生常谈地议论这是一部“带着异域色彩的颓废之作”，盘旋在“侦探小说和做作深奥的博学”之间。博尔赫斯雄心万丈，而《小径分岔的花园》终究错失1942年的“阿根廷国家文学奖”。这是写作给他带来的最激烈的一次刺痛，他感到自己被孤独地遗弃在黑暗中，太苦涩了。

两年后，他把《小径分岔的花园》以后创作的6个短篇收成合集《虚构集》，这个书名明白地表达了他长久以来的意图——小说是一种人工的构造体，独立于现实之外。因为《虚构集》，阿根廷作家协会决定特设一个“伟大荣誉奖”颁发给博尔赫斯，以弥补《小径分岔的花园》受到的偏见和误判。颁奖仪式在1945年7月举行，连带一个盛大的晚宴，名利的流光溢彩让博尔赫斯高兴起来，他感到幻想文学将不再是边缘化的文体：“想象的世界之流永不停息地流过我们的世界。”

五

1940年至1942年是博尔赫斯人生的转折

点。父亲去世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小时候就和父亲结成奇异又默契的联盟，反抗他那贵族母亲“光宗耀祖”的雄心。他会走上文学这条路，也是追随父亲的步子，尽管父亲一辈子只写了几首诗和一部烂尾的小说《酋长》。父亲死后，博尔赫斯经历了一生中最黯淡的日子，在消沉中，他迷上《神曲》，但丁代替了他不再拥有的父亲。

博尔赫斯相信《神曲》是但丁真实的经历，反复精读《神曲》后，他重燃起希望：写作与经历相遇，而精神之爱实现救赎，他也会找到他的“比阿特丽丝”。在1940年前后，他把感情投向诺拉的妹妹海蒂，当然这份感情的本质是文学实践，并不是男女之情。博尔赫斯憧憬像但丁那样写作，他想写出一部自传式的神话，于是决定修正之前那部不成功的自传小说《通往穆塔西姆之路》。他的目标是：“涵盖我之前所有的作品，对我目前为止所有书做出总结和解释。它将以小说开始，以神话结束。”这部计划的长篇几经修改，延宕了近30年，正式出版时，成了半自传短篇小说《国会》。

《国会》和他父亲的《酋长》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一个强大的首领站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年轻人的爱情促使首领做出一个决定，而这决定悲剧性地改变了故事的结局。博尔赫斯的父亲临死前，曾希望儿子能代替他重写《酋长》。《国会》可以看作是博尔赫斯用30年的时光完成对父亲的许诺。在父亲的故事里，酋长不能容忍女儿越界的爱情，恋人的激情被比喻成河流决堤。博尔赫斯和他父亲一样，以河流隐喻爱情，但他修复了父亲描绘的破碎田园诗，改写了《酋长》的结局。他以父亲原作的结构，铺展出但丁式的神话，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当他为这个故事定稿时，已经是1970年，他突破万千险阻，又一次发出自我救赎的呼喊和细语：他希望书面文字能够照亮生活，写作既是生活的来源，也是生活的终结；他还想重新获得一个女人的爱，她能带他走向自我的天堂。

（朱权利摘自《文汇报》2016年8月4日，Leib Chigrin图）



加不加味精，是做菜人的实力问题，不是健康问题。

——味精哲学

少年的爱恋，也许爱情的方式是错的，然而爱情的直觉永远是对的。

——辛夷坞《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只养一条金鱼违法。

——根据瑞士出台的《动物权益保护法规》，为维护动物的尊严和福利，只养一条金鱼、置它于“孤单”境地属违法行为。同样受法规保护的还有豚鼠、虎皮鹦鹉等群居动物

如果没有诺贝尔奖插了一杠子，新作早就出来了，但现在怕给父老乡亲丢脸，总是再想想、再修改一下，越想写好就越写不好。

——作家莫言

肥胖让大脑老 10 岁。

——英国剑桥大学最新一项研究再次证实，体重超标的人，大脑萎缩可能更严重，50 岁肥胖者的大脑与 60 岁体重正常者的大脑状态相当。这种影响，在中年人中表现最为明显

其实老公才是最适合分享秘密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女人的感慨

如果我们怀疑一个人说谎，我们就应该假装相信他，



因为他会变得愈来愈神勇而有自信，并更大胆地说谎，最后会自己揭开自己的面具。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有些人在微信上聊得很欢，一见面就没那么多话了，可能就是因为面对面时没法发表情。

——电子化时代的尴尬

做一个好人意味着对世界保持一种敞开的态度，这是一种信任的能力，信任不在自己控制之内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会将你击得粉碎。

——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

一天里，我最感性的时刻大概是坐在交通工具上的时候。这段时间注定被浪费，所以可以心安理得地走神。

——职场人心声

只要是蓄意隐藏重要信息或夸大内容、误导受众的文章，就会被判定为“标题党”。

——2016 年 8 月 4 日，

“脸书”发表博文宣布，他们将调整算法，以减少消息流中骗点击量的“标题党”文章

错误的比喻会妨碍人们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把移民理解为潮水，这不仅是对他们的非人化，还错误描述了他们的移动：移民来来去去，许多人最终会返乡。将其称为潮水，就会专注于修建堤坝、堵住漏洞

世界是因为有了代沟才变得更加丰富。

——吴晓波

婚姻就是吵架冲出门去，回来的时候顺便买了个菜。

——网友

去库存不是让农民工当“接盘侠”。

——《人民日报》发文称，当前有错误看法认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是要让农民工当房地产市场的“接盘侠”

好的葡萄酒证明了上帝希望我们幸福。

——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

人生如蒸馍：馍蒸到一半，最怕啥？最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馍就生了。

——作家陈忠实 
(玉巍、肖芸、浩玮等摘)

一天晚上，我正在泡澡，母亲进来，说：“女儿，我有话跟你说，可以吗？”

她用脸盆舀起热水浇在自己身上后，便径自跨进浴缸。热水瞬间满溢。

我急忙要起身，她却像在做“不要走”似的按住我的肩膀。

妈妈虽然没有醉，却是一副醉意迷蒙的愉悦表情。

初 恋

“其实，我遇到修学长，是偶然重逢的。”妈妈说。

她用双手掬起热水，扑在脸上。

“修学长？”

“河豚宴时你不也听到了？就是我的初恋情人，我们约好要结婚的。”妈妈的声音缥缈，音色和用语都和平常不同。

我很不高兴，忍不住凝视着妈妈的侧脸。难道妈妈疯了？但她像在演独角戏般，一直看着前方继续说：“修学长完全没变，虽然我们都三十多年没见了，而且都上了年纪，可是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儿都没变。”

我瞄了妈妈一眼，她的脸庞像成熟的桃子般，染上了淡淡的红色。

这段唐突的话语，听得我脑中一团乱。我猜妈妈已经说完了，于是跨过浴缸边缘站起

来。反正，这些话洗澡后也可以听……但就在那一瞬间，一句话似断头台上的利刃，从天而降。

妈妈说她得了癌症，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而她的主治医师就是她的初恋情人修学长。妈妈形容自己“快乐而幸运”，能和初恋情人重逢的喜悦，胜过恐惧。但我完全无法理解。

对我来说，妈妈好强，是总和我吵架的对手。我从没看

嫁 母 亲

● [日] 小川糸

◎ 陈宝莲 译



过她哭泣的脸，认为她有不死之身。我一直相信妈妈是我怎么捶打都不会坏掉的沙包。有着连妖怪都不敢挑战的强韧精神的妈妈，会被病魔打倒？我曾深深相信，唯独妈妈和这种事情无缘。

我离开，轻轻打开冰箱。柠檬色的光线像眼药水似的渗入眼睛。我在心中呐喊，用力关上冰箱门。

浴室里传来妈妈哼歌的声音。

夜里，我无法入睡，于是披上棉外套，走到屋外。寒冷的夜空中，星星分外闪亮。

求 婚

几天后，妈妈带着她初恋的对象，也是现在的未婚夫，来到我工作的蜗牛食堂。对方名叫修一。

修一先生看起来就是位非常优秀的医师，个子很高，身材修长，都会的气质中，带着僧侣式的氛围。他英俊得令妈妈直到现在还为他痴迷。

我为他们两个人泡了莲花茶。

修一先生好像在海外生活了很久。我因为和妈妈的代沟太深，不禁产生疑虑：妈妈该不会被这个男人骗了吧？这是不是觊觎时日无多的寂寞中年女子的婚姻欺诈啊？因为，修一先生实在太优秀了。

但是，他非常认



真，拼命诉说他有多么爱妈妈，还告诉我他和妈妈初识的经过。修一先生至今仍保持单身。

修一先生和妈妈分手后，交往过几位女性，都没有结婚，因为他忘不了妈妈。但他承认自己有过情人。

谈到最后，修一先生正襟危坐，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口齿清晰地说：“拜托，请答应让我和琉璃子结婚，我一定会让你母亲幸福的。”

接着，像忽然想到似的，他突然跪在蜗牛食堂的地板上。我赶紧制止，接着他抬起头来，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旁边的妈妈也眼眶湿润。

我不知所措。

我正努力接受妈妈被病魔侵蚀的现实，无法思考更多的事情。何况，现在根本找不到反对妈妈结婚的理由。

我急忙从抽屉里拿出笔谈本，以特别大的字体写下：我也一样，拜托你了。

那一瞬间，我的眼眶也涌出了泪水来。

父亲嫁女儿的心境，就是这样吗？

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都拼命地忍住眼泪。

一位管理学专家在礼堂给台下的观众讲怎样做事才能效率更高，讲完之后，教授忽然来了一句：“但是你们可不要把这些技巧随便在家里用。”

“为什么呢？”台下有一位观众问。

“我曾经看着我的妻子做早餐，想不通她为什么每次只

婚 礼

日子就这样过去。

修一先生是“安宁疗法”的专家，因此妈妈拒绝手术，而采用民俗疗法。但不管妈妈再怎么强悍有力，病魔依然逐步侵蚀着她的身体。

一天，妈妈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有事想跟你商量。”

妈妈无法久站，于是在门边蹲下，说：“我想请你帮我办喜酒。”

婚礼预定在五月初的连续假期期间，在修一先生工作的医院附设的教堂举行，仪式只有他们两人参加。接着再邀请亲朋好友另办一场盛大婚宴，地点定在附近的牧场。

妈妈的意思，是要我来烹制给大家享用的食物吗？我爽快地答应了。这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尽孝。

我想用食物送妈妈环游世界一圈。

本来，妈妈和修一先生有计划要去度蜜月，可是妈妈最近衰弱的状况非常明显，看来是没办法去蜜月旅行了。修一先生判断，她不但没有搭飞机的体力，甚至连去机场都不可能。因此，我希望至少让她吃

到各地的各式食物，感受一下旅行的氛围。

我在都市里学做菜时，虽然在许多餐厅工作过，但这次对我来说，还是撼动灵魂的划时代想法。那天以后，我几乎都没有回家，就睡在蜗牛食堂里，几乎通宵熬夜为妈妈料理各种食物。

在飞舞的“雪花”中，妈妈和修一先生的婚宴在美丽的牧场上举行。

妈妈化了淡妆，修一先生在后面撑住她的身体。

牧场的草原一带，白色酢浆草盛开，像珍珠般闪闪发光。而最光彩耀眼的，就是新娘——妈妈，因为这是妈妈幸福人生的开始啊！

我一边这么深切感受着，一边为她梳妆。蕴含着大量春天气息的微风，轻柔地拥抱我的身体。

对我来说，为她料理，就是祈祷。

那是我为妈妈和修一先生的爱情能永恒而做的祈祷，我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感到无比欢喜。妈妈直到最后的最后，都是幸福美丽的新娘。✿

（王文华摘自译林出版社《蜗牛食堂》一书，李旻图）

高效率

● [美] 肯·查普曼

◎ 孙开元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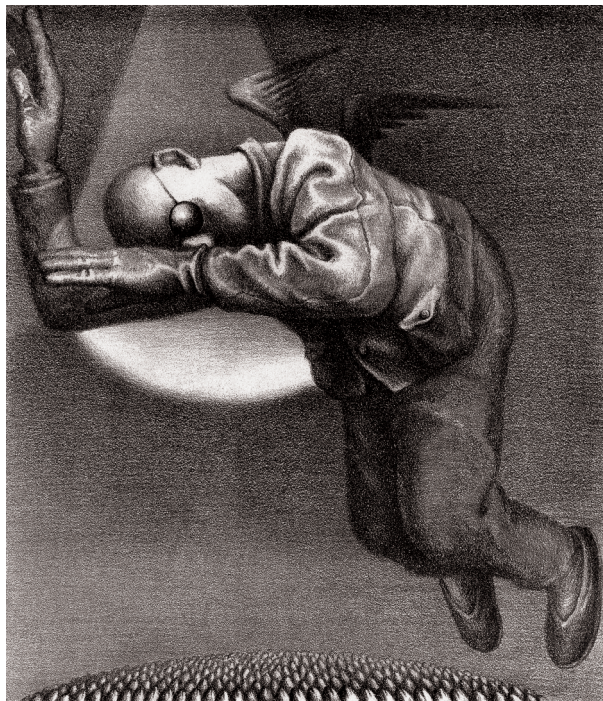
往餐桌上端一个盘子，因为这样做她就要跑很多趟。”专家回答，“那一天，我问她：‘你要是每次多端几个盘子，做饭

的效率不是会更高吗？’”

“您的话管用吗？”那人问。

“呃，管用。”专家答道，“以前我妻子做早餐要二十分钟，现在只要七分钟就行了——不过做饭的人换成了我。”✿

（苏童摘自《讽刺与幽默》2016年8月5日）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铁凝

那时，我在冀中乡村，清晨在无边的大地上常看见雾的飘游、雾的散落。看雾是怎样染白了草垛、屋檐和冻土，看由雾而凝成的微小如芥的水珠是怎样湿润着农家的墙头和人的衣衫、面颊。雾使簇簇枯草开放出簇簇霜花，只在雾落时橘黄的太阳才从将散尽的雾里跳出地面。于是大地玲珑剔透起来。此时，不论你正在做什么，都会情不自禁地感谢能拥有这样一个好的早晨。太阳多好，没有雾的朦胧，哪里能彰显太阳的灿烂、大地的玲珑？

后来我在新迁入的这座城市度过了第一个冬天。这是个多雾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这座城市在冬天常有大雾。在城市的雾里，我再也看不见雾中的草垛、墙头，再也想不到雾散后大地会怎样一派玲珑剔透的景象。城市的雾只叫我频频地想到一件往事，这往事滑稽地关系到猪皮。小时候，邻居的孩子在一个有雾的早晨去上学，过马路时不幸被一辆雾中行驶的汽车撞破了头颅。孩子被送进医院，做了手术，出院后脑门上便留下了一块永远的“补丁”。那“补丁”粗糙而鲜明，显然有别于他自己的肌肤。人们

说，孩子的脑门被补了一块猪皮。此后，每当他的同学与他发生了口角，就残忍地直呼他“猪皮”。

城市与乡村的不同，也包括诸多联想的不同。雾也显得现实多了，雾使你只会执拗地联想起包括猪皮在内的实在和荒诞不经。城市有了雾，会即刻变得不知所措起来。路灯不知所措起来，天早该大亮了，灯还大开着；车辆不知所措起来，它们不再像往日里那样神气活现、煞有介事，大车、小车不分档次，都变成了蠕动，城市的节奏便因此而减了速；人也不不知所措起来，早晨上班不知该乘车还是该走路，此时乘车大约真不比走路快呢。

我在一个大雾的早晨步行着上了路，我要从这座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选择了一条僻静的小巷一步步走着，我庆幸我的选择，原来大雾引我走进了一个自由王国，又仿佛大雾的洒落是专为陪伴我的独行，我的前后左右只有不到一米的清晰距离。原来一切嘈杂和一切注视都被阻隔在一米之外，一米之内才有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气派，这气派使我的行走不再有长征一般的艰辛。

为何不作些腾云驾雾的想象呢？假如没有在雾中行走，我便无法体味人何以能驾驭无形的雾。一个“驾”字包含了人类那么多的勇气和意愿，那么多的浪漫和潇洒。原来雾不只染白了草垛、冻土，不只沾湿了衣衫、肌肤，雾还能被你步履轻松地驾驭，这时你驾驭的又何止是雾？你分明在驾驭着雾里的一座城市，雾里的一个世界。

为何不作些黑白交替的对比呢？黑夜能阻隔嘈杂和注视，但黑夜也阻隔了你注视自己，只有大雾之中你才能够在看一切的同时，清晰无比地看见自己。你那被雾包围着的发梢和围巾，你那由腹中升起的温暖的哈气。

于是这阻隔、这驾驭、这单对自己的注视就演变出了你的得意忘形。你不得不暂时忘掉“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



一天，德国著名抒情诗人海涅正在伏案写作，仆人敲门送进来一件包裹。那包裹是海涅的朋友梅厄先生寄来的。海涅因被打断写作很不高兴，他不耐烦地撕开包裹，结果发现包裹里面还包着纸，而且是一层又一层，撕起来没完没了。终于，海涅在最后一个小纸包里发现了朋友的信，上面只有这么两句话：“亲爱的海涅，我健康而快活。衷心地致以问候。你的梅厄。”

海涅看完信后哈哈大笑



海涅寄石头

●李娟

起来，之前的不快随即烟消云散了。当然，他也不能让梅厄白白捉弄了自己，便给梅厄回寄了一个包裹。

那包裹很重，梅厄收到后只得雇人帮他扛回去，可到家打开包裹才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块大石头，石头上还贴着一个便笺：“亲爱的梅厄，看了你的来信，我心上这块石头才落了地。我把它寄给你，以永远纪念我对你的爱。”

（田龙华摘自《文苑》2016年第8期）

相”的人间训诫，你不得不暂时忘掉脸上的怡人表情，你想到的只有走得自在，走得稀奇古怪。

我开始稀奇古怪地走：先走他一个老太太赶集，脚尖向外一撇，脚跟狠狠着地，臀部撅起来；再走他一个老头赶路，双膝一弯，两手一背——老头走路是用两条僵硬的腿去找平衡；走他一个小姑娘上学，单用一只脚着地，转着圈儿走；走他一个秧歌步，胳膊摆起来和肩一样高，进三步退一步，嘴里得念着“呛呛呛，七呛七”……走个跋山涉水，走个时装表演，走个青衣花衫，再走一个肚子疼。推车的，挑担的，背筐的，闲逛的，都走一遍，之后还走什么？何不走个小疯子？舞起双手倒着走一阵，正着走一阵，侧着走一阵。要么装一回记者拍照，只剩下加了速的倒退，退着举起“相机”。最后我决定走个醉鬼——我是武松吧，我是鲁智深吧，我是李白或刘伶吧……原来醉着走才最最飘逸，这富有韧性的飘逸使我终于感动了自己。

我在大雾里醉着走，直到突然碰见一个迎面而来的姑娘——你，原来你也正踉跄着自己！你是醉着自己，还是疯着自己？感谢大雾使你和我彼此不加防备，感谢大雾使你和我都措手不及。只有在雾里你我近在咫尺时才发现彼此，这突然的发现使你和我无法立即停下

来，于是你和我不得不继续古怪着擦肩而过。你和我都笑了，笑容都湿润，都朦胧，宛若你与我共享着一个久远的默契。从你的笑容里我看见了，从我的笑容里我猜你也看见了你。刹那间你和我同时消失在雾里。

当大雾终于散尽，城市又露出了本来的面容。路灯熄了，车辆撒起了欢儿，行人又在站牌前排起了队。我也该收拾起自己的心思和步态，像大街上所有的人那样，“正确”地走着，奔向我的目的地。

但大雾里的我和大雾里的你却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怀念，只因为我们都在大雾里放肆过。也许我们终生不会再次相遇，我就更加珍视雾中一个突然的非常态的我，一个突然的你。我珍视这样的相遇，或许还在于它的毫无意义。

然而意义又是什么？得意忘形就不具意义？人生又能有几回忘形的得意？

你不妨在大雾时分得意一回吧，大雾不只会带给你猪皮那般实在的记忆，大雾不只会让你悠然地欣赏屋檐、冻土和草垛，大雾其实会将你裹挟进去，与它融为一体。当你忘形地驾着大雾冲我踉跄而来，大雾里的我会给你最清晰的祝福。

（一米阳光摘自花山文艺出版社《铁凝人生小品》一书，宋光智图）



这些“牛孩”的人生方向呢 ●秦春华

今年上半年，我去上海面试学生。学生们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一个个光鲜靓丽，就像他（她）们提供的申请材料一样。无一例外，每个学生都是学习成绩优异——至少位于年级前5%；艺术特长突出——至少会一种乐器；获得过各级科技创新奖励——至少是市级二等奖；热心于公益事业——至少去敬老院给老人洗过一次脚……在慨叹上海学生综合素质高的同时，我也隐隐有一丝遗憾：他（她）们看上去太完美了，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缺点；他（她）们看起来也太像了，就像是一个模具打造出来的一组“家具”一样。

他（她）们在面试中的表现也很相像：一个个正襟危坐，面带微笑而笑不露齿；说话时吐字清晰，抑扬顿挫，仿佛在深情地朗诵一首诗。一个

学生上来就说：“子曰……”我打断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之后，接着说“子曰”，我再次打断他，告诉他：“我不关心子曰怎么曰，我关心的是你想说什么。”他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还有一个学生自信满满地坐在我面前，等着我问各种可能的问题，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种问题，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几乎要哭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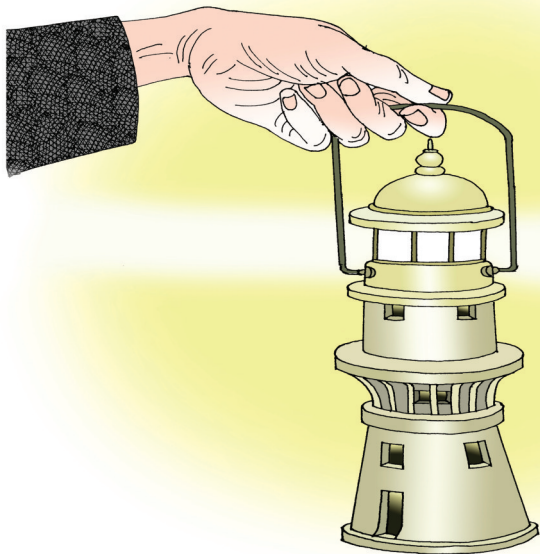
显然，所有的学生在来之前都经过了某种程度的面试培训，至少看过一点儿如何应对面试的“宝典”，但可能没有人告诉他（她）们，我对他（她）们表现出来的是谁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真实的他（她）们是谁。

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问“你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很少有人能答上来。学生们告诉我，他（她）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吗？其实不是。这个问题他（她）们曾经想过的，只不过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连他（她）们自己都忘记了而已。

小时候，每当大人问孩子，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孩子们总是兴高采烈地回答：科学家、宇航员、飞行员、警察……然而，当孩子们上学之后，这些问题就再也不被提起了，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上课听讲，回家做作业，上辅导班，这些几乎是学生生活的全部。至于孩子的兴趣是什么，长大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人关心，就连孩子自己也不关心。几乎所有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只关心一件事：考了多少分，能上什么学校。

一个公认的好学生的成长轨迹，或者家长想象中的完美教育路线图，是这样的：上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在上小学之前认识很多汉字，会做复杂的数学题，能够大段背诵很多经典名篇，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后上当地最好的小学和中学；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本科毕业后去世界最好的大学——哈佛……当然，也有不少人从初中开始就





瞄准了伊顿公学、埃克塞特大学等名校。且不说这些目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的，即使全部都实现了，那之后呢？人生的目标又在哪里？

我很想问一句：考上北大以后怎样？

这不是我的想象。这些年来，我在世界各地见过很多优秀的孩子，他（她）们个个天资聪颖，勤奋刻苦，一路过关斩将，从未失手，总是处于同龄人最顶尖的群体之中，挑选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班级，是其他人艳羡的“人家的孩子”。然而，很少有人能体察他（她）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迷茫。

有不少北大或哈佛的学生告诉我，上北大或哈佛是他（她）们从小树立的目标，但有一天当他（她）们真的置身于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校园时，却常常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接下来又该做什么呢？仿佛一个登山运动员在珠穆朗玛峰上的困惑——下一座山在哪里？

人生需要目标，但社会、学校和家庭都没有教会孩子如何去寻找和树立自己的目标。我们对人生和教育的理解太过单一，而且缺乏想象力。我们总是要求孩子成功，要比别人强，要考上最好的学校，但很少告诉他（她）们成功意味着什么，生活的幸福源自何处，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教育被简化成了一条升学直线。所有的过程只为那个最后结果而存在：上北大或上哈佛。没有人告诉这些孩子，上了北大或哈

佛之后怎么办。难道自此之后人生皆成坦途，再不会遇到诸般烦恼、困厄、艰难？1923年，鲁迅先生曾经发人深省地问道：“娜拉走后怎样？”我也很想问一句：“考上北大以后怎样？”

上学是为了接受好的教育，但正如储蓄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接受到好的教育。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孩子必须上学，而是因为他（她）们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上学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肩负了一个独特的使命，这是独立的个人存在的意义。区别在于，有的人能够发现自己的使命，最终成就一番宏图伟业，有的人没有发现自己的使命，最终碌碌无为，苟且一生。就像婚姻一样，冥冥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唯一”。有的人找到了和自己相匹配的“唯一”，婚姻就幸福；有的人没有找到，婚姻就不幸福，至少不快乐。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可做的事情看似很多，但其实真正能做的，只有一件而已。这件事就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使命。发现使命不能依靠“天启”——虽然很多人的确是在梦中或灵光一闪之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教育才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手段。教育

的价值就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她）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这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庭在教育问题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上哪所学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来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为重要和根本的目标。回避或忽略这个问题，只是忙于给孩子找什么样的学校，找什么样的老师，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教给孩子多少知识，提高孩子多少分数，这些都是偷懒的做法，也在事实上放弃了作为家长和教师的教育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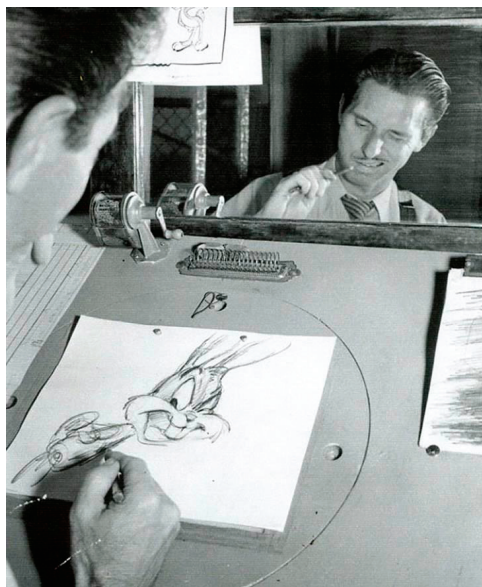
实际上，一旦一个孩子认识到自己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从内心生发出无穷的动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无数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对于人的成长而言，这种内生性的驱动力远比外部强大的力量大得多，也有效得多。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只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配置更强大的“装备”就可以通关。一旦通关完成，游戏结束，人生就会立即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目标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断照亮前进的道路。🌱

（大浪淘沙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8月15日，本刊有删节，黎青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爱吃胡萝卜的兔八哥



兔八哥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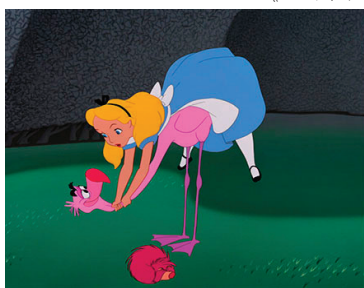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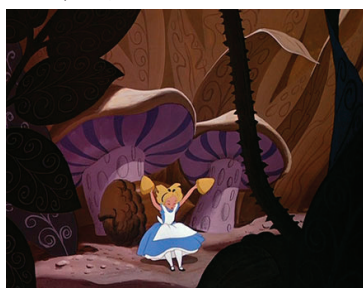
《汤姆和杰瑞》的创作过程



《汤姆和杰瑞》里那只很凶的看门狗

动画形象诞生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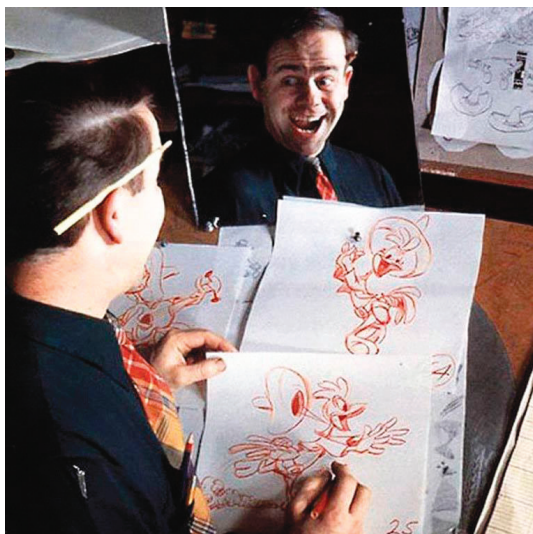
©Erin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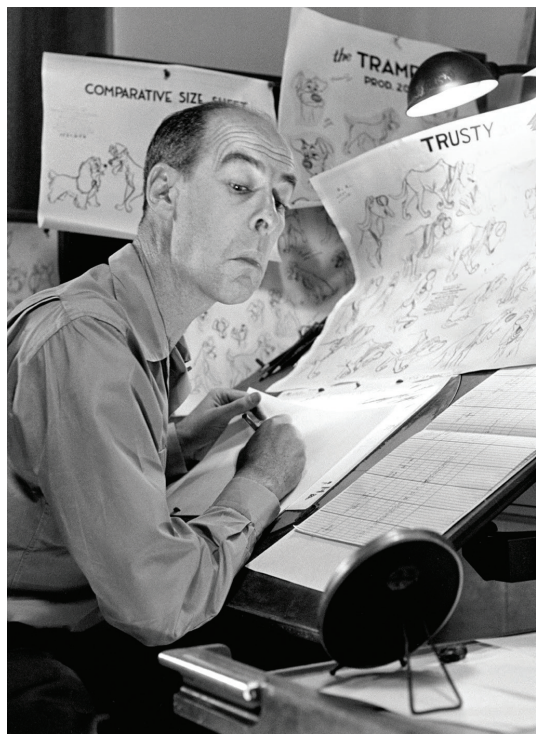
1951年的《爱丽丝梦游仙境》，配音演员不仅用声音表演，还要去还原动画里的场景，以协助动画师们作画。



华特·迪士尼与他的米老鼠



唐老鸭



在那个没有任何动画特效的年代，卡通人物复杂的动作是怎样被画得如此生动和形象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爱吃胡萝卜的兔八哥的原型是当时好莱坞的当红影星克拉克·盖博。据当时的制片人鲍勃·可兰佩德解释，他们是被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里饰演的那个一边倚着栅栏啃胡萝卜，一边解释搭便车的记者沃恩的形象触动，才照着样子画的。

更夸张的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那个给爱丽丝配音的演员，不仅要用声音来表演，还要去还原动画里的场景，以协助动画师们作画。

看了这组图才明白，那个年代的动画都是演员们“演”出来的。

如果只是人物的形象还好说，在绘制动物形象的时候，动画师们俨然成了对着镜子扮鬼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外婆是姚彦慈创业的动力

思念是 最美妙的灵感

◎ 三秋树

为了几千万像外婆一样的老人，台湾女孩姚彦慈用四年时间，设计出让人惊叹的温暖之作。她说：“当有一天，那个养育了我们的人变老变迟钝，他们也想要一双能够紧握他们的手。”

外婆老了

姚彦慈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外婆也会老，而且老得那样彻底，甚至连她心心念念的外孙女也不认得了。2011年春节，当姚彦慈从美国兴冲冲地回到台湾桃园的外婆家时，外婆对这个“天外来客”非常冷漠，客气地说“你好”“喝茶”“我要睡觉了，再见”……而最令姚彦慈揪心的是，外婆的饭量变得很小，残余的智力还在支撑她的自尊，她拒绝让人喂食。可她的手不时地发抖，即便是最简单的用勺子往嘴里送饭的动作，也常常失败。不小心打翻了喝水的杯子，她则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眼神里充满了畏怯。动作上的难以接续，让外婆失去了对食物的渴望，她每一顿都吃得少而艰难。这一幕，让姚彦慈看到了真实的老与病。

姚彦慈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外婆是她儿时的整个世界。那时，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姚彦慈一直住在外婆家。外婆做得一手好饭，有讲不完的故事，她时常骑着自行车载着姚彦慈去郊外，祖孙二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从高高的坡

上，全速地冲下去。坐在自行车横梁上的姚彦慈和外婆一起尖叫，一起欢笑。那样的欢乐贯穿了姚彦慈整个童年与少年。

2010年夏天，从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后，姚彦慈远赴美国旧金山设计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姚彦慈每周打电话给外婆，告诉她自己学会了做饭、洗衣……她依然喜欢骑自行车，喜欢从高高的坡顶冲下去。她说：“外婆，等我回去了，我骑自行车载着你去旅行……”

可是，2011年5月的一天，姚彦慈接到姐姐的电话——外婆病危。等姚彦慈赶回台湾时，外婆已经停止了呼吸。外婆的离开，令姚彦慈觉得生命中的一部分被生生地剥离了，那么疼，那么持久，仿佛永远都不能治愈一般。

回到美国后不久，姚彦慈面临着毕业设计。要知道，这可是同学们纷纷“放大招”的时机。可是，姚彦慈在大家激情四射的畅想中，选择了一个十分冷僻的设计——她要为像外婆一样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设计一套最实用的餐具。

体味天下外婆

为此，姚彦慈选择了去学校附近的老人院做志愿者。在那里，她认识了无数“外婆”。

她给“健忘症奶奶”发睡前药。“健忘症奶奶”说：“达令，你今晚下班怎么回家？”姚彦慈回答：“坐火车。”奶奶叮嘱她：“那你自己小心，不要和陌生男人说话。”姚彦慈回答：“好的。”奶奶又说：“要说也要和长得好看的男人说话。”两分钟后，姚彦慈给她喂完药，扶她躺下，她又问：“达令，今晚你怎么回家？”……



姚彦慈设计餐具以解决长辈们吃饭的困扰



患帕金森病伴随阿尔茨海默病的、曾经是地球物理学家的“外公”，晚上不肯睡觉，把房间弄得一团糟，穿着宽大的睡衣猫着腰埋头在抽屉里翻找东西。姚彦慈经过他房间门口，举起手上拿着的一盘三明治说：“John，你饿不饿？要不要吃三明治？”“外公”抬头扫了她一眼，摇摇晃晃推着四轮推车过来，说：“好吧，我吃点。”“外公”抬手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堆乱七八糟的扑克牌，开始认真地数起来：“我给你钱。要付你多少？”

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姚彦慈不断更新自己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她写下了上万字的工作日记，并且拍下了许多“外婆”“外公”日常生活的照片。

慢慢来

回到学校后，姚彦慈继续在方案上死磕，从研究、设计到选材、开题，她一手包办。为了让自己的设计考虑到老人的每一份用餐需求，她每个星期都去老人院陪“外公”

“外婆”吃饭，并拍下他们用餐时的视频，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力争在每一个细节处体味他们的需求。

姚彦慈的努力，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这份对外婆的承诺，也在慢慢实现。乍一看，外人还以为是儿童餐具，但其实鲜艳的红、黄、蓝色做成的餐具，可以让老人多吃 24% 的食物。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其中的 21 个“暗藏玄机”：每只碗的底部都是倾斜的，这样饭菜就能自然地偏向一边，老人们就不用费力地聚拢饭菜；勺子的把手是弯曲的，这样放在碗边就不会滑了；勺子的边缘也做成了贴合碗边缘的弧度，这样，挖到的饭就不会掉落；杯子的把手部分，做成了大大的环，当老人把整只手都伸进去，食指刚好“卡”在上部最窄的地方，杯子不会轻易被打翻；而碗底部的橡胶，会牢牢抓住餐盘表面。

看着自己用四年时间做出的成果，姚彦慈信心满满——全球有 4750 万名像外婆一样的老人，正在饱受阿尔茨海默病的折磨，不能好好

地、有尊严地吃上饭。

姚彦慈有着更大的“野心”，她要找到投资人量产它。带着这套成品，姚彦慈在严寒天飞到纽约找投资人，却吃了闭门羹。朋友告诉她，可以去试试斯坦福大学长寿中心举办的比赛。结果，这个“不起眼”的餐具打败了 52 个参赛作品，拿下了 2014 年比赛的头奖。

当时作为评审的美国最大疗养院的负责人，几乎是哽咽着给了姚彦慈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寻找这样的产品很久了，都没能找到，没想到竟然有学生会这么用心把它做出来。”而头奖赢得的 1 万美元奖金，全部被姚彦慈拿来作产品研发。

2014 年姚彦慈发起众筹，2015 年第一批产

品做了出来。她给自己设计的餐具起名为 Eatwell，这种餐具在美国卖得几乎断了货。姚彦慈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着一个又一个老人使用她设计的餐具，从容地享用美食。每当此时，她都会在内心感叹：“如果外婆能用上该多好。”

她内心的思念与疼痛也在这样的设计里得到缓解，但遗憾一直都在：“如果当时我知道这种病这么严重，我一定会在外婆还在的时候多陪陪她。”

毕业后，姚彦慈在旧金山成立了工作室，继续她的老年产品设计。每当沉浸在设计里时，她觉得外婆一直都在身边，给她呵护、宠爱，也给她温暖的灵感。她说：“我们常常想，长辈老了以后，一定要多赚点钱给他们，让他们住大房子。而他们真正想要的，仅仅是你耐心地听他们说说话，陪他们吃一顿饭。当他们不小心把汤汁洒在桌子上，或者吃得满脸是饭粒的时候，他们也会渴望你微笑着替他擦去，而不是责备，就像他（她）在你小时候那样。”

没关系，慢慢来，这是今年 30 岁的姚彦慈每天都说给自己和外婆的话。

（秋水长天摘自《莫愁·智慧女性》2016 年第 8 期）



姚彦慈设计的餐具 Eatwell



差不多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他离开大厦。外面天色已经黑了好些时候，行人稀少。他等了一下，让几辆汽车过去，然后跨过街道，到了他那部老爷车停的地方。

开始他并没有注意到那两位年轻女子，直到她们开口说话为止。

“先生。”其中一位打招呼。

他的视线越过老爷车的车顶望过去，见开口说话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女子，身高在一米六左右，在她身后的是一位消瘦的黑人女子，年龄和她差不多，只是个子比她高一些。两个人都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白色的上衣。

“有什么事吗？”他问，手在车门把手上停顿了一下。

“你能搭载我们一程吗？”

“你们要去哪儿？”他问。

“圣路易斯。”金发女子回答。

他本打算在回家途中，去一下圣路易斯旁边的超市。她们的目的地离他要走的路只有几条街。“当然可以，请上车。”他说。

他上车，伸手打开了另一旁的车门。两人相互谦让谁坐到前座，最后两人都挤到前座。金发女子居中，她的双肩看上去非常光滑，左手肘上刺有一只小小的蝴蝶。

这个世界变得真快，他记得十七岁那年，当他在手臂上刺了一个花纹回家时，父母见此大呼小叫；而现在，女孩子文身人们都见怪不怪了。

他发动汽车开上马路。经过两条宽阔的街道后，车驶进一条偏僻的小马路，在那儿开车他放松了许多。他刚要拐弯

是他。

“如果我没有钱，我还能活着离开这车子吗？”他问，“告诉你们，我刚从那下流的地方出来，你们俩不也刚从那儿出来吗？”

那两个女子互换了一下眼色。“你怎么知道！”黑人女子问。

“那可是最早消除种族隔离的地方，”他说，“除了监狱，哪儿还会不分种族，白人与黑人相互信任呢？这是你们第一次出来试试运气，对不对？”

“你怎么会那样想？”金发女子问。

“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说，有点自信。

“对这种事你又懂什么？”黑人女子带有疑惑而不耐烦的表情。

“什么都知道，内行得很。”他说着把脸转向金发女子，“就拿你持刀的方式来说吧，它离我的喉咙大半尺。你应该用力顶住我的喉咙或者我的腰部，并且你们应坐在车的后座，

这样下手时不容易被发现。”

金发女子仍举着刀，说：“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他有点得意，“还有两个问题。”

“是吗？说来听听。”黑人女子语气缓和了不少。

“你们俩的衣着不当。”

“你是什么意思？”金发女子问。



真实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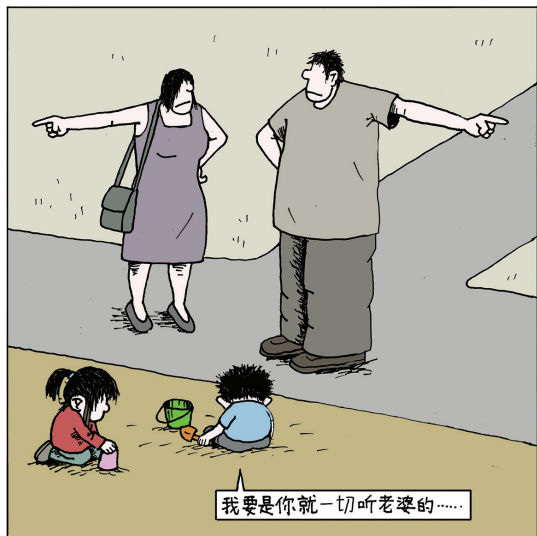
●希区柯克

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时，金发女子突然喊道：“停车！”

他刹住车靠在路边，发现金发女子正抓着一把猎刀，刀尖离他的喉咙大半尺。

“把钱交出来。”她压低了声音，声音有点紧张。

他一时手足无措，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是人家抢劫的对象——其他人可能，但不会



超听话的丈夫

◎庞启帆 编译

这天，天堂迎来了50名男士和10名女士。上帝在天堂的门口对他们说道：“虽然你们都已经离开了人间，但不要悲伤，因为你们已经来到了天堂。欢迎你们，我的孩子。”

大家都为能进入天堂而高兴无比，因为能

进入天堂，就证明自己在人间时是一个大好人。他们更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了上帝，他们都纷纷向上帝问好。

上帝微笑地应答着。待众人安静下来后，上帝继续说道：“在进入天堂的大门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件事情。现在，请你们按照我说的来做。男人分成两队，一队是在人间支配女人的男人，另一队是被女人支配的男人。另外，女人自成一队，跟着圣彼得去。”

听上帝这么说，10名女人跟着圣彼得进了天堂之门。

50名男人按照上帝的吩咐排好了队。一队是在人间被女人支配的，有49人；一队是在人间支配女人的，只有一人。

上帝几乎要昏过去。他生气地说道：“你们男人真让我失望。你们应该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耻。我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你们，而你们被女人支配得团团转。看看这一队，我唯一的孩子，多么让我骄傲！你们应该向他学习。孩子，大声告诉他们，你是如何成为唯一站在这一队上的人的？”

这位伙计答道：“我不知道！我太太叫我站在这儿的！”

（郝景田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王原图）

“你们的衣服太薄，颜色太浅。如果你们要用刀的话，必须离得非常近才行，这样容易沾一身血。你们若非用刀不可，得考虑万一碰到对方愚蠢的行为，衣服的颜色暗些容易掩饰血迹。”

“还有呢？”黑人女子问，“你不是说有两个问题吗？”

“是的，另一问题是，你们要的是钱，而不是来找人聊天。你们应尽可能地把钱拿到手，而不应和对方废话太多。你们只要刀一顶对方就告诉他，废话少说，否则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让他交出所有值钱的东西，否则如何如

何。只要你们做得好，他就会被吓得不敢吭声，不敢磨蹭，不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这时黑人女子已经打开车门下车，金发女子也随着溜了下去，并且把刀收进了包里。

“你们准备干什么？”他问。

“换衣服。”金发女子说。

他点点头，随之劝诫道：“年轻人，正儿八经做事赚钱，少惹是非。”

“你也一样，别再随便让人搭便车。”金发女子回敬了一句。

金发女子一关上车门，他就开车一溜烟地跑了。

他按照原先的计划，在超

市买完东西后开车回家，当他进家门时，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

他妻子从厨房里高声问道：“你听起来心情不错，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我把最头疼的一部分写完了。”他回答。

妻子从厨房里出来，递给他一杯酒。“是不是半途抢劫的那一章？那一章你总觉得不太符合现实。”

他抿了一口酒，笑着说：“现在我认为够合乎现实了。实际上，我可以肯定，合乎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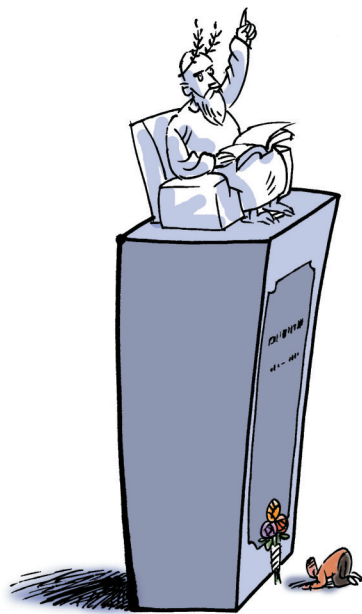
（余娟摘）



“粉丝”来自英文的fan，许多英汉双解词典，包括牛津与朗文两家，迄今仍都将其译成“迷”，实际搭配使用的例子则有“戏迷”“球迷”“张迷”“金迷”等。“粉丝”跟“迷”还是不同：“粉丝”只能对人，不能对物，你不能说“他是桥牌的粉丝”或“他是狗的粉丝”。

当初把它译成“粉丝”的人，福至心灵，神来之笔竟把复数一并带了过来，好用多了。单用“粉”字，不但突兀，而且表现不出那种从者如云、纷至沓来的声势。“粉丝”当然是多数，只有三五人甚至三五十人，怎能叫作fans？对偶像当然是说“我是你的粉丝”，怎么能说“我是你的粉”呢？粉，极言其细而轻，积少成多，飘忽无定；丝，极言其虽细却长，纠缠而善攀附，所以治丝益棼，欲理还乱。

粉丝之为族群，有缝必钻，无孔不入，四方飘浮，一时啸聚，闻风而至，风过而沉。这现象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究竟要吸引多少人，才能称粉丝呢？学者与作家，能号召几百甚至上千听众，就算拥有粉丝了。若是艺人，至少得吸引成千上万人才行。现代的媒体传播，既快又广，现场的科技设备也不愁应对地大人多的情况，演艺高手从帕瓦罗蒂到“猫王”，他们的粉丝轻易就能将一座体育场填满。1969年纽约州伍德斯塔克三天三夜的露天摇滚乐演唱会，吸引了45万观众。另一方



粉丝与知音

◎余光中

面，诗人演讲也未可小觑：艾略特在明尼苏达大学演讲，听众逾1.3万人；弗罗斯特晚年也不缺粉丝，我在爱荷华大学听他诵诗，那场听众就有2000人。

与粉丝相对的，是知音。粉丝，是为成名锦上添花；知音，是为寂寞雪中送炭。杜甫尽管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真有知音出现，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这寂寞的寸心还是欣慰的。其实，如果知音寥寥，甚至迟迟不见，寸心的自信仍不免会动摇。所谓知音，其实就是“未来的回声”，预支晚年的甚至身后的掌声。凡·高去世前一个多月写信告诉妹妹维尔敏娜，说他为嘉舍医生画的像“悲哀而温柔，明确而敏捷——许多人像

本该如此画的。也许百年之后会有人为之哀伤”。画家寸心自知，他画了一张好画，但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没有知音来肯定、印证，只好寄望于百年之后了。“也许百年之后会有人……”语气真是太自谦了。《嘉舍医生》当然是一幅传世的杰作，后代的艺术史家、评论家、观众、拍卖场对这部作品都十分肯定。凡·高生前只有两个知音：弟弟西奥与评论家奥里叶。死后的十年里只有一个知音：弟媳妇乔·安娜。高更虽然是他的老友，本身还是一位大画家，却未能真正认定凡·高的天才。

知音出现，多在天才成名之前。叔本华的母亲是畅销小说家，母子两人很不和谐，但歌德一早就告诉做母亲的，说她的孩子有一天会名满天下。歌德的预言要等很久才会兑现——寂寞的叔本华要等到66岁，才收到瓦格纳寄给他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附言中说对他的音乐见解十分欣赏。

美国文坛的宗师爱默生收到惠特曼寄赠的初版《草叶集》，回信说：“你的思想自由而勇敢，使我向你欢呼……在你的书中我发现题材的处理很大胆，这种手法令人欣慰，也只有深刻的理解力才能启示这种手法。我祝贺你，在你伟大事业的开端。”那时惠特曼才36岁，颇受评论者攻击。

苏轼参加京城科考时，才21岁，欧阳修阅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欣赏，竟对梅圣俞说：“老夫当避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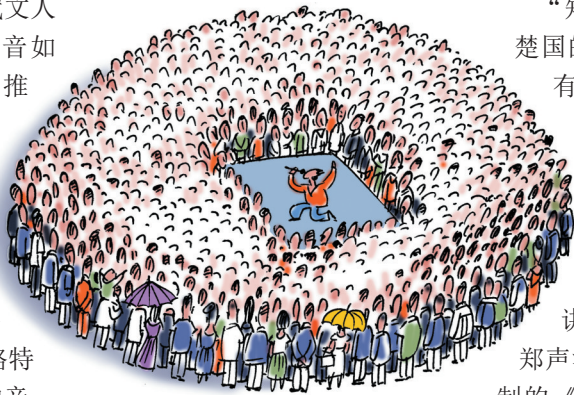
放他出一头地也。”

有些知音，要等天才死后才出现。莎士比亚死后七年，生前与他争雄而且不免加贬的班·琼森，写了一首长诗悼念他，肯定他是“英国之宝”：“全欧洲的剧坛都应致敬。他不仅流行一时，而应传之百世！”又过了七年，另一位大诗人弥尔顿，在他最早的一首诗《莎士比亚赞》中，断言莎翁的诗句可比神谕，而后人对他的崇敬，令帝王的陵寝也相形逊色。今人视莎士比亚之伟大为理所当然，其实当时盖棺也未必论定，尚待一代代文人学者的肯定，尤其是知音如班·琼森与弥尔顿之类的推崇，才能完成“超凡入圣”的封典。有时候这种封典要等上几百年才举行，例如，约翰·多恩的地位，自17世纪以来一直毁誉参半，欲褒还贬，直到艾略特出现，他才找到真正的知音。

在此，我必须特别提出夏志清来，说明知音之可贵，不但在于慧眼独具，能看出天才，而且在于胆识过人，敢畅言所见。1961年，夏志清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出版，钱钟书与张爱玲赫然各成一章，和鲁迅、茅盾分庭抗礼，令读者耳目一新。文坛的旧观，一直认为钱钟书不过是学府中人，偶涉创作，既非“左”派肯定的“进步”作家，也非现代派标榜的“前卫”新锐；张爱玲更沾不上什么“进步”或“前卫”，只是上海洋场一位言情小说作者而

己。夏志清不但看出钱钟书、张爱玲，还有沈从文在“主流”以外的独特成就，更要在几十年前美国评论界“左”倾成风的逆境里，毫不含糊地把他的见解昭告世界，真是智勇兼备。真正的文学史，就是这些知音写出来的。有知音一锤定音，不愁没有粉丝，缤纷的粉丝啊，蝴蝶一般地飞来。

知音与粉丝都可爱，但不易兼得。一位艺术家要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才能兼获这两种人。如果他的艺术太雅，他可能赢得少数知音，却难吸



引芸芸粉丝；如果他的艺术偏俗，则只能吸引粉丝，恐怕难以赢得知音吧。知音多高士，具自尊，粉丝拥挤甚至尖叫的地方知音是不会去的。知音总是独来独往，欣然会心，掩卷默想，甚至隔代低首，对碑沉吟。知音的信念来自深刻的体会、充分的了解。知音与天才的关系有如信徒与神，并不需要“现场”，因为寸心就是神殿。

粉丝则不然。这种高速流动的群体必须有一个现场，更因人多而激动，因拥挤而歇斯底里，群情不断加温，只待偶

像忽然出现而达于沸腾。所以我曾将 teenager 译为“听爱挤”。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常因亲近无门而演为“恋物癖”，表现为追求签名、握手、合影，甚至索取、夺取“及身”的纪念品。披头士的粉丝曾分撕披头士的床单留念；汤姆·琼斯的演出现场，听众更送上手绢给他拭汗，并将汗湿的手绢收回珍藏。据说小提琴神手帕格尼尼的听众，也曾伸手去探摸他的躯体，求证他是否真如传说所云，乃魔鬼化身。

“知音”一词始于春秋：楚国的俞伯牙善于弹琴，唯有知己钟子期知道他意在高山抑或流水。子期死后，伯牙恨世无知音，乃碎琴绝弦，终生不再演奏。孔子对音乐非常讲究，曾告诫颜回说，郑声淫，不可听，应该听舜制的《韶》。可是《论语》又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么看来，孔子真可谓知音了，但是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岂不成了香港人所说的“发烧友”了？孔子或许是最早的粉丝吧。今日的乐迷粉丝，不妨引圣人为知音，去翻翻《论语》第七章《述而》吧。

粉丝已经够多了，且待更多的知音。

（大浪淘沙摘

自《美文》2016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喻梁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82岁的“老豆豆”黑柳彻子出了一本新书——《豆豆一个人》，收录了她有关生活、情感、家人、友情等方面的随笔，用日本亚马逊网站的推荐语来说，“这是一本如同宝石箱般的回忆录”。向田邦子、森繁久弥、渥美清、泽村贞子……出现在书里的人物，都是大名鼎鼎的明星或作家。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末那篇《一个喜剧女演员之死》，记述的是喜剧女星贺原夏子的故事。

“一想到死，因为至今没有体验过，真是有点怦怦心跳呢！虽然演过很多死去的角色，但只有真正地死去，才能知道那些演技是不是正确的。只是，等到知道的时候，却又已经死去了，这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贺原夏子一边大口吃着盘子里的意大利面，一

边兴高采烈地告诉坐在餐桌对面的“老豆豆”，说她三个月前刚做了一个腹部开膛手术：“那啥，突然觉得腹部疼痛，我以为是妇科病呢，到医院一看，医生说，得马上动手术。真是大吃一惊，但没有办法，就动了个手术。可医生打开我的腹腔后，发现里面已经布满了癌细胞，无从下手，手术没

公演的最后一个剧目，是《毒药与老女》，三个小时的舞台喜剧，她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整地演完。幽默滑稽的表演，博得观众一阵接一阵的笑声。不过，在充满欢笑声的观众席上，还有几位捂脸号哭的观众——那是医院的护士们。只有她们知道，每一次演出结束，贺原夏子必须马上赶去医院。

用什么样的表情离开

◎唐辛子

法做，只好马上又将打开的地方缝起来了……哎呀，这意粉味道真不错。”

贺原夏子边说边吃，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老豆豆”则听得目瞪口呆，食欲全无。

次年1月，一直惦记老友病情的“老豆豆”给贺原夏子打电话，却被告知她已经在全国公演的途中。贺原夏子全国

癌细胞的扩散，令她的腹腔内蓄满了腹水，每次在医院都得抽出4升左右的腹水，才能缓解

腹部疼痛。

但是贺原夏子坚决不使用替身，因为观众花钱买票是来看她本人演出的。而且，对于自己的病情，贺原夏子也不允许医院和身边的人向外界透露一点，她不想收获任何同情。再说，观众是来看喜剧的，不是来看悲剧的。“放心，我不会死在舞台上的。”贺原夏子说。喜剧演员死在舞台上这么难看的事，她是不会做的。

1991年2月20日，贺原夏子在东京的医院病逝，享年70岁。临终前，贺原夏子特意为自己的葬礼留下了遗言：“好短的葬礼呀！真不好意思，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死去才好！”

喜剧演员贺原夏子对待生死的态度，让我想起邻居稻村夫妇。66岁的稻村先生，退休之后爱上园艺，因此，我家院子四周的树篱，还有大门前一棵松树，都交给稻村先生帮忙打理。2014年年初的一天，稻村先生突然来跟我打招





一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猫

◎陈亦权

在美国耶鲁大学，三年来，有一只猫每天出现在一个教室里。

这只猫名叫布巴，它的家就在学校的后面，它的主人是一个书店老板。它摸索着进入了耶鲁大学，从此发现世界上居然还有上课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每天过来听课了。它非常“勤奋好学”，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它每天都会准时来到教室里听课。原本它只是蹲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奇怪的是每次老师讲到精彩处，它都会探头探脑，显得很专注，后来同学们就从学校仓库里为它搬来一套桌椅，把它抱到了椅子上，从此它就知道了这是它的专用桌椅，它可以毫无顾忌地坐在这里了。布巴“听课”非常安静，从不乱叫乱跳，它还曾因此而得到过教授的表扬。那次，有几个男同学不认真上课，还调皮捣蛋影响别人。教授发觉以后就说：“你们自己可以不听，但起码不要影响别人。你们看布巴，它虽然经常打盹，但它从不影响别人！”

每天，布巴都会准时到教室门口安静等待开门上课，比其他学生都准时。它也有来得太早的时候，就先在门口眯一会儿，同学们都说它是“为了避免在上课时打瞌睡”。因为布巴上课勤奋，同学们就向学校提议给它颁发“学生证”，结果耶鲁大学的高层领导还真的派人连续考察了一周，发现它真的天天来“听课”，于是

就答应了同学们的请求，派人给布巴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煞有介事地给布巴做了一张“学生证”，挂在布巴的脖子上。因为布巴实在太受欢迎，同学们甚至提出了更加非分的请求，他们向学校提议为布巴塑一个雕像，不过这个提议最终被学校驳回了。

理查德校长却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因为布巴所在的班级眼看要毕业了，那就让布巴和同学们一起拿到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证吧！于是

在2016年7月18日，学校让同学们为布巴披上了一件特制的毕业袍，然后布巴和同学们一起拍了毕业照。“在耶鲁大学‘读了三年书’，它将会用这些知识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毕竟陪着学生们一起度过了这三年！”理查德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说。

这件事情传开以后，很多人都批评耶鲁大学将毕业证视为儿戏，但是理查德校长并不这样认为，他在耶鲁大学的社交网站上发视频

说：“第一，我们从它身上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坚持不懈，你总有被人认可和修得正果的那一天；第二，这并不是视毕业证为儿戏，而是对任何一个坚持者的尊重与爱，哪怕那只是一只猫，而尊重与爱，本身就是教育的核心。”

（莫 难摘自《中国质量报》2016年7月29日，赵希岗图）



呼，说他将离开一段时间。“也许是小别，也许是永别。”稻村先生笑着告诉我，他被查出身体里有两处癌细胞正在扩散，必须住院做手术。

樱花季节到来的时候，稻村先生住进了医院。比稻村先

生年长7岁的稻村太太，并不打算陪床，而是决定一个人去环球旅行。动手术的前一天，稻村先生特意来跟我告别，说：“已经到了中期，所以它们需要修剪一下。”稻村先生说这句话时，做了个修剪的手

势，语气轻松得仿佛在谈论他栽培的玫瑰。他又告诉我，已经收到稻村太太在旅途中寄来的明信片：“海上的日出真美！我替你多看了好几眼。”

（京 嬉摘自《青年博览》2016年第16期，沈 璐图）



洛艺嘉在科特迪瓦

生命，在路上 ●小 屯

不当记者，卖掉房子，12年，126个国家，2次战争，2次车祸，2次被持枪抢劫，1次飞机迫降，1次政变，69场婚礼，怀孕7个月的时候还在路上，生产后带着3个月的孩子继续走……

合适的出发时刻，基本没有

大学毕业后的洛艺嘉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她这辈子有两个愿望，一是周游世界，一是当作家。在她出门旅行前已经出版了三本小说，而她却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有一天，洛艺嘉和办公室的人说：“你们看这世界，每天发生那么多事。而我们的生活，却一成不变。”

这个有点“巫气”的人说完这话，家里就发生了15年来最大的变故。姥姥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病故。还未从姥姥的辞世中释怀，老爸就被诊断患上癌症。洛艺嘉向单位请长假，找北京最好的医生，学针灸、学病理，疯了似

的求偏方、找仪器，能想到做到的，统统试过了，也许真的是孝心感动了老天，被宣布已经没有手术必要的爸爸，奇迹般康复。

然而，那段心力交瘁的经历让洛艺嘉深深感受到人生无常。洛艺嘉决定提前去实现周游世界的理想。

宵禁夜，与新人狂欢

洛艺嘉辞掉工作，卖掉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带着护照，一个人踏上从小就向往的非洲。

在非洲，单身漂亮的中国女子并不多见，她遇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礼遇”：正在散步，有几个姑娘突然为她献花；走在街上，突然跑出来一群孩子把她团团围住，让她寸步难行；去动物园参观，大家都来看她，而不去看动物；经常会遇到对面的人冲她微笑，手舞足蹈比画着，向她打招呼。

性格中的随性洒脱让洛艺

嘉在异域感觉颇为自在，从来不会有陌生感。因为受人欢迎，洛艺嘉很容易便走进了非洲人的生活。她最喜欢的是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参加各种能参加的婚礼。那时科特迪瓦最大的城市阿比让正在经历内乱，叛军已经占领了70%的国土，满街都是持枪的军人，城市实行宵禁，晚上七点以后禁止出行，不管什么人，七点以后还在街上的，抓住就打。在闷热的夏季午后，洛艺嘉在一家酒店发现酒店庭院有婚礼的告示，不顾朋友的反对，她跑到庭院里去看婚礼的热闹。她正在那里看婚礼现场的摆设，远远过来一群男男女女，歌着舞着，就把她围在了中间，邀请她一起跳。她跟着学起来，看起来颇简单的扭屁股舞步，却不容易学。周围的人还是围着她，偏要教会她。一下午玩得高兴，不觉过了宵禁的时间，再要赶回去也来不及了，正在焦灼着，新人邀请她参加晚上的狂欢：“不用担心，我们给客人包房过夜的。”就这样，洛艺嘉在满城警戒的宵禁夜，与新人一起度过了快乐美好的时光。

沙漠，落日，草原……她一点一点去领略这片土地带来的震撼。一个人行走，没什么缜密计划，更因为不受行程所限，喜欢的地方，她干脆一住三五个月。在卡萨布兰卡，洛艺嘉曾经在一个当地人的家里住过三个月。下午，细细感受庭院里植物的香气；黄昏，聆听全城响起的诵经声；落日中，看肯尼亚的香奈河边，姑



娘们汲完水，爬上很高的山头。

剑指劫匪，抓阉选药

旅途中，有美景也有麻烦，尤其是当一个单身女性独自行走时。

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她住在一个朋友家。一天，门铃响起，一个黑人自称是修下水道的，于是，她开门让他进来干活，就自顾自忙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发现那人竟在一个没有下水道的客房里乱翻……洛艺嘉明白是遇上抢劫的了。“不知有多久，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定了定神，我就悄悄走到朋友的卧房，从墙上取下那柄都铎时期的长剑，直冲进劫匪所在的房间，大声说：‘知道我为什么不叫警察吗？’望着惊愕的他，我用尽全力装作镇静自如，笑着说：‘因为我解决起你来，会比警察更快。’出乎意料，他既没有掏枪，也没有招架，只是摆手，不停地说：‘小姐，别，别……’”其实，来非洲之前，洛艺嘉从未碰过刀啊、剑啊这些玩意儿，她说：“真不知道

中国功夫在非洲兄弟中这么出名，竟然轻易地吓住了这个强盗。”

在西非一个人行走的时候，因为被蚊虫叮咬感染了病毒，洛艺嘉浑身忽冷忽热。而这时周围只有原野，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窝棚一样的地方，昏沉沉睡过去。后来才知道，窝棚的主人——一个老婆婆喊来了一个当地人，这个人完全不认识洛艺嘉随身携带的药箱里面的药，就用抓阉的方式选了一种，没想到竟然选对了，把她的命救了回来。

洛艺嘉在科特迪瓦非洲发展银行行长家里做客的时候，一队穿迷彩服的士兵端着AK-47步枪冲进行长家的院子。士兵们跳墙进入隔壁国防部部长居住的院子，几声枪响后，国防部部长丧命了。枪声越来越密集，几个地方，兵变同时开始，战争爆发了。之后的每天，洛艺嘉和当地人一样，都在爆炸声和枪声中度过。

非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洛艺嘉去了42个。有相当长的时间，在非洲旅行，除了战争、抢劫、疾病，坐飞机

也是大问题。在非洲，机龄在30年以上的飞机仍继续飞。加上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对飞机保养欠缺、飞行员培训少、管理混乱……所以，洛艺嘉笑称：“如果没坐过‘战斗机’（若干次俯冲、拉升，再俯冲、再拉升），那真不算在非洲飞过。再坚强的神经，在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下，都会一根根断掉。”

“虽然每天都在死人，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但当地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节日照样过，盛大婚礼照样举行。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似乎都能安然面对。的确，非洲人不守时，甚至言而无信，但他们简单、快乐，坦诚得可爱。他们也许是文盲，却能像智者一样面对贫穷、疾病、痛苦和生命的自然本色。”

你永远不知道，转角遇见啥

洛艺嘉去澳大利亚参加朋友的婚礼后，从墨尔本自驾到袋鼠岛。“蔚蓝色的大海、沙滩、礁石、峭壁、牧场……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转弯处有什么在等你，更想象不到一场车祸正等着我。”洛艺嘉苏醒过来时，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右小腿胫腓骨开放性粉碎骨折。

在西奈半岛的军营参观时，洛艺嘉被一个士兵非礼摸屁股。“我当时想也没想就把士兵的枪抢下来，对着他，本来只是想阻止他的行为，谁知，枪走火了……万幸没有伤着人。”

在塞内加尔，因为急着赶飞机，又打不到出租车，洛艺



宵禁中的婚礼



嘉便和小伙子们一起冒险扒车。

在南非开普敦，洛艺嘉第一次“弹尽粮绝”，等朋友来南非给她带救急的4000美金。结果在海关，钱被没收了。知道这个消息，加上连日遇到的种种艰辛，洛艺嘉放声痛哭。“偏偏就在这时候，新年狂欢的队伍过来了。欢快的队伍似乎能感染一切，我发现自己很快就和他们又唱又跳地‘嗨’在了一起。”洛艺嘉想起这段经历来仍然笑嘻嘻的。

洛艺嘉坦陈，很多艰难会让她有放弃的想法，但雨后的彩虹是那么美丽。洛艺嘉说起曾在葡萄牙遇到一个老人：“他安享着幸福富裕的晚年，但他告诉我，45岁那年，他曾被挫折压得快要承受不了，准备放弃生命。一个雨后的早上，他来到一片田野，准备最后再看一眼儿时给他梦想的地方。他看到，泥泞中，一个脚印里的水映出蓝天。他说：‘没有过不去的山，只有停下的脚步。亏得我活下来，生命中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也因此，洛艺嘉始终相信，坚持下来，自然别有天地。也确实，因为数历险境，她似乎更热爱生命，也更懂得生活。

带着女儿，一起走

2009年，洛艺嘉和自己爱人的小宝贝出生，在女儿满三个月之后，在先生的理解和支持下，她再次踏上旅途，还

带上了女儿。偶尔，先生也会在工作之余和她们一起踏上奇妙的旅途，感受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现在，她已经和女儿游遍五大洲，途经了37个国家。女儿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非常享受在路上的时光。“孩子就像天生的旅行家，你完全感觉不到她的疲劳，她在路上也很少生病。旅行让孩子更加独立、包容和开朗。”洛艺嘉说。

当然，有了孩子以后，旅行方式跟从前有所不同。首先，带着这么小的孩子，速度一下子就得慢下来，对居住地



和目的地的舒适度要求也会比以前高一些。“以前租住的是公寓，早上自己做完饭吃饱了就出门，中间可以不吃也不休息。有了孩子就不一样了，她中午或下午必须得睡觉。而且孩子慢慢长大，不再只是跟随，她有自己的想法、喜好。所以，在考虑去哪里、怎么玩的时候，我会把她的兴趣、爱好放在和自己同等的位置。”

问起洛艺嘉会旅行到什么时候，她说，可能到孩子上学的年龄就会回国定居，但是，行走不会结束，假期仍然可以

选择走出去。

“我的天性就喜欢行走，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的脚步。有时候在外面累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也想过要结束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但是很快，我又会被未知的世界所吸引，再次踏上令我兴奋和快乐的旅程。”

“在北京，我能注意到的声音，似乎只有路上汽车的隆隆声。但在旅行中，我能听到小鸟的婉转叫声、蛙鸣、清泉流淌的叮咚声、瀑布飞溅的轰鸣声、原野上的风声、淅沥的雨声、脚踩在雪地上的嘎嘎声……旅行如生活，有山穷水尽的困顿，也有柳暗花明的回转。调整计划，知道取舍，懂得收放，便可以从容自如。如果一时冲动，不能保持清醒，那么做出的决定不会是最好的，甚至是不正确的。”

“旅行就像人生。不可预测，但充满惊喜。”

“很长一段时

间，我住在地中海岸边一个小岛的岬角上。美丽、纯净的地中海，一天一个颜色。很多时候，它是七彩的。冬天，漫山的野花开了。春天，金合欢树开出满树的黄花。夏天，木槿、蜀葵、扶郎花……我之所以浪费笔墨回忆这里的花，是因为在这仙境般的海边花园，我常常散步一个多小时，都看不到一个人。而我最想做的，是让我的亲人、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一切。”

（孤山夜雨摘自《北京青年报》2016年8月2日）



50 年前的那次应聘

●[美]麦克·奥利弗 ◎李克红 编译

这是 50 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才 19 岁，居住在伊利诺伊州。约翰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邻居。我家经营着一家杂货店，而他家则完全靠农场里的玉米为生。

中学毕业后，我们都没有上大学，我不满足在家里守杂货店，想去外面闯荡。有一天，约翰非常兴奋地拿着一张报纸跑到杂货店找我，他告诉我报纸上的一则信息：芝加哥的一家电缆公司要招聘三个推销员。约翰约我和他一起去应聘，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第二天就和约翰一起坐火车去了芝加哥。参加应聘的人很多，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轮到我们。首先被考官叫进办公室的是约翰，大约五分钟后，约翰满脸笑容地走出来，他告诉我：“看得出来，他们对我非常有好感，他们说可能会录用我，因为他们觉得我的笑容非常适合当推销员……”

约翰很兴奋，我却开心不起来，因为如果

他被录用了，我被录用的可能性就小了。这时，考官叫到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走进办公室。考官问我：“你都有过什么经历呢？”

“先生，这个问题太好了，我虽然没有上过班，但我家是经营杂货店的，我从小就有和客户打交道的经验。所以我非常有把握能胜任这份工作。”我补充说，“同时我还想向贵公司提议，招聘员工不要轻易以长相来衡量，而应该考虑实际的经验。比如刚才那个人，他根本没有任何经验，他只知道怎么种玉米，他是一个农夫的儿子。”

那个考官点点头表示赞同，他又和我交流了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叫我回去等消息。无论录用与否，公司都会寄通知书给我们。第三天，我果然收到了通知书——我被录用了！我非常开心，我正在想不知道约翰有没有被录用，约翰却已经跑到我家的杂货店里，大声地说：“麦克，我收到通知书了，我没有被录用，你呢？”

“我被录用了。”我说。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约翰说。

我心里涌出一丝愧疚，他没有被录用可能和我有关。我说：“约翰，如果你是一个人去的，可能你就会被录用，但你叫上了我，实际上你为自己增加了一个竞争者，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我当然知道你会是竞争者，但我们是好朋友呀，所以我虽然没有被录用，但你被录用了，我也一样会为你高兴呀！”约翰说。

他越这么说，我越惭愧。对他来说，我是他的竞争者，但更是他的好朋友；而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好朋友，但更是我的竞争者。

此后，我从这里起步，走上了从商之路，后来在威斯康星州创办了自己的电缆公司，现在我已经是在威斯康星州最大的电缆公司的老板了。可是当初的那件事情却让我愧疚至今。我从中领悟到，除了事业、金钱和梦想之外，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友谊。

直到现在，每次想起这件事，我依旧会在心里为当初的做法而默默地说一声：对不起，约翰，我的朋友。



（元月摘自《潮州日报》2016年7月31日，李晓林图）

捉 鬼

天师带徒弟去捉鬼，二人来到一间鬼屋前，天师想考考徒弟，便问他：“你看出什么没有？”

徒弟说：“屋子的大门莫名其妙地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片刻工夫重复了几十次，说明这间屋子进进出出的鬼一定很多！”

天师一巴掌扇了过去，说：“你是不是瞎？就一个鬼，正在那儿用门夹核桃呢！”

别怪我

半夜，老婆把老公踹醒。

老公：“老婆，你干吗？深更半夜的。”

老婆：“看看几点了，要是快天亮我就坚持一下，太冷了，不想去厕所。”

老公看了看时间：“老婆，你还是去吧，才一点多。”

老婆：“哦，那你先穿上衣服。”

老公：“我又不去厕所，穿什么衣服啊？”

老婆：“你不穿，就别怪我了。”

说着，老婆一下子起来，裹着被子去了卫生间。

忙装修

老婆怀了二胎，宝宝胎动得厉害。晚上老婆睡不着，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你说这孩子在里面干啥呢？一直没停！”

老公想了想，回道：“可能因为是二手房，现在正忙着装修吧！”



比 臭

两个室友在宿舍里比脚臭。一个说：“我把鞋脱了，这里的人全跑了。”

另一个冷笑道：“我把鞋脱了，这里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在驾校

那天，我在驾校等着接女友，过来一个教练模样的人和我聊天：“我在驾校这么多年，身边的学员走了一批又一批，心里有点舍不得，毕竟人都是这样……”

我刚要问点什么，见远处有人挥手，他赶忙说：“不说了，教练叫我去练车了。”

说明问题

局长住院，很快被确诊为肝癌。家人安慰他：“你的病不重，很快就能出院了……”局长叹道：“我知道自己患了绝症。”家人面面相觑。局长苦笑道：“过去我打个喷嚏都有人来给我送礼，这次住院却没一个人来看望，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结 账

朋友四人一起吃饭，快吃完时，一个人说：“谁丑谁结账！”

服务员听见了，探头进来问道：“请问你们是要AA制吗？”

买 饼 干

在路边称饼干，实在太香了，我忍不住一边装一边吃，老板看见了，说：“帅哥，我这是小本生意。”

我：“我吃的是我袋子里面的。”

老板：“哦！”

我：“好了，老板，你称一下。”

长 大 了

妻子对丈夫说：“儿童节快到了，人家要买东西嘛！”

丈夫摸摸妻子的头说：“乖，你已经长大了，不能过那么幼稚的节日了，知道吗？”

妻子点点头，笑着说：“嗯，知道啦。从今晚起，我要学着勇敢地一个人睡。”

感 想

老师：“小明，学完这篇《皇帝的新装》后，你有何感想？”

小明：“老师，我觉得那两个骗子可真笨！”

老师：“为什么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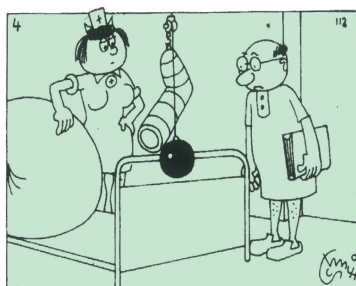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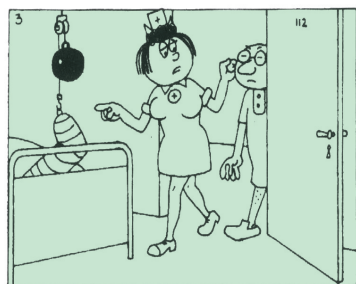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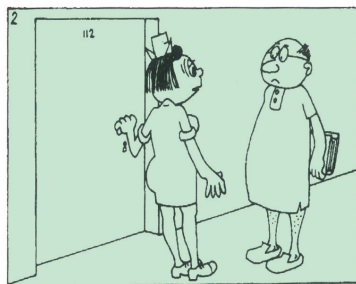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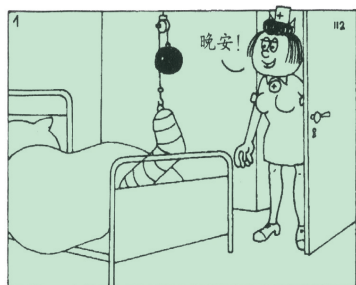
小明：“你想啊，骗皇帝有什么意思，要是我，就去骗公主，骗皇后……”

(梅子、艺凡、忆昔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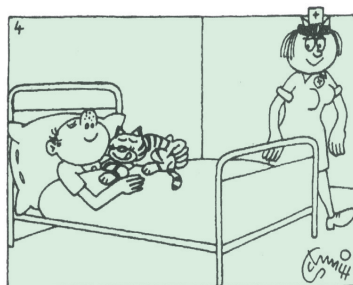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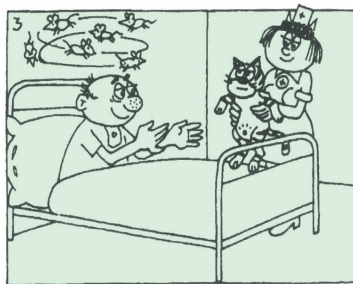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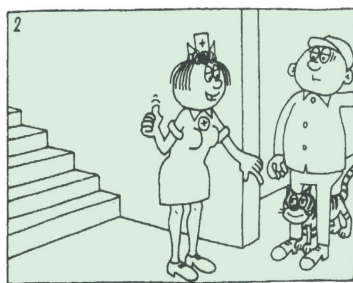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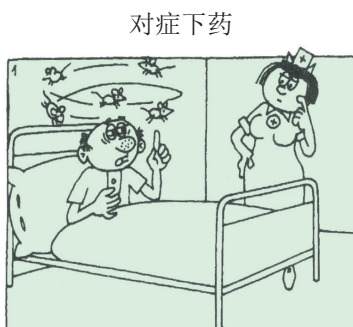


护士莫妮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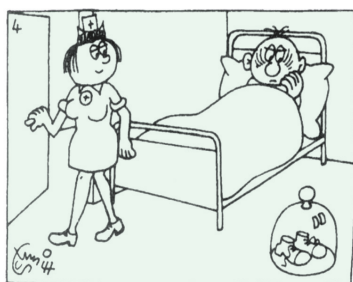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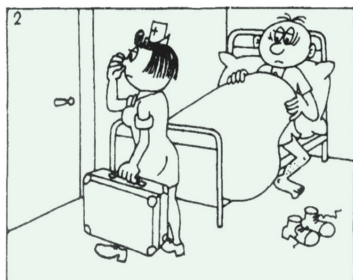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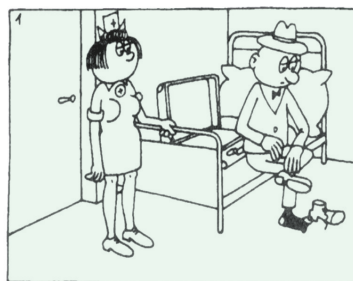
● [德] 施密特



金蝉脱壳



对症下药



臭不可闻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施密特漫画》一书)



上楼时，在电梯里遇到我们这栋居民楼的清洁工，她50岁上下，脸色本来够红润，但被深而粗的皱纹“吃”掉了。我向她打招呼，问她的工作怎么样。她说还可以，但压力山大，比如说，今天一大早，在第11层，她把一摊污水留下的痕迹擦干净了，中午，巡查的主任却说污痕还在，要她马上处理。“你们这一层的住户不错，地面天天都干净。第3层、第8层，唉……”她低着头，一言难尽的样子。我安慰她，说她干得蛮好，我们天天上下楼，看到哪里都清爽，我要对她的主任表扬她。她苦笑着说：“谢谢了，可是，管用吗？他就晓得指手画脚。11层那里，我不是用漂白水刷了又刷吗？”我走出电梯老远，还听见她在嘟囔。我由此知道，这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包干的小区内1号楼和2号楼，就是她走出家门以后的一切。她靠这赚工资。另外，住户随垃圾扔掉的旧书报、纸箱、空瓶罐，她收集起来，卖给废品站，钱也归她。

佛家云：“一沙一世界。”每个人，更是一个世界。清洁女工每天上班，加上惦记老家的儿女，每天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剧，和当建筑工的老公吃晚饭，和乡亲聊天，这些差不

多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她每天早晨5点就开始工作，晚间早睡。她的心情很少起伏，小小世界有如蚕茧，温暖、安宁。她安于这些。换上别的人，可忍受不了那闭塞。

曾在网上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年轻人在日记上写下誓言：1. 坚决每月偷大电瓶



一人一世界

◎刘荒田

40只；2. 一定存钱；3. 不打牌酒（“酒”是“九”之误）；4. 不打老虎机；5. 不买福利彩票。他是偷电瓶车电瓶的专业户，一次失手被抓，警察搜到这本日记，真相大白。日记里还有具体的发财大计：“每月如果偷大电瓶40只，一个月下来的进账是31920元。”小偷也有私密世界，用来幽禁卑污的灵魂，抵御法律和道德，排斥长辈的劝诫、伙

伴的冷眼。作案的后果，如受害者的愤怒、受刑的痛苦，他当然都没有顾及。原来，进监狱之前，他必须先为自己建造心灵监狱，不然他难以心安理得地犯法。

其实，谁都有自己的世界。少数人把他的世界的“圆心”设在法律和道德之外，多数人则相反。备受爱戴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坐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设的监牢27年，出狱以后，他宣称把所有仇恨留在监狱大门之内。一个女子因为男朋友讥笑她新做的发型，而一刀捅死对方。人的见识分高低，品质分优劣，胸襟分阔窄，主要看他自己的世界的“圆心”在哪里，“半径”有多大。“圆心”在良知的辖区，这就是好人的根本。至于“半径”，取决于所接受的教育、所经受的熏陶、所经历的人生，以及先天与后天协同打造的悟性。

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更容易吸纳全人类智慧的精华，行为受良好的规范。

光接受教育还不够，另外一条，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要有理性。认知和行为接受理性主导的公民越多，社会越健全，人际关系越和谐。 (张建中摘自《中老年时报》2016年8月2日，刘宏图)



我的家地处高层建筑林立的商业街，这里有一棵我最喜欢的道边树。某天深夜，我经过那棵树时不经意一抬头，发现它枝繁叶茂，我莫名地被它伸展出的枝条散发的柔和气息所召唤，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抚摸它的树干。

以深夜为背景，在如射灯般的街灯的笼罩下，它的树叶呈圆形，泛着光泽的深绿色显得生机勃勃。“每天都被这大都市的尾气污染，你竟然还这么有精神！”

我看似自言自语，实际上在和树说话。从那之后，每当我经过那棵树时，总觉得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近。

没过多久，在与朋友们到諏访旅行时，我学会了与树木交流，第一次知道如何感受来自树木的力量。

那天一大早，我在鸟居前看到一棵巨大的桦树，具体的树龄已经无从考证。它参天而立，树枝犹如巨大的屋顶伸展开来。树干靠近根部的地方分裂成两股，中间空出来的地方刚好能容纳一个人。

果然是有历史的土地。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身边一位朋友开始上下摇晃手臂，同时手掌不停摆动。

“你这是干什么？”

“这样做，手掌能够感受到来自树木的力量。

你也试试看。”

真有这样的事？我半信半疑地跟着她有样学样。首先把手掌对着树干，如同轻抚一般上下晃动，感觉就像隔着空气抚摸少女的秀发。最初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渐渐地手掌开始感受到一股暖流。接下来我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地摆动双手，那股暖流源源不断地沿着树干传递到我的手掌中来。



树木的力量

◎〔日〕光野桃 ◎胡 菡译

摇摆了一阵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被树干抱紧，于是我试着走进树干分裂成两股之间的部分，将背脊紧贴住树干。我感到暖流包围全身，一直附在肩膀和后背上那近乎麻痹的紧张感逐渐得以缓解。真希望就这样一直待下去。

自从我学会这个方法，但凡遇到有感觉的树，我都会伸出双手，如今已经习惯成自然。此外，普通的小山丘、城市的街心花园和马路边栽种的树都不可被忽视。

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这些树，我会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对着树说：“哎哟，原来你在这里呀！”

（李金峰摘自中信出版社《幸福一生的旅行课》一书，〔日〕安藤广重图）

我曾是与黑夜相识的一个。

我在雨中出门——且在雨中归返。

我走出过城市最遥远的灯火，

我俯视过城市最忧伤的小巷；

身旁路过那巡更的守夜人，

与黑夜相识

◎〔美〕罗伯特·弗罗斯特

◎照 朗译

我低垂双眼，无心细想。

我默然呆立，停下脚步，

当遥远的呼喊来自另一条街，

断续不清，越过屋顶。

但那并非将我召回或是道别；

更远处，在那超凡的高处，

噢，发光的钟悬于天界，

它宣告那时辰既无对，亦无错。

我曾是与黑夜相识的一个。

（彭慧慧摘自豆瓣网）



什么表情 让你在开会时受益

◎ [英] 露西·凯拉韦

在会上倾听他人发言时，你的表情会影响你的利益。茫然、打瞌睡、微笑都会损害你的形象。如果你不是决策者，那么保持“雍容而恼怒”的表情是不错的主意

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同事透露，特雷莎·梅当内政大臣时，在会议上的举止是这样的：“内阁开会时，她就坐在那里，以一种雍容不迫的方式摆出恼怒的神情。”

读到这里，我立刻明白了这位女士是如何当上首相的。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她的策略是何等绝妙——开会时一脸恼怒而又雍容不迫的神情，简直再好不过。高人一等又不显得粗鲁无礼，强大有力又不显得虚伪……着

实令人望而生畏，极富尊贵的气派，简直完美！

在工作场所，坐在会议桌旁听其他人说话时，如何管理自己的神情是个重要问题。一般的企业高管每天平均要花4小时开会，如果有9个人参加这场会议，每个人均分说话时间，那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花费3小时33分钟坐在原地，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某人唠叨，一边打量着那些没说话的同事的脸。这么一想便可知，我们之前似乎一直处于误区。我们一直为了自己讲话时给人留下

何种印象而烦恼，却没花时间去思考我们沉默时给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有一回，别人发给我一张我参加一个小组讨论的集体照，是某位听众拍摄的。两个小组成员都没有看发言者，而且神情呆滞。我看起来有点生气，怀疑地瞪着眼睛，嘴边带着一丝自鸣得意的假笑。人群中只有一个人做对了，他摆出了一副礼貌、怀疑而又好奇的神情。

我问同事，那是不是我开会时惯常的表情，对方坦言，的确如此。这让我深感不安。此前，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开会时的表情太重要了，在这方面绝不能随心所欲。会议上最常见的表情是无聊，至少对那些没说话的人来说常常如此，但这从来不是理想状况。茫然的没精打采会给人一种呆头呆脑的感觉，松弛的面部肌肉让你看起来又衰老、又疲倦。

无聊得打瞌睡是最糟的。20世纪90年代，柯达公司首席执行官凯·惠特莫尔在和比尔·盖茨见面时睡着了，那件事比把公司搞砸更加让他臭名远扬。

开会时低头打瞌睡绝对属于灾难，但一般的点头可能棒极了。9年来，我在公司的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已经花了几百个小时，观看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一些非执行董事点头。事实表明，不同类型的点头能在不同的时候派上用场。讨论的材料越复杂，节奏中等的点头就越能显得你聪明、接



礼宾车司机迟迟不到，我开始感到恼火。在图书促销之旅的紧要关头，经历了长途飞行后，我很疲劳，急着去酒店。终于，礼宾车和司机露面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黑人男子，相貌不善，我决定不去招惹他。

行车途中，这位名叫特里的司机为迟到而道歉，因为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场轻微的交通事故。他问我到洛杉矶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去促销我的新书《为什么你的生活一团糟，你该如何处理》。特里呵呵笑着说：“我用得着这本书。”

几分钟后，我听到特里通过对讲机向调度员报告事故。

“车受损了吗？”调度员问。

“没有。”特里简略地回答。

“你受伤了吗？”这是下一个问题。

“没有。”

一阵沉默后，调度员回答：“你知道，有可能

给你一些补偿。”

我意识到，调度员在暗示特里提出虚假的保险索赔，我等着他的反应。片刻后，他用低沉、冷静的声音回答：“我不假装受伤。”

现在，显然可以做出一个论断：“我不假装受伤”正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生活原则，也是我在职业生涯中始终传授的内容。我为之动容，

拍着特里的肩膀对他说：“你用不着我的书，你是堂堂正正生活的人。”

无论是谁，都会为假装受伤而付出代价。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影响了你真正的实力，使你生活在谎言中。不要扮演弱者，不要假扮受害者，不要为痛苦而寻求回报。要有恢宏的气度，要让内心强大起来。假如你要扮演一个角色，就扮演一个坚强和纯粹的人吧，这会成为你真正的本色。

（月月鸟摘自《新民晚报》2016年8月1日，连培伟图）

我不假装受伤

● [美] 阿兰·科汉

◎ 野牦牛 编译



地气，表明“我正在考虑这件事”的慢速点头也可能很管用。

会议表情的规则和一般的办公室表情规则相反。微笑通常是个好主意，这会让他人感觉更好，但在开会时要避免，因为微笑可能让你看起来不严肃，显得巴结，甚至谄媚。拍马屁有时是必要的，但这种行为有失体面，不宜在公开场合进行。

皱眉在办公室里通常是不好的，但在会议上不可或缺。皱眉暗示你在进行深度思考，能够让你与正在进行的任何决

策拉开距离。更妙的是，它暗示了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眼前的任务由别人来做会更好。

你在会上的表情不仅会影响你的声誉，还会影响你的工作量。表情太过热切会导致人们把不想要的任务扔给你。仔细想想，或许只有特雷莎·梅开会时经常做出的表情——雍容而恼怒——能成功地避免一切额外工作。这就像是在公开宣布：提都别提！

最后还有一点告诫，这种表情只适用于你仅仅是次要角色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会议的时长或内容没有多少

支配权。但如果你是头儿，这些招数就不灵了。这时，雍容还是有用的，但恼怒一般不会起效，因为当你说了算的时候，你推脱不掉责任。

人类并非无法摆脱自身与生俱来的习惯。就拿我来说，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已经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镜子前学着摆出雍容而恼怒的表情。一开始很难，但我不断尝试……天啊，我想我掌握要领了！

（步步清风摘自《青年参考》2016年8月3日，黎青图）



是什么在左右住宅价格

●冯 仑

房地产当中，最贴近我们生活的不动产形式是住宅，而平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住宅的价格。房价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对此做过很多研究，这里给大家一些提示，方便大家参考。

第一个研究方法是看当地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宏观经济的研究，经济成长一般是从人均 GDP 为一两千美金时开始的。当人均 GDP 到 8000 美金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住宅市场会逐渐饱和。中国整个国家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8000 美金了，整体住宅供应量已经饱和，所以近几年大家看到很多城市的住宅逐渐滞销。

第二个研究方法就是看一个城市卖的新旧房子的比例。如果这个城市每天卖 6 套房子，一半是新房，一半是旧房，这就意味着房市接近饱和，北京、上海等很多城市就是如此。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比例，比如说，纽约卖了 6 套房，其中 4 套房是二手房，2 套房是新房，成交的二手房多于新房的时候，这个市场就已经饱和了。目前，国内相当多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都多于新房。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潜力住宅，都在一些“三增长”的地方。

第一个增长是人口增长，因为住宅和人是直接联系的，如果这个地方的人口没有

增长，你买的房子一定会贬值。东北每年有 180 万到 200 万人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所以现在去那儿投资住宅基本上都是赔钱的。

人口增长非常重要，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为什么不降？那是因为北京和上海每年的人口净增长有五六十万人，而深圳已经是过千万人口的城市，现在人口还在增长。北京的朝阳区，光是中央电视台就为它带来了几万人，所以这个地区的房屋租金持续上涨。

第二是积极人口的增长，即要关注人口增长的结构。如果增长的人口全是乞丐、流浪者，当地的房价不仅不会涨，可能还会降。因为社会治安不好，犯罪率高，有条件的人就都跑掉了。

大家知道，硅

谷里都是一些高科技人才，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这些人有的还会创业，既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又能带来收入。这种人口增长，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需求。举个例子，过去是制造业、出口创造 GDP，而现在是服务业、科技创造 GDP。

比如说做煎饼，天津人做了几百年煎饼，却没有一家的营业额超过 1000 万。但是北京有个创业者用互联网思维做





煎饼，公司的市值高达20亿人民币。这个创业者不仅增加了他的个人价值，还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带来了更多的收益。

第三是经济的增长。最近三年以来，城市经济的增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多年以前，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主要靠制造业、基础服务业，是包括原材料、能源在内的传统实体经济。城市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政投入，所以过去的增长表现得更直观，城市越来越大，投入也越来越多。挖煤的人赚钱了，挖矿的人也赚钱了，所有做出口、加工的人都赚钱了。

而现在，这些人都说日子不好过，我就想起了歌曲《新鸳鸯蝴蝶梦》的“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各个行业都是新人笑、旧人哭。“新人”是谁呢？我们叫它“五行业”，俗称“五大美女”——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基因生物、大娱乐大健康，大家知道这五大行业都在奔向高科技。那“旧人”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传统的制造业、矿产、能源。一遍一遍地重复新人笑、旧人哭，这就叫社会进步。

我们的城市经济地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经济地图中，每个二线城市都差不多，大多是卖地、卖矿、出口，但是最近这几年，“五大美女”只活跃于七八个城市，所以这七八个城市的住宅市场有戏。

举个例子，现在互联网公

司的集中度高到什么程度？光看排在前2000位的互联网公司，60%在北京，30%在深圳，10%在杭州和上海，其他的城市没有。但凡有点想法的，就跑到北京去了。

大家看娱乐行业，国内的电影业特别火。但是你们知道吗？现在中国是五大公司控制90%的电影行业，这五大公司都在北京。所以北京美女多，因为电影公司都在那里，所有做明星梦的人都到北京了。

大文化、大娱乐都在北京，基因生物在深圳，而金融服务业，都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未来的整个经济地图都变了，今后的住宅需求高峰就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苏州、厦门、成都等地方，剩下的都是平原。

如果你们以后要买住宅，得到高峰的地方去。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大家能记住的美国城市不超过10个，比如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剩下的也都是平原。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因素能够决定住宅价格。

税收是其中一个因素，如果你买了5套房，想给你的子孙，得赶紧，否则你的小孩可能交不起遗产税。假定这套房子价值1000万，那么需要交300万到400万的遗产税，这套房子才能过户。

国外经常有人因为交不起遗产税，得去贷款借现金，把税交完，拿房子抵押再贷款。这个倒腾过程很累，而且经常没有时间倒腾，如果老人是

12月下旬去世的，转年就得交税。所以很多老人一定要死扛着熬到年初，就是为了给小孩一年的时间倒腾。

如果遗产税、财产税，还有增值税等，使得持有住宅的成本很高，你就不愿意买房了。如果税比较低，比如像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综合的税收大概只有11%，很多人就愿意持有不动产。

第二个因素是汇率，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在海外买房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因为海外房产的产权是永久的，贷款也很方便，很好操作，利息也很低。但是如果人民币贬值，我们出去买东西就觉得贵，可能就不出国买房了，特别对于大城市的高收入人群来说。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预期。一些活跃的经济人口，如果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预期很好，他就会比较积极地置业；如果预期不好，他可能会选择租房，然后在海外置业。而这对于住宅的价格变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王传生摘自
微信公众号“冯
仑风马牛”，王
青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史铁生



七个“是”搞定客户

●郑小兰

德维尔是一家电机公司的推销员。一天，他接到一位客户的电话，电话里客户愤怒不已，说德维尔所在公司销售的电机是伪劣产品，要求全额退款外加赔偿，不然就去起诉。这位客户是德维尔最近才发展的，刚刚购买了公司的第一批产品，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德维尔立即来到那家企业，秘书直接带他进了车间。

德维尔刚跨进车间大门，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那位客户就冲了过来，冲他喊道：“德维尔，你就是个骗子，过来看看你卖给我的这些破烂，都能烫熟人皮了！正常的电机哪能这么烫手？我告诉你，你要立即给我办理退货，不然我就起诉你们！”

原来，企业负责人上午到车间检查，用手摸了一下电机外壳，感觉很烫手，就断定德维尔推销给他的电机质量有问题。

面对这种状况，通常情况下，如果公司的电机没有质量问题，德维尔就应该立即争辩，不能让对方如此污蔑自己，更不能让对方小看了自己。但进行争辩，对方一定也会争辩，双方将失去谈判的可能。因此，德维尔没有选择争辩，思考片刻，他对负责人说：“吉尔斯先生，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如果电机温度过高，就是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需要立即停产，然后给您退货退款，您说是吗？”

吉尔斯两眼圆瞪，表示同意，说：“是的。”德维尔得到了第一个“是”，接下来他还会得到更多“是”的回答。

德维尔接着说：“电机发烫绝不是您凭空说的，我刚才



也摸了一下，确实烫手。您一定看到我摸电机了吧？”“是的，我看到了。”

“吉尔斯先生，向您请教一下，是不是任何电机工作时都会有发热现象？”“是的。”

“但只要发热程度不超过联邦电工协会规定的标准就可以？”“是的。”

“按标准，电机的温度可以比室内温度高出42摄氏度，是这样吗？”“是的，你想

说明什么？”吉尔斯有些不耐烦地反问。

“我刚刚看了车间里的温度计，这里的温度是26摄氏度，对吧？”德维尔继续自己的问话。“是的。”

“好的，吉尔斯先生！车间的温度是26摄氏度，电机的温度只需要高出三十七摄氏度就会使人感到烫手。请问，如果您把手放在五六十摄氏度的水中，会不会觉得很烫呢？”“这个……嗯……是的。”吉尔斯支支吾吾，但也只能同意德维尔的观点。

德维尔笑着对吉尔斯说：“那么，请您以后不要去摸电机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没有问题，您可以放心。”

七个“是”回答下来，吉尔斯已经无话可说，意识到是自己过于鲁莽，险些冤枉了德维尔。

高明的推销员总会从客户认可的角度进行提问，一步步引导客户承认自己对产品的需求。不争辩，引导对方说“是”，不仅是推销产品，也是与人交流必须掌握的一个高招。事实上，吉尔斯正是在德维尔的不断引导下，自己想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余娟摘自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逆思维逻辑》一书，冯煌图）

我喜欢的天气

◎ [巴西] 安东尼·德·梅勒

◎夏殷棕 译

旅行者：“请问今天这儿的天气会怎样？”

牧羊人：“会是我喜欢的天气。”

旅行者：“你怎么知道是你喜欢的天气呢？”

牧羊人：“先生，我早就知道了。你看，我无法总是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便学会了总是喜欢自己所得到的的一切，所以我敢肯定今天的天气是我喜欢的天气。”

是呀，快乐与痛苦的差别，并不在于世事本身，而在于人们对待世事的態度。

（林 涛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物质守恒

◎马亚伟

物质守恒是物理学定律，作家如何表述呢？意大利作家罗大里有首小诗：“做一张桌子，需要木头；要有木头，需要大树；要有大树，需要种子；要有种子，需要果实；要有果实，需要花朵。做一张桌子，需要一朵花。”一切都不会消失，只是换一种形式存在，当然，包括那些逝去的……

（郭旺启摘自《今晚报》2016年8月8日）

邪 正

◎王鼎钧

中国人都知道鸦片的害处，都知道有一种植物叫罂



意 · 林

粟，它的果实可以提炼后制成鸦片。

罂粟花尽管艳丽，可是到底有几分邪气，拿来跟玫瑰或者兰花比较，立刻可以发现它是花果里面的异端，你绝不想把它供在案头或者插在瓶里。

这是一种微妙的感觉，说不清楚，但可以感觉出来。万物之灵凭那一点灵通，可以自然分辨善恶邪正。

（芊 芊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开放的人生》一书）

风平浪静时祈祷

◎夏 清编译

苏格兰北部设得兰群岛有一条一日游线路，一位退了休



的老船长负责运送游客。

一天，船上坐满了年轻的游客，起航前，老船长对着大海祈祷，好多人看到此情此景，禁不住笑出声来。这也难怪，当时天空万里无云，大海风平浪静。

然而，船行不久，狂风大作，波涛汹涌，船疯狂颠簸，游客们被吓得面如土色，有些人开始祈祷，也有人要求老船长跟他们一起祈祷。

老船长说：“我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祈祷，而波涛翻滚之时，我把精力都放在看管好我的船上。”

（宋正怀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8月11日）

熟 悉

◎黄惠子

正值炎夏，我坐在熟悉的街边。人们轻装走过，如年复一年的场景一样熟悉——春日里色彩明艳的花，夏天用井水浸过的西瓜和葡萄，从初秋到深秋喝过的橘皮泡水还有桂花酿，冬季装了满满一箩筐的土豆、玉米与红薯。

因为太熟悉，人们忘记了这些寻常事物还存着时间不曾带走的东西。它们不是诗，它们也不在远方。它们如同天气，或凉爽，或温热，而每一朵云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不留神过去很久。我们依然熟悉，却已想不起原先的样子。

（瓜 瓜摘自《新民晚报》2016年8月3日，（土耳其）谢夫凯特·亚拉兹图）



我要留住这一天 ●冯骥才

在我的私人藏品中，有一个发黄而陈旧的信封，里面装着十几张唐山大地震后一切化为废墟的照片，那里曾是我的“家”。还有一页大地震当天的日历，薄薄的白纸上印着漆黑的字：1976年7月28日。

变得怎么异样？是过于沉重吗？是曾经的一种绝望又袭上心头吗？记得一位朋友知道地震中我家覆灭的经历，便问我：“你有没有想到过死？哪怕一闪念？”我看了他一眼。显然这位朋友没有经历过大地震，不知这种突然的大难降临是何感受。

如果说绝望，那只是在地震猛烈地摇晃的那几十秒钟的时间里。我感觉这次大地震持续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后来我楼下的邻居说，在整个地动山

摇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喊，叫得很惨，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叫。

我的家在唐山大地震中化为一片瓦砾。墙角的一堆砖石差点埋葬了我和儿子。

当时由于天气闷热，我睡在阁楼的地板上。在我被突如其来的狂跳的地面猛烈弹起的一瞬，完全出于本能，我扑向睡在小铁床上的儿子。我刚刚把儿子拉起来，小铁床的上半部就被一堆塌落的砖块压下去。如果我的动作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我紧抱着儿子，试图翻过身把他压在身下，但已经没有可能。小铁床像大风大浪中的小船那般颠簸。屋顶老朽的木架发出嘎吱嘎吱可怕的巨响，顶上的砖瓦大雨一般落入屋中。我亲眼看见北边的山墙连同窗户，像一面大帆飞到深深的后胡同里。闪电般

的地光照亮我房后那片老楼，它们全在狂抖，冒着烟土，声音震耳欲聋。然而，大地发疯似的摇晃不停，好像根本停不下来了，我感到楼房马上要塌掉。睡在过道上的妻子此刻不知在哪里，我听不到她的呼叫。我感到儿子的双手死死地抓着我的肩背。那一刻，我感到了末日来临。

但就在这时，大地的震动突然停止，好像列车的急刹车。这一瞬的感觉极其奇妙，恐怖的一切突然消失，整个世界一片漆黑，没有声音。我赶紧踹开盖在腿上的砖块跳下床，呼喊妻子。我听到了她的应答。原来她就在房门的门框下，趴在那里，门框保护了她。我忽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就像从地狱里逃出来，第一次充满强烈的再生快感和求



生渴望。我大声叫着：“快逃出去。”我怕地震再次袭来！

过道的楼顶已经塌下来。楼梯被柁架、檩木和乱砖塞住。我们拼力扒开一个出口，像老鼠那样钻出去，并迅速逃出这座只要再一震就可能垮掉的老楼。待跑出胡同，看到街上全是惊魂未定而到处乱跑的人。许多人半裸着。他们也都是从死神手缝里逃出的侥幸的生还者。我抱着儿子，与妻子跑到街口一个开阔地，看看四周没有高楼和电线杆，比较安全，便从一家副食店门口拉来一个菜筐，反扣过来，叫妻儿坐在上边，说：“你们千万别走开，我去看看咱们两家的人。”

我跑回家去找自行车。邻居见我无外裤，便给我一条带背带的工作裤。我腿长，裤子太短，两条小腿露在外边。这时候什么也顾不得了，活着就是一切。我跨上车，去看父母与岳父岳母。车子拐到后街上，我才知道这次地震的厉害。窄窄的街面已经被震得扭曲变形，波浪般一起一伏，一些树木和电线杆横在街上，仿佛刚遭遇过炮火的轰击。供电全部中断，街两边漆黑的楼里传出呼叫声。多亏昨晚我睡觉前没有摘下手表，抬起手腕看看表，大约是早晨4点半。

幸好父母与岳父岳母都住在一楼，房子没坏，人都平安，他们都已经逃到比较宽阔的街上。待安顿好长辈，回到家时，天已大亮。这时，我们才彼此发现，我们的脸和胳膊全是黑的。原来地震时从屋顶

落下来的陈年灰尘全落在脸上和身上。我将妻儿先送到一位朋友家，这家的主妇是妻子小学时的老师，与我们关系甚好。我又急匆匆跨上车，去看我的朋友们。

从清晨直到下午4时，一连去了16家，都是平日要好的朋友。此时相互看望，目的很简单，就是看人出没出事，只要人平安，谢天谢地，打个照面转身便走。我的朋友们都还算幸运，只有一位画画的朋友后腰被砸伤，其他人全都逃过这一劫。一路上，看到不少尸首，身上盖一块被单停放在道边，我已经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样还活在这世上的。中午骑车在道上，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拦住，他们是来自医院的志愿者，正忙着在街头设立救护站。经他们告知，我才知道自己的双腿都被砸伤，有的地方还在淌血。护士给我消毒后涂上紫药水，双腿花花的，我看上去很像个挂了彩的伤员。

这样，在路上再遇到的朋友和熟人，他们得知我的家已经完了，都毫不犹豫地从口袋掏出钱来——不要是不可能的！他们硬把钱塞到我借穿的那件工作服胸前的小口袋里。那时的人钱很少，有的一两块，多的三五块。我的朋友多，胸前的钱塞得愈来愈鼓。大地震后这天奇热，我跑了一天，满身的汗，下午回来时塞在口袋里的钱便紧紧粘成一个硬邦邦、拳头大的球儿。掏出来掰开，和妻子数一数，竟有71元。我被深深地打动！当

时谁给了我几块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30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那些名字，却记得人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而且知道这财富藏在哪儿，究竟什么时候它才会出现。

画家尼玛泽仁曾经对我说：“在西藏那块土地上，人生存起来太艰难了。它贫瘠、缺氧、闭塞，但藏族人靠着什么坚韧地活下来呢？靠着一种精神，靠着信仰与心灵——个人对信念的恪守和彼此间心灵的抚慰。”

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大地震后的第三天，我鼓起勇气，冒着频频不绝的余震，爬上我家那座危楼。我惊奇地发现，隔壁巨大而沉重的烟囱竟在我的屋子中央，它到底是怎样飞进来的？然而我首先要做的，不是找寻衣物。我已经经历了两次一无所有。我对财物有种轻蔑感。此刻，我只是举着一台借来的海鸥牌相机，把所有真实的景象全部记录下来。此时，忽见一堵残墙上还垂挂着一本日历，日历那页正是地震的日子。我把它扯下来，一直珍存到今天。

我要留住这一天。人生有些日子是要设法留住的。在这种日子里，人总是在失去很多东西的同时，得到更多——关键是我们能否看到。如果看到了，就会被改变，并因之受益一生。

（孤山夜雨摘自《中国妇女报》2016年8月7日，李晨图）



你觉得什么样的征友广告能成功吸引最多人的回应呢？

我们请所有参加闪电约会实验的人写一则20个单词左右的简短征友广告，随后把广告拿给100位男士和女士去看，并请他们说明最有可能回应哪些广告。

我仔细阅读了收集到的征友广告，发现每个人在描述自己时使用的字数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描述理想对象时使用的字数相差不大。

我用这两组数字算出了一个“自己对他人的百分比”。最极端的是在广告中只说想找什么样的异性，而几乎不谈自己的情况，介绍自己所占的百分比接近于零。我将这类广告称为“一切都为你”型，举例如下：

深色头发，27岁，希望对方亲切、浪漫、积极主动，会关心人，愿意冒险。

比较中庸的广告是用大致相同的字数形容自己和理想的对象，介绍自己所占的百分比大概是50%。我将这类广告称为“关于我们俩”型，举例如下：

一个随和的人，富有幽默感，喜欢运动、旅游、喝浓咖啡、外出就餐，寻找有创意、风趣、阳光、快乐、有魅力的女孩共度漫长的夏夜。

另一种极端的广告将焦点全部放在了自己身上，介绍自己所占的百分比接近100%。我将这类广告称为“一切都是我”型，举例如下：

聪明、风趣，喜欢健身，不抽烟，歌手兼词曲作者，喜欢看侦探片、搞笑片和美式喜剧，喜欢在阳光明媚的沙滩上漫步。

接下来，我查看了每则广告自我介绍所占

的百分比与愿意回应此广告的人数之间的关系。只有很少的人表示会回应“一切都为你”型的广告，“一切都是我”型广告的表现好一丁点，只有“关于我们俩”型的广告被证明是最成功的。结果显示，如果将“描述自己”和“描述对方”的字数控制在7:3的比例，就有可能吸引最多的回应。

我们还询问了参加实验的100名嘉宾，请他们评估哪些广告最有可能吸引异性的回应，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有一则广告如下：

一个身材高挑、喜欢运动的男人，追求时尚并富有幽默感，寻找苗条或中等身材，富有幽默感，喜欢汽车、音乐、服饰和拥抱的女性。

大约11%的女性表示她们会回应这则广告，而男性表示他们觉得应该有15%的女性会回应。相对而言这还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

我们发现男性总能准确地进行预测。总体而言，男性预测的准确率平均高达90%。

女性的预测为什么不准？或许从针对女性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端倪：她们认为男性只

对女性的身体特征感兴趣。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评论：“他们只对一事情感兴趣。”“只对两件事情感兴趣。”结果显示，男性可能并不像女性想象的那样肤浅。

无论如何，对使用征友广告的女性来说，这项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如果你想要吸引到足够多的追求者，那就找名男士帮你写征友广告吧！

（珠 珠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怪诞心理学》一书，喻 梁图）



征友广告

● [英] 理查德·怀斯曼

◎ 路本福 译



家庭主妇无所不能

●毛丹青

平时遇见的日本家庭主妇，单是她们闲聊的内容，就足以让人拍手叫绝。这儿先拿三个实例说说。

煮饭用的电饭锅不只是用来煮饭：先把米淘好，放够水，然后放进一个鸡蛋，再用锡纸包一个白薯。这样一来，等饭煮好了，煮鸡蛋和蒸好的白薯一齐出锅，既省电又“一锅多得”。

酒店一般都有浴帽，把这个拿回家可以代替保鲜膜。因为浴帽的周边有松紧带，如果把新鲜的蔬菜放进一个盆里，然后用浴帽盖好，储存到冰箱里头，松紧带并非那么严丝合缝的特点恰恰是透气、保鲜的绝妙之处。

第三个实例有点儿神。我们去超市买菜，结账后都会拿到一张购物清单，这一般是收款机自动打出来的。这张十分普通的购物清单拿回家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日本家庭主妇是这样介绍的：“我把购物清单贴在冰箱上，每次用完了肉呀、菜呀，我都会用笔画掉。比如今天

用了洋白菜，我就会在购物清单上的‘洋白菜’上画一道黑线，表示洋白菜已经用完了；鱼用完了，我就会在‘鱼’上画一道黑线。”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问。

她笑道：“能减少打开冰箱门的次数，省电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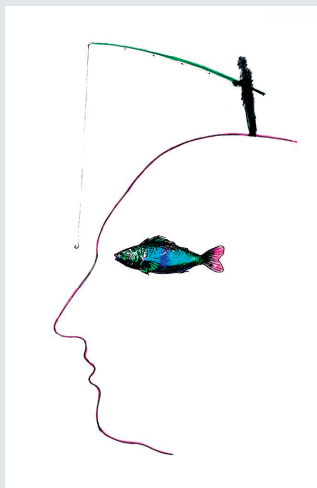
听了日本家庭主妇的话，我实在佩服她们的智慧。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光是我能记住的就差不多有上百条。如果把这些日本主妇的智慧归拢到一起，编一本实用书，说不定能在中国畅销一把。

（余娟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狂走日本》一书）



重要的一手

●张炜



一位大作家的弟弟，想学习哥哥写作的窍门。哥哥让他一同出海钓鱼。

钓了好多天的鱼，弟弟烦了，问哥哥：“你不是要教我写小说吗，可你一点都没有教。”

哥哥说：“那现在开始教吧。我问你，你在钓鱼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最激动？”

弟弟说：“钓到大鱼时。”

哥哥摇头说：“我的意思是，在钓到大鱼的整个过程中，哪一会儿最让你激动？”

弟弟仔细回忆着。

哥哥启发他：“你想想，是鱼猛地一咬钩子的时候，还

是往上拽、用棍子打它头的时候？还是把它装到网里，它乱跳乱蹦的时候？”

弟弟想着，说：“当它咬到钩子，鱼线猛地绷紧，就在绷紧的那条线上，一溜水珠往下掉的时候，我最激动。”

哥哥说：“你懂得怎样写作了。你就写最让你激动的那一溜水珠，写好写细，那是最扣人心弦的一刻，抓住它，其余的也就好办了。”

弟弟后来回忆说：“哥哥教会了我最重要的一手。”

（张秋伟摘自作家出版社《歌德之勺》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什么是民国范儿 ●许纪霖

什么是“民国范儿”？在我看来，“民国范儿”的第一个特点是“纯真”。近代中国历史当中有一所独一无二的大学，就是只有八年多历史的西南联合大学，但是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造就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00多位两院院士，以及众多的学者、大师。西南联大如今已经成为神话，也可以说是绝唱。我到台湾去，台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读台湾版的《青春之歌》——鹿桥创作的长篇小说《未央歌》。这本书我后来买来读了几页，有点儿看不下去。小说写的就是西南联大学生的生活，但小说里的人实在太纯真了，纯真得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儿失真。究竟是小说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我想了半天，发现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太复杂，心思也被磨砺得太复杂，人际关系更复杂，已经不能欣赏，也难以想象曾经有过的纯真年代。而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非常纯真的东西。战争年代，前方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读书，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他们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

洞里去，但是他们的心态非常安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他们的战场就在学术岗位上。在战争环境里面，这些学术大师写了很多经典著作。

“民国范儿”的第二个特点是“德行”。在左翼知识分子那里，有一段著名的传奇。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教书期间，与他的学生杨之华相恋。杨之华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出名的美女，已经有夫之妇，但夫妻感情并不好。秋白陪之华去浙江与她的丈夫沈剑龙谈判，竟然相谈甚欢。最后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出三则启事：第一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第二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第三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传奇，有后人编造加工的成分，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凡夫俗子的时代，你要编个传奇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样的素材，没有了这样的故事。

“民国范儿”的第三个特点，我称之为“趣味”。民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



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风气有关。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不是世袭的，而是上下流动的。但钱穆先生指出，不同阶层间有流品之分。这个流品，就是文化的分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民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对流品的追求。许多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其人文修养远在今日的文科教授之上。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古典文学修养，连王元化先生都非常称赞。民国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在北大开的课，既有古希腊哲学，也有印度哲学和佛教，还有中国的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他的学生张岂之说：“汤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就像中国哲学，讲的西方哲学就像西方哲学，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勉强之处。”汤先生提出“融汇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这些“新派中的旧派”的文化态度。

“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特点是“尊严”。知识分子守护的最核心价值，乃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把人视作目的，而不是工具。人最可贵的一是生命，二是尊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社会，首先要尊重人的生命，但更重要的是尊重人的精神尊严。前两年南京大学学生创作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讲的是抗战期间发生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请三位教授去吃饭，三位教授中一位是对蒋介石有看法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位是清高的逍遥派，一位是很有政治欲望的保守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算盘，想去赴宴，又怕被人说闲话，因此很纠结。到底给不给蒋公一个面子，形成了一台戏。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天子呼来不上船”。1944年教育部给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颁了最高学术奖。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他是有傲气的，他讨厌

“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行政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民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人的尊严和士的气节。

当我这样称颂民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有人不以为然，说：“难道民国没有烂人吗？你看钱钟书写的《围城》，那个三闾大学就是他曾经任教过的蓝田师范学院，不是有好多庸人、烂人吗？”的确，每个时代都有俗儒、烂人——《儒林外史》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物，不都是俗儒吗？但是比较不同的时代，不是比烂——烂人任何时代都有，而是比高度、比风气。民国时期的确有很多庸人和烂人，但是那个时代有一批卓越之士，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最重要的是，这些“民国范儿”主导了士林的风气，让那些庸人、烂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真君子在那儿，有好风气在那里，所以学界比较正派。

（苏童摘自中信出版社《何以安身立命》一书，李晨图）

时光慢慢流逝

◎〔美〕鲍勃·迪伦 ◎周公度 译

山中的时光静寂缓慢，
我们坐在桥畔，在泉水边散步，
追寻野生的鱼群，在溪水上漂浮，
当你置身尘外，时光静寂流逝。
我曾有个心上人，她娇小、美丽，
我们坐在她家的厨房里，她妈妈做着糕点，
窗外的星辰闪烁高悬，
时光静寂流逝，当你找到你的心爱的。
不是没有理由搭一辆货车去小镇，
不是没有理由再去那集市。
也不是没有理由再来来回回，
不是没有理由去每个地方。
白日的时光静寂缓慢，
我们注视着前方，努力不使之偏向，
就像夏日的红玫瑰逐日盛开，
时光静寂流逝，永不复返。

（丁丁摘）



引进的良种奶牛



堆积的牛粪



把牛奶倒入地沟

为啥要荒废五年

●张珠容

十年前，日本一个名叫前岛启二的人走进中国山东省东部的莱阳市，租下 1500 亩（等于 1 平方千米）地，开始了他的耕种生涯。

前岛启二精通中文，可在莱阳人看来，他只是个“语言通”，不是个“中国通”。怎么说呢？因为前岛启二的种地方式简直“逆天”。1500 亩地，他仅仅带几个日本农民去耕种，且这几个人就干了几天活——他们把地铲平之后，就开始四处转悠，再没动一下锄头。地里的野草在一天天疯长，莱阳农民看着心疼，却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和前岛启二签了 20 年的租赁合同，这 20 年，土地完全由前岛启二支配使用。

1500 亩地整整荒废了五年。到第六年春天，前岛启二终于有所行动。但他的一系列行动，看起来是一个接一个的笑柄。他引进 1800 头荷兰良种奶牛，散养在耕地上。散养时间久了，牛粪堆积成山，臭味弥漫四周，前岛启二他们

却一句抱怨都没有。当这批奶牛开始产奶时，前岛启二就成天拿一堆仪器检测牛奶。那时他检测完牛奶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指挥手下的农民把一桶桶鲜奶倒到事先挖好的地沟里。

之后，他们陆续搭建大棚种植小麦、芦笋、玉米和草莓等作物。对于这些作物，前岛启二不施化肥，全用牛粪堆肥；除草不施除草剂，而是用手拔；农药极少打，偶尔用，也需由专家指导。因为始终坚

持这几个种植原则，前岛启二一直只投钱，不赚钱，亏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他们第一年种出的小麦，亩产量不到莱阳当地村民平均产量的一半。有一年，他们不打农药的玉米地遭受了严重的虫灾，人们看到成千上万只虫子爬过田埂……前岛启二的种地方式，人们根本就看不懂。

但是，又一个五年之后，前岛启二耕种的这片地的产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们养的奶牛产出的牛奶，每升售价 22 元；他们种植的甜玉米，不大的两个售价 15 元；他们种植的草莓，每公斤售价 120 元……最关键的是，价格如此高昂的牛奶和果蔬作物，根本供不应求。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个非常诱人的统称，叫“绿色无公害食品”。所以，每天大家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商人从北京、上海和青岛等地赶来找前岛启二，催他快点发货。

这个时候，前岛启二的来历，以及他带头干的许多“傻事”，人们开始有兴趣去追根



改善土质后产出的绿色无公害食品



掐指一算，我已有十五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整整十五年啊！人生有几个十五年？

一想到母亲，我的心就如刀绞般疼痛。十五年了，母亲，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您。

十五年前，因为母亲不习惯跟我待在城里，我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月最后一周的周末回家。每次我回家时，母亲都会早早地在村口榕树下等我。有一次，我因为临时有急事走不开，母亲一直等到晚上。后来我跟母亲说：“我现在已是领导了，身不由己了，那个规矩就废了吧。”母亲的头像鸡啄米似的点着，她牵着我的手说：“只要你没事就好，我在电视上能看到你。”

离村口越来越近了，我的脚步却如灌了铅般越来越沉重，远远看见村口的大榕树依



无 期

●朱红娜

旧枝繁叶茂，母亲瘦小的身影在浓荫处缩成一团，朝路边张望着，我揉揉眼睛，母亲的脸庞越发清晰。母亲等了我多久？她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我快步走向前去，原来，那身影是一根朽木。

在村头我遇见三叔，三叔从前硬朗的身板已佝偻，眼神混沌，牙齿脱落。

“回来了？回来就好。”三叔面无表情。

三叔带我去见我母亲。

我跪在母亲面前，想跟母亲说十五年积攒下来的话，却只说了一句：“妈，对不起……”我的话就哽在喉咙里，再也出不来，泪水却像决了堤的水，汹涌而出。

我在母亲面前跪了一天一夜，求母亲原谅，母亲却一直沉默不语。母亲无法原谅她的儿子，因为母亲在十五年前我出事的那一天已含恨离世。

今天我出狱了，才知道亲情的牢狱是无期的。✿

（小童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8月1日，连国庆图）

究底了。

前岛启二何许人也？他其实是日本企业朝日绿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来莱阳耕种，是受日本的三家大公司的委托，专做循环型生态农业。

中国这么大，为什么选中莱阳的地？前岛启二说：“因为莱阳远离工业区，土地肥沃，水也没有被污染，能种出真正健康的农作物。”

为什么要让耕地野草疯长，荒废五年后才开始种植？前岛启二说：“日本有句古训，‘种植之前先做土，做土之前先育人’，虽然莱阳土地肥沃，但受到化肥和农药的影响，土地已退化，所以我们必

须让它自由自在‘长’五年，才能改善土质。”

奶牛产出的一桶桶白花花牛奶，怎么就舍得倒掉？前岛启二说：“我们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我们只卖最高标准的牛奶。”

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这种种地方式不是在糟蹋土地吗？前岛启二说：“施用化肥和农药是为了增产，但采取这种做法，农产品是增产了，土壤却在板结、盐化，严重退化。之后，种植出的农产品质量就一年年下降。这样的恶性循环与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相比，哪个才是糟蹋土地？”

人们问，前岛启二就答。最后，前岛启二把所有的回答归结成三个字：顺天收。

“什么叫顺天收？就是始终坚持与自然之道相符，让种植模式符合自然和生态的规律。以这样的方式，种出的农产品不仅高质、安全，为所有人接受，更保护了环境，最终实现土地种植良性循环。”前岛启二说，“就拿荒废土地五年这事来说吧，一块地被荒废了五年，但五年之后，它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那么，荒废这件事就具有极大的意义。”✿

（元月摘自《智富时代》2016年第8期）



底层情话

● 从维熙

今年年初，我收到一个寄自江西农村的快递邮包。我十分惊愕，因为江西没有我的亲友。打开包裹一看，是一块腌肘子。查看快递单，寄件人叫吴成丰。就在同一天，我去值班室取报纸的时候，值班人员又递给我一个包裹，说是一个湖南女孩送来的，上楼找我，见我不在，便把包裹放在这儿了。我打开一看，是两条湖南产的鱼干。

这两件意外的事儿，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快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来自遥远南方的情意，赠物人都是年轻的打工族。

给我送咸鱼干的女孩，是我们楼下餐馆的服务员，想必是她春节回乡探亲归来，给我带了家乡特产。平日，我常到

这个小餐馆独饮，随手带去的报纸或刊物，看过便顺手送给她。她是来自湖南岳阳地区的高中生，为谋生到北京来打工，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我想，给她一些报刊能让她与文化相伴，聊以充实枯燥而单调的生活。城市生活五光十色，每天充满各种诱惑，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清纯女孩，好的读物还可以成为防腐剂，让她在奋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我想，她送来的家乡特产，可能是对我的一种答谢吧。

通过邮政快递送来猪肘子的是打工者吴成丰，他在邮件附言栏中说，年底家里杀了一头肥猪，寄来刚刚腌好的猪肘，让我尝尝鲜。我想，农村生活相当清苦，杀上一头猪过年，怕是他们一家人新春时节

最大的享受了，我怎么能接受这沉甸甸的馈赠呢。但是东西已经寄来了，退回去，无疑会伤他的心；不退回去，那猪肘子让我和妻子如何下咽？妻子想出了一个办法，按快递单上的地址给他家寄去200元钱，我俩忐忑不安的心，这才算安定了下来。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那200元钱又被寄了回来，吴成丰在汇款附言栏里写上了这样的话：“老师，你们关心过我的冷暖，给我精神上的火光。我家虽然很穷，但不能花你们的钱。”我和妻子都愣住了。

吴成丰是装修队里的一个油漆工，我和他的相识，缘起于去年冬天他为我粉刷书房。那是一个北风呼号的日子，室外温度已然降到了零下10摄



氏度，妻子看见小吴只穿着一件单衫，出入于楼内楼外搬运涂料，冻得直流清鼻涕，便把我的一件羊毛背心送给了他，让他立刻穿在身上。这个小吴当时挺惹我生气的，他说他不冷，死活不肯收下这件暖身之物，直到我发了脾气，他才把毛背心穿在了身上。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我觉得这个小青年的自尊心强得有点出格，内心深处似乎对社会有某种仇视。于是，我主动找他聊天，他对我倾吐的话，让我对打工族生活之艰辛，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原来，小吴为谋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曾受过工头的蒙骗，遭遇过路人的白眼，在广州打工期间，还被人打断过肋骨。最让我想象不到的是，他还是个文学迷——他给我带来了他写的两本厚厚的杂记，其中有古诗摘抄，有对当今诗词的针砭，有对为富不仁者的嘲讽，有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如用文学的标尺去丈量，这些胡涂乱抹的文字还远在文学的门槛之外，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有个性、有理想的青年。

我与他聊写作，谈人生。有一天，我特意到民工们同住的屋子里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一些稿纸和几本书。有我初涉文学时的感悟《文学的梦》，有我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龟碑》。在《文学的梦》的扉页上，我特意把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小说《名利场》中的经典之句送给了他：“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

笑。”我说：“这几句人生格言曾给我生活的勇气，现在我转赠给你。”记得小吴读了这几句话后，立刻对我说：“这对我太重要了，谢谢你，从老师！”

我的书房装修完毕时，已然接近年底。他回江西老家过年之后，便有了腌猪肘子“飞”到我家的事儿。我曾问过自己：那么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行善行得过来吗？不要说我一个文人，就是政府的民政部门，怕是都难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而我的信条是，只要让我碰上了，就不能视而不见，要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温暖。

我又想起十年前，家里进行过一次装修，九只来自湖北的“九头鸟”，一下子飞进了我的家。说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解，我有时与他们同吃，有时晚上还挤在他们之中，与他们一块儿看电视直到夜深。我这种十分随意的态度，反而让那些“九头鸟”有点不好意思了：

“您老不怕我们脏？很多涂料味道是很难闻的！”

“您老听湖北话是很费劲的，为什么还爱听？”

“您老是不是在体验生活，准备拿我们做模特？”

“我们走了许多城市，还没有见到过您老这样的人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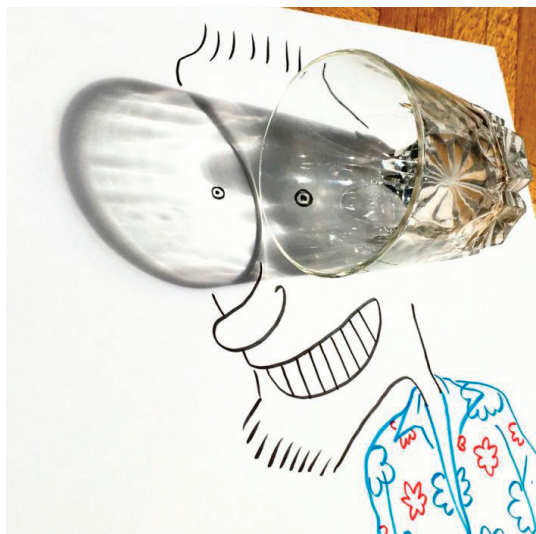
当时正是夏末秋初，我让他们轮换着到我家里来洗澡。他们中有人病了，我的妻子还尽她医生的天职，为他们打针，让他们服药。我记忆中最

难忘的一天，是那年的国庆节，我和“九头鸟”一起喝酒，状若长者与晚辈共欢，还与他们一起拍照。后来我把冲印好的照片，分别送到他们每个人手中。感情交流到此还不算结束，我通过媒体将他们的照片发表在这群湖北娃的老家——黄冈地区的报纸上，让他们的家乡父老都能看到他们的娃儿在北京的生活情况。后来，当这几只“九头鸟”飞到别的城市打工，有的会给我来信，有的路过北京时会给我送来当地的土产，见面后我也一定会把他们留下来，在碰杯中享受与上层酒宴迥然不同的底层之乐。

仔细推敲起来，这似乎是一种精神上的本能，不仅与我出生在农村有关，更与我后来经历过二十年的底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经历过苦难，知道苦难的沉重；我遭遇过别人的白眼，知道白眼丰富的社会内涵。如果今天的我突然变成只会向上看天，而不会向下看地的“势利眼”，那就是我精神的解体和灵魂的堕落！

和这些底层百姓的交往，让我时刻铭记：哪怕是看似最不光鲜、微不足道的一群人，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细腻美好的情感，他们的内心充满着爱，他们也需要他人的关怀，他们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可爱。但愿城市中的文化人都能“向下看”，更多地关注这些打工族的生存状态。 🌿

（欲何依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5日，李小光图）



和影子玩耍

● [比利时] Vincent Bal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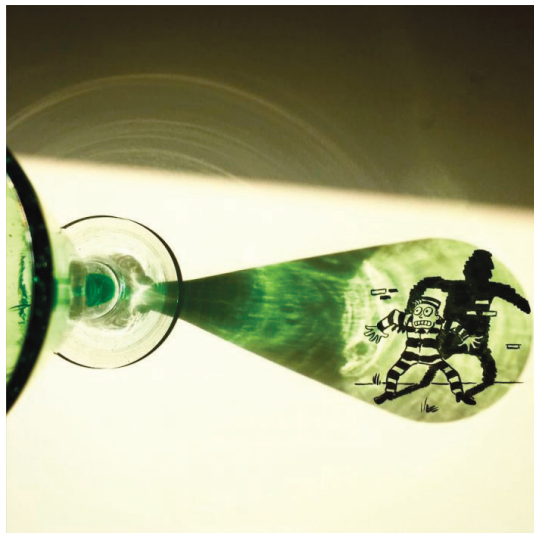
◎ yvette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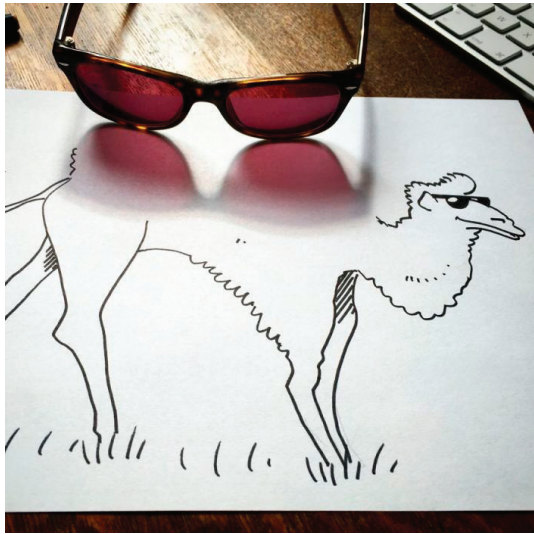
Vincent Bal 是一位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电影导演。

2015年4月，Bal正在埋头写新的剧本，偶然间抬头，发现自己的茶杯投射在纸上的影子非常有意思，于是他顺手加了几道线，几下子就描摹出一头大象。

Bal拿手机随手拍了张照片，发到“脸书”上。谁知这一分享引起了大量的转发，网友们非常追捧他的创意。于是Bal决定每天都尝试拍一张影子的趣图，将自己的创意和大家分享。

摘自：凤凰艺术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杨念群

一直有一个说法，日本人“二战”后打死都不承认对邻国进行了殖民侵略，还觑着脸说自己是拯救东亚的英雄，否则东亚诸国早就变成西方魔爪下的冤死鬼，所以阁僚们故意年年到靖国神社拜鬼作秀，刺激得中国和韩国两国外交部每年都得出来谴责一番，非得出口恶气才算罢休。

缘何如此？原来都是当年美国人给惯出来的，老美因为执意不给天皇定罪，放虎归山，没有天皇这样的总后台认罪，这才惹得日本政府高层肆无忌惮地如此胡闹下去，毫无悔改之心。

前几天看了一部美国拍摄的新片《天皇》，讲的正好是在东京审判前如何给天皇定罪的故事。片子声称据史实改编，主角拉斐斯将军和麦克·阿瑟上将用的都是真名实姓，这自然会吸引观者的好奇，大家都想看看美国人到底怎样解读这段世人皆知的历史。

拉斐斯将军被派下的任务看似简单，就是搜寻天皇发动战争的罪证。他开始自信满满，办公室里贴满了与天皇联系密切的臣子照片，宛若一张蛛网，然后按图索骥，一一寻访，结果却令人失望，一次次铩羽而归。最后逼得他独闯战后仍被视为禁区的皇宫，与首相当面对质，想方设法挖出天皇发动战争的证言，结果仍是徒劳无功。这让他感到困惑、焦虑，审判的时间一天天临近，在毫无定罪线索的情况下，拉斐斯将军却意外找到了可以赦免天皇战争罪责的证据，那就是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天皇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发布投降诏书，提前结束了战争，甚至为此付出了皇宫被激进士兵冲击洗劫，他本人险遭不测的代价。

当时，宣布投降的录音已经录制，被藏于宫中，激进士兵为阻止录音播出，拼死突袭，杀进了宫内，天皇躲进地下室才幸免于难。当

然，仅据此作为赦免天皇战争罪责的理由显然还不充分，拉斐斯在走访过程中才真正了解到，“天皇”绝对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位子，而是凝聚日本文化的精神象征，与日本上千年历史的演变密不可分。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几近疯狂，如果给天皇定罪，捣毁神庙，就如杀父弑母，虽然表面只是摧毁了祭拜的偶像，但必然引起民心大乱，甚至会遭到全国性的抵抗。如此下去，日本不但不会杜绝战争，相反会重新陷入灾难，满目疮痍的日本要想重建将无可能。这种基于文化而不是单纯政治的考量最终说服了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天皇因此得以在东京审判中受到免责的待遇。





天皇被赦到底对日本战后重建作用几何？是否应为日后的军国主义复活埋单顶罪？这些问题肯定见仁见智，很难辨别清楚。东亚国家政体变革，皇帝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到底要不要保留，一直是道难解的怪题。中国当年搞“新政”，革命党和立宪党吵得没完没了，重点也聚焦在皇帝的去留问题上。其实在晚清，这个问题是被开放讨论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立宪党人如梁启超和杨度，想法和拉斐斯将军有点相似，他们都认为，皇帝的位子可以虚置，甚至皇帝的肉身是谁也无关紧要，皇帝只是个符号而已，但这个符号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个符号，大清就会分崩离析。这话不幸被言中，辛亥革命后的多年战乱实际上就与中国缺乏一个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核心有关。

按立宪党的设计，在皇帝这项大帽子底下正好可以开开小差，拿皇帝当幌子无论干出多么出乎意料的勾当都名正言顺，既可以玩民主，也可以搞立宪，最后把皇帝架空就是了。这个“君主立宪”的设计现在看来并非没有道理，说明立宪派比革命党对大清历史更了解。大清立国，满洲皇帝不是如以往那样只是汉人的主子，大清的特色的以异族身份总揽寰宇，疆域一统，包打天下，皇位起的是多民族黏合剂的作用，这与仅由汉人当皇帝的王朝显然不同。大明的疆域窄得可怜，且军力孱弱，所以大明立国总是强调汉人文化的特性，警告汉人必须和“野蛮人”保持距离，这完全是出于自尊心的考虑。

与明朝皇帝正相反，大清皇帝如乾隆爷却是满脑袋的头衔挂不过来：他既是满人的主子，也是汉人的君主，还戴着名誉蒙古大汗和藏地大喇嘛的帽子，有点像如今流行的“名誉主席”之类的称号。这些可不光是供自己显摆的虚衔，它是一种凝聚不同民族的向心符号，有吸引各族归附的魔力。所以，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几任皇帝都比汉人皇帝劳累，他们要不断迁徙办公地点，除了在紫禁城听政外，每年夏天要搬到夏宫避暑山庄，一路还行围打猎，浩浩荡荡走上几周，到了避暑山庄后还要大摆筵席，宴饮不断，招待各部前来朝贡的藩王统

领。夏宫地点故意选在靠近北方的地区，目的就是显示自己与蒙古等藩部的亲近之意，消除的就是“汉人”与“蛮人”的对立。

晚清变革，立宪与革命两党互不相让，立宪党正是看到大清皇帝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才坚持走君主立宪之路。革命党则相反，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旧旗号，正是当年流窜江南的叛逆会党玩剩下的东西。特别是在未来民国应该统治多大地盘上，革命党人更是捉襟见肘，完全不能自圆其说。比如革命党元老章太炎就说，打倒大清皇帝后中国的疆域面积就是明代的疆域范围，这就意味着许多地方似乎都被隔离孤立出去，自生自灭，在那里生活的人也不属于中国人民。这说法竟荒诞到，划定民国疆域时要退缩到明代狭小的范围内，要是拿到现在，这纯属“汉奸”言论。所以革命党和立宪党吵起架来自然腰板不硬，处处理亏，绝不像后来史书上渲染的那般义正词严，信心百倍。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成功其实和革命党的“革命”论述到底是否合理没有太多关系，反而是其中那些过度情绪化的煽动反满言论，起着唤醒暴力神经的作用。

后来孙中山也感觉到了必须给推倒皇帝找到更多的理由，特别是一触及疆域整合这类敏感话题，就特别需要兼容立宪派的说法，否则革命党会被彻底孤立，甚至成为历史罪人。比如他早期提出“五族共和”，晚年还受美国流行的“民族自觉”思潮的影响，后来又觉不妥，于是改口，就这样摇来摆去拿不定主意。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确立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

在清朝，皇帝不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号，还是维系道德教化的枢纽。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也无教会与皇家争权夺利的纷争器嚷。中国的“教”并非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滋润养育，中国的“政教关系”指的是用道德教化襄助政治的运行。这点与西方教权老是和皇权较劲打架、互争地盘非常不同。教化工作人员主要靠科举制度的选拔，管理人才被一层层相对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地点。所以考试只是科举的一个形式，研习八股文是个手段，不是科举制的核心内涵，科举制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且



一位患者来到牙医诊所，想拔掉坏了的牙齿。他首先向医生咨询了费用。

牙医告诉他，拔一颗牙要20美元。患者认为太贵了，问能否用更便宜的方法拔牙。

医生说：“当然有，那就是不用麻药，费用只需5美元，但是这种方法会非常痛苦的。”

患者说：“医生，那就不用麻药拔吧。”

于是，牙医没有用麻药，

无痛拔牙

◎龙振昼 编译

就把他的牙齿拔掉了。在拔牙的过程中，那位患者始终保持安静，甚至还面带微笑。

牙医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说：“我拔过无数的牙，从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勇敢的人。这样吧，我不收你的费用了，因为你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励志课，那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感

觉和忍受痛苦！”

当天晚上，牙医和同行聚会。会上，他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讲述了那名勇敢得不可思议的患者。大多数医生都很惊讶，只有一个牙医听后跳了起来，大叫道：“那个患者今天上午找过我……我给他打好麻药，交代他在候诊室等半个小时。可是，半个小时过后，我叫他的名字时，他已经不在我的诊所了。”

（郭旺启摘自《喜剧世界》2016年第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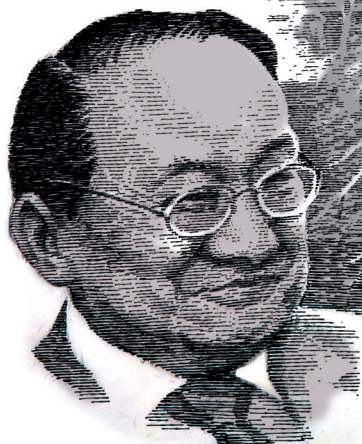
照顾到各地区的名额均衡，有那么点代议制的味道，相对做到了地区公平，所以以往很多批判科举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人的智力上，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就完全批不到点子上。清朝皇帝推崇“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关键就是能通过科举制为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在基层依赖宗族士绅播导教化。“皇位”就成为一承上启下的枢纽。

晚清“新政”时，舆论界一片骂倒科举制的呼声，好像无论立宪还是革命，科举都是个必须清除的障碍。结果，科举制一废，皇权的合法性也就存疑，以后诸事如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一发不可收拾，皇帝要想赖在位子上已不可能。本文不是为皇权辩护，而是想反思它作为维系政教关系的符号作用到底有多大。换个角度说，晚清改革就如下棋，皇帝急着在形式上废除科举是最大的败着。科举既废，教化人才的配置系统随之崩解，学堂只训练技术人才，不训练教化人才。宗族教育本与科举相连，科举原有培养基层士绅之功，不参加科考，士绅制度自然瓦解，这使得“政治”缺少“教化”的扶助，玩政治的人日益功利，满脑子争权夺利的念头，晚清的管理系统就像缺胳膊少腿的伤鸟，再也无力腾飞。立宪人才的训练同样缺乏总体构思，全靠临时拼凑。科举进阶是有道德考量在里面的，一旦废除，立宪运动缺少道德教化的支持，全凭关系门路，

各显其能，于是贿选横行，政坛一片狼藉。怪不得有人大骂民国初年政坛龌龊之事横行，比晚清还不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皇帝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皇权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体制正统性崩毁，如一串玉珠滚散一地，无法收拾。一切试图恢复帝制的尝试自然是逆流而动，不得善终。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扬扬自得，自以为最有承继清朝大统的资格，其实他的汉人身份就不具有当年满人皇帝统合各族群的符号性。加上军事强人当道，政教体系瓦解，都无法使他顺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征权威，他只能在一片谩骂声中郁郁而终。袁氏称帝在一个普通汉人士绅的眼里都是不齿的事情。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有一段描写，说他梦到袁世凯称帝，在山西崇修书院升堂，刘大鹏被迫随着身着朝服的官员拜舞，觉得羞耻至极，欲死不能，当袁氏秉笔书写他的名字准备封赠官职时，他猛然梦醒。刘大鹏赞成复辟，却主张宣统帝复位，袁氏当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义，可见在一般汉人心目中，满人当皇帝仍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其中也暗含着对皇帝凝聚多民族符号作用的认可。可见，皇帝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像，在当时人的心里还是遗留着很长的影子。

（李金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皇帝的影子有多长》一书，勾 犇图）



锋利与柔软

◎李良旭

还是在学生时代，金庸就表现出很高的文学天赋，他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初中部就读时，就是学校的名人。

金庸的文学天赋，尤其得到校长张印通的赏识。他常常邀请金庸到自己办公室和寝室里，与他一起探讨文学。灯光摇曳，两人促膝长谈。文学，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他们成了一对十分要好的忘年交。

在张印通的宿舍里，金庸看到了张印通收藏的许多文学书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文学名著。金庸的刻苦和勤奋博得校长张印通的赞许和好评。

省立联合高中是当时浙江省的一所重点中学，校规十分严格，常有学生因违反校规而被开除。金庸的性格散漫，甚至有些桀骜不驯，他常常秉笔直书，甚至给校规挑错。校长张印通为此多次劝导金庸，要

他好好读书，收敛自己的锋芒。金庸表面上允诺，可一转身，依然我行我素。

1941年，金庸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阿丽丝漫游记》，文章讽刺学校训导处主任在教学、管理上的无能 and 愚拙。文章发表后，学校一片哗然，训导处主任更是暴跳如雷，扬言要对金庸进行报复。

校长张印通得知消息后，不禁心急如焚，焦虑万分。为了维护校风和校纪，他毫不留情地将金庸开除了。有学生和老师向张印通求情，也被他一概拒绝。

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金庸撑着油纸伞，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心里满是惆怅。忽然，张印通浑身湿透，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了过来。他一把拉住金庸的手说：“孩子，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将来还要在文学上成就一番事

业。我想好了，我把你介绍到衢州中学上学，那所中学的校长是我以前的一个同学，他一定会热情收留你的。这是我写的引荐信，你去找他吧。”

风雨中，仿佛出现了一道彩虹。金庸百感交集，不禁热泪盈眶。为了维护校风、校纪，

张印通铁面无私，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将他开除；另一方面，张印通的内心又是柔软的，给他指明了一条道路。

那一刻，金庸似乎读懂了校长张印通锋利与柔软的侠骨柔情。

在衢州中学，金庸惊讶地发现，学校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文学书籍，比省立联合高中初中部的图书馆收藏的更多、更丰富。在校图书馆里，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尤其喜爱阅读古典文学名著，这为他以后创作武侠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十年后，当金庸成为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时，他曾深情地回忆道，张印通校长的锋利与柔软，给他的武侠小说写作带来了很大影响，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侠客，既有英勇无畏的一面，又有侠胆柔情的一面，这是他的武侠小说人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做人，也应该既有锋利的一面，又有柔软的一面，不可失之偏颇。🌿

（小 鸽摘自《扬子晚报》2016年8月4日，刘志刚图）



不要怕，我先过去看看

● [日] 伊坂幸太郎 ◎星野空 译

家里有许多书柜，都是我父亲的。还有不少奖状，是他在工作上拿到的。他在通信公司里做技术开发，一年到头几乎不休息，没日没夜地在公司里研究或者做实验。

我一直觉得父亲是个糟糕的人。虽然他既不动粗，也不摆架子，但总是工作优先。工作日就不用说了，他周六、周日基本上也会在公司。久而久之，我见到父亲就会紧张得像见到叔叔伯伯一样。而他也总是一脸严肃，没精打采的。

那时我二十四岁，已经开始写小说，虽然这个年龄还是会被当成孩子，我却自认为是个成熟的大人。一天，母亲

打电话给我：“你爸爸要去住院，你能帮他搬行李吗？那天我有别的事没法去。”我同意了，多少是出于身为独子的使命感。不，我是为了母亲。因为父亲很少在家，家里的事、学校的事、与社会接触的种种，都是母亲孤军奋战。这既是我对母亲的感谢，也是慰劳。

我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被查出恶性肿瘤，时日无多的，而父亲也知道我已经知道了。虽然不是毫无触动，但对我来说，父亲是个只会在公司里做自己热爱的工作的人，那时我想得更多的是——刚知道他不能去公司了，接着就要去医院

了吗？真是个不回家的人。

父母家和我家就在同一个街区，我经常回去看看。我去得并不频繁，因为觉得那时再与几乎没有交流的父亲见面，就像是在借机平账一样。我不想他因为这种事情而取得借贷平衡。

“有句话我要事先声明，”他曾这么说，“我想往后我会越来越虚弱。这很正常，因为我快死了。音量渐渐变小后，乐曲也会结束，是吧？”

“所以呢？”

“不要因为我渐渐虚弱而惊慌失措。”父亲笑得露出了牙，“我死的时候，就是我的寿命到头了。我好好地走过了完整的人生。”

这是在逞哪门子强？我不屑地想，愤愤地望向身边。母亲耸耸肩，撇起了嘴说：“一直不管家的人还要装模作样，真让人头痛。”

那时，父亲确实是在逞强，但并不只是为了面子和自尊心。我之后才明白了，他选择在家接受治疗，是因为他还想教导我一些事。

之后去探望他的时候，见他盖着被子，房间里满是汗水与尘埃混杂的气味。他瘦了一大圈，脸色惨白，但看到我，依旧露出了虚弱的微笑。

“因为有药，所以也不是特别痛，只不过总是犯困。”父亲说他一天有大半时间都在睡觉，那感恩的语气就好像他现在清醒着说“我很幸运”一样。他眼睛无神，从被子中露出的脚踝细得令人吃惊。

“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



吗？”聊了一会儿家常后，我问他，“虽然能做的有限，比如有什么想吃的或是想看的？”

“正如你所知，我自由自在地生活至今，”父亲故意说得文绉绉，“已经没有未竟的心愿了。虽然我很遗憾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

“这件事虽然是事实……”我觉得他比那些上了年纪却还恣意妄为、给周围人添麻烦的父亲要好得多，于是我又说，“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父亲要尽多少父亲的责任。”

“最近，我回忆起那个时候的事。”父亲隔着窗户，望向庭院的方向说道，窗帘拉着，他不可能看到外面的景色，“以前我们去过游乐园。”

“鬼屋吗？”

“对，就是那个。你记得吗？”不知是不是错觉，父亲转向我的眼眸中闪着光彩。

“我还以为你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你害怕进鬼屋，就在入口前蹲着不肯走。”

那段记忆的轮廓在脑中渐渐清晰。当时，朋友们一个接一个进入鬼屋，我却蹲着喊“我怕”，不肯动弹。“我没有办法，就先进去了。”那时父亲是这么说的，“我先去看看是不是吓人。”

“那又如何？”我问。

父亲的表情变得温柔起来：“我觉得就和当时一样。”

“一样？什么东西和游乐园一样？”

“我知道它不吓人，你也没有必要害怕，所以……”父

亲继续说。

“什么？”

“我先去确认一下那并不可怕。”

我诧异地问他在说什么，他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在那之后，父亲又活了半个月左右。我去看他时他多半在睡觉，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对话一天比一天艰难，但我叫他时他会点头，有时也会应声。

最后一次对话，是在他去去世的前两天。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窗户照亮了房间。

“要拉上窗帘吗？”我起身问。父亲却嘟囔：“没关系。”

我看着他的脸，不清楚他是认出了我，还是在做梦。他继续说道：“一点都不可怕。”听他的语气，他像是在一个梦幻的舞台上和某人对话。

“啊，嗯。”

“是的，不要怕。没关系，我先过去看看。”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于是又应和了一声，只说了一句：“那可真是帮我大忙了。”

母亲在提及父亲去世时，说：“我一早起床，他就没有呼吸了。”母亲虽然流着泪，却很理智。我赶到后，怔怔地望着父亲那具已经不再呼吸的躯体，心中一阵寂寥，同时又忍不住回忆他在家中平凡度日却渐渐衰弱的模样。回过神，我告诉母亲：“感觉已经不怕死了。”

“谁？”

“我。”

“胆小的你？”

“虽然很可怕，虽然有一天自己也会迎来死亡，不过那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我觉得那并不可怕，而是很自然的事。”

“哎哟。”母亲又是感叹又是吃惊地呼了口气，“你爸爸真厉害。”

“什么？”

“做父母的，都会期盼子女一生平安。”个子矮小的母亲挺直了背，仿佛正在低头看我，“会祈求子女不要遇上痛苦与可怕的事，希望子女能平静地生活。这和你是不是一个著名作家毫无关系。”

的确，对父亲而言，我不是作家，而是他唯一的儿子。“嗯，不过要平静地生活是很难的。”我说。

“是的。连续遇到痛苦、可怕的事，也是因为活着。而死亡，则是程度最深的。”

“最深的？”

“死亡不就是最可怕的事吗？不论是谁，都一定会遇上这件最可怕的事。我们终有一死，这是无从逃避的绝对法则。不论走过怎样的人生，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最可怕的事都必然会造访。所以，你爸爸为此而努力。”

“努力什么？”

“他想要告诉你，虽然死亡终会来临，但那绝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我至今都觉得，父亲只是先去那里看看而已。回来时，他会这么说吧：“跟我想的一样，一点都不可怕。”

（王传生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死神的浮力》一书，刘程民图）



酒和茶是千岁老友，但两人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是豪爽、勇猛、讲义气的汉子，一个是文静、宽厚、重情谊的书生。

茶为内功，无喧嚣之形，无激扬之态。一盏浅注，清气馥郁。友情缓缓流动，谈兴徐徐舒张，渐入友朋知己间性灵的深相映照。

酒为豪狂式的宣泄，茶为含蓄蕴藉式的内向情感。

酒入大脑，可产生摧毁性的强烈刺激。茶具有舒缓的渗透性，潜入全身汗囊毛孔，缓缓生成温馨的抚慰效应。

酒，饮前清香诱人，饮后浊气冲天，污及四周空气。茶，饮前淡淡清气，渗透人体，弥漫于不易觉察的周围空间。

人或嗜酒，或嗜茶，或兼及两者，并非着意选择，更非精心安排。成癖者，有机缘，也有自然天成。

我嗜茶数十年，乃因生于绿茶之乡。

家乡小镇，坐落在大别山脚下。山上山下，酒道不兴，茶道畅行。毛尖、云雾、瓜片、小兰花，于峰顶、缓坡，漫漫成片。茶馆、茶叶店，比肩林立。

幼时生于是乡，壮年又入太湖茶乡，机缘相伴而来。我曾种过茶，制过茶，品过茶。

茶之种、之制、之器、之藏、之饮，各有其术，各有其道，各有其情。

家乡小镇多茶馆。外地亲友来访，往往不在家中落座饮茶。于茶馆中，清茶，清谈，

佐以清蔬淡点，此似为待客仪规。视主人钱囊之厚薄，客人风度之文鄙，而选择雅座或大厅。

我幼时，热水瓶属于高档奢侈用品。普通人家盛茶，多用铜丝把紫砂壶，或提梁紫砂壶。一壶的容量，约相当于五磅热水瓶的半瓶或一瓶。将冲泡好热茶的紫砂壶，放进草编或棕丝编的茶焐中保暖。考究点的老茶客，手捧巴掌大的小巧紫砂壶。身边木炭炉上，坐着一把小铜壶，开水源源不绝地冲入。

近年来，瓷杯、玻璃杯广为普及。原系大众化的紫砂杯、壶，反而被抬举成高档的饮器，甚至被抬举成每件数千、上万元的高档工艺品。

茶叶焦干，易碎。茶叶店

茶 性

◎艾 煊





在胡须中迷路

●吴晓波

那天，去北京，在单向街书店的西海店，我问正坐在对面埋头读书的许知远同学：“你一个人读书会有穷尽的时候吗？”他很快地回答说：“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了。”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无耻”，不过没有想到他会那么“无耻”地回答。我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阅读量应该超过1900年之前90%的智者的阅读量了——柏拉图、孔子到底读过几本书？可是，为什么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能力却无法与先人相比？

著名作家董桥早年在伦敦钻研马克思。后来他说，原来自己认识的不是马克思其人，而是马克思的胡须。“胡须很浓，人在胡须丛中，看到的一切自然不很清楚。”



时光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而言，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昨日的叛逆，会渐渐演化成今日的正统，继而又被“供养”成明日的经典。所不同的是，点燃的光芒将渐渐地烧成灰烬，而人们则越来越少追究光芒被点燃的起源。

R.G. 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道：“时间把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他又说，“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记了当初出发的目的。”

读书30年，我常常在别人的胡须中迷路。

（张 茹摘自《新一代》2016年第8期，（美）布拉德·荷兰图）

中，一桶茶叶卖到将尽时，桶底余茶，往往成了无叶片的茶叶末。揉碎之品，形变，质不变。茶中极品的茶叶末，仍为极品，只是外形不成条索，不美观。镇上精明的饮仙，日常家用的茶，重质不重形，常饮用此高档茶揉碎之末，物美价廉。

酒，越陈越醇；茶，越新越香。酒重陈，茶重新。低档新茶，有时并不逊于隔年之高档陈茶。

茶，不一定名愈重者愈好。高山云雾间的荒山野茶，自采自炒，虽无“部优”“国优”的桂冠，但品质常会超过高档名茶。很多人偏爱名茶，而嗜茶老饕，总是将适合自己口味的茶视为无上佳品。

雨花、龙井、眉珍、碧

螺，其味不一。我常取数种茶掺和冲泡。有的取其清香味醇，有的取其甜苦味重，有的取其色、味稳定耐冲泡——集数种茶之长，调制出一味新品，以适应个人味蕾之需。此品不见于《茶经》，不入茶谱。私名之谓“调和茶”，或效洋人鸡尾酒之名，取名曰“鸡尾茶”。

经杯盖、壶盖闷过的绿茶汤水，清香味全失，仅剩煮熟茶叶的浊气。精于饮道者，冲泡绿茶，往往用杯不用壶——用无盖陶瓷杯，或无盖紫砂杯。

一杯茶，吃数泡，其味全变。先清淡，继清香，后甜苦，再后淡而无味，终至淡而生青草腥气。

居家吃茶，不妨并用两杯。以大杯泡叶成卤，极苦。

喝时，另以一小杯倒点茶卤，再冲兑白开水，将其稀释成自己舌底满意的茶汤。以卤兑水稀释之茶，可使五杯八杯茶汤，保持大体同等浓度，持续葆有最惬意的口感，最氤氲馥郁之朦胧意境。

茶的饮用方式主要在于品。若论解渴，各类饮料皆可迅速而有效地满足需要。茶则需轻啜慢饮，缓缓品味。

对于耽饮者，品，有助于缅念过去、遥瞻未来，有助于独自沉浸于创造构思中，也有助于激发友朋间隽言妙语之谈兴。

三分解渴，七分提神；三分饮，七分品——如此饮茶可达成灵肉兼美的效应。

（从 容摘自作家出版社《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游泳 ●北 岛

一

我八岁开始学游泳。除了打乒乓球，那是当年最时髦的体育运动。天一热，几乎所有孩子都拥向水边。与其说是游泳，不如说是集洗澡、避暑、娱乐、社交之大成的一项活动。

离我家最近的是什刹海游泳场。我和同学、邻居结伴出发，步行半小时，头顶烈日，晒得发蔫儿。一里开外，那阵阵喧哗的声浪，伴随着尿臊、漂白粉和来苏水的混合气息迎面扑来，让人热血沸腾。而回家路上我们则步履蹒跚，头顶湿游泳裤，好像影子在地上游泳。赶上菜站处理烂西红柿，花五分钱买半筐，吃完染得满身满脸都是，到路边水龙头下冲洗，再灌一肚子凉水。

我先在蘑菇池模仿自由泳，两手轮流划水撑地，双脚打水，但原地不动。从蘑菇池眺望“水深火热”的成人世界：危险的动作、夸张的声调和疯狂的竞技状态，就像在打仗。

进而在家用脸盆里练憋气。看一眼闹钟，深吸气，把头埋进水中，咕咕吐泡，憋不住时猛抬头。与同伴比赛，憋得时间越来越长，但呼吸带喘，面目狰狞，紫茄子一般。除了憋气，还练水下睁眼，我们好像全得了红眼病。人要学会鱼的本事，非得逆向穿越亿万年的进

化过程。

从脸盆到游泳池，世界大了，难度也大了。练憋气，弄不好咕咚喝进一口，别提多腻味了——有人在游泳池撒尿。可谁要没多喝几口水，咋能学会鱼的本事？我从蘑菇池进练习池，双臂倒钩住排水槽，屏住呼吸，猫腰沉入水中，猛蹬池壁，一口气扑腾七八米远。

喝水喝多了，技术上总算有些长进：不会换气，于是把头露出水面，手脚并用游上二三十米。

之后，我跟同伴到后海游野泳。所谓野泳，指的是在江河湖海的广阔天地游泳，首先是免费，再就是无救生措施，除非自救。后海是穷孩子游野泳的天堂，无人管束，还能钓鱼、捉虾、摸蛤蜊。人家孩子被扔水里不仅扑腾扑腾活下来，还个个如鱼得水，晒得跟小黑人似的，只有牙齿和眼白是白的。虽混不进人家的行列，能跟着浪迹江湖我就心满意足了。

《北京晚报》上常有淹死人的报道，但这对我等“水鬼”毫无警示作用。后海的水不深，即使没顶，只要会踩水就不怕。最难的是摸蛤蜊那样的绝活儿。只见人家纵身一跃，脚丫倒翻，连蹬两下就没影儿了，仅一串细碎水泡透露行踪，待冲天而起，手里紧握一个大蛤蜊。我也尝试过，均以失败告终：一手捏鼻子，弓背撅腩，双脚抽风般乱蹬，而身体就像横木原地打转。我在水下更是睁眼瞎，只看见自己吐的水泡，别说摸蛤蜊，就连抓把淤泥都没门儿。

二

我向更广阔的水域进军。

十岁那年暑假，我和同学一起来到颐和园。那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先租了两条船，互相追赶，浑身被汗水浸透。在文昌阁码头还船上岸，就近下水。那个临时游泳场有简易更衣室，还用木牌标明水位及安全区。

离开石堤，我用脚尖试探深浅。湖底是淤泥和尖利的石头。淤泥滑腻腻的，塞满脚趾缝，粘住脚底板；暗流涌动，泥鳅般在裤裆钻来钻去。水漫胸口，我开始向前游去，一到木牌警戒线就往回返。在岸边喘口气，和同学打招呼。肚子饿了，上岸到小卖部买东西，吃饱喝足再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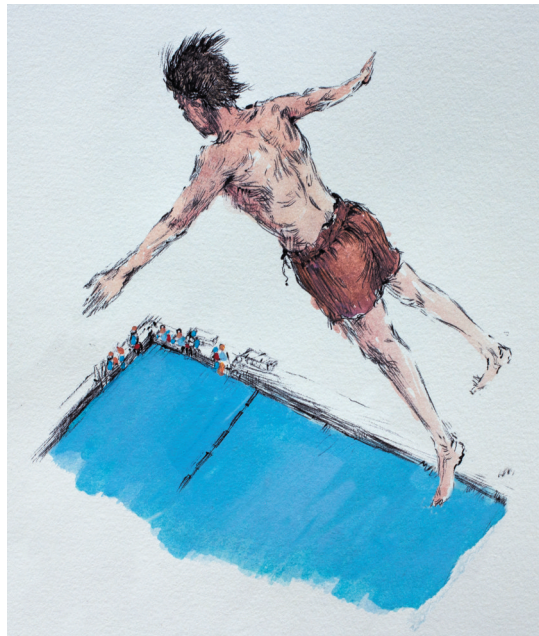


越游胆儿越大，我离开安全区。岸上人影越来越小，天地间沉寂下来，只有风声、水声和我的喘息声。阳光灿烂，云朵舒卷。那突如其来的孤独感，让人又紧张又着迷。

有渡船驶过，一个大浪打过来，铺天盖地，我被骤然卷到水下，一连灌了好几口水。我悬浮在中间——下够不到湖底，上蹿不出水面。天空黯淡，旋涡中是浑浊的太阳。窒息让我浑身无力，但头脑清醒，就在那一瞬间，晚饭、书包、父母、家养的兔子……闪念聚拢又散开，像礼花般灿然开放，而我正和这一切告别——死亡意识让我震惊，顿时转化成求生的动力。我拼命扑腾，终于浮出水面，但由于剧烈呛咳失去平衡，上下沉浮，又喝了好几口水。

再次浮出水面，我抡开双臂向岸边扑腾过去。那姿势回想起来，很像孩子打架用的“王八拳”。直到脚尖能够到湖底，我尽力站稳，把肺里的积水咳出来。爬上岸，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浑身瘫软。环顾四周，同学们在水中追逐嬉戏，并没有人注意到我。生活在继续。夕阳西下，就要落进群山中，这和水下看到的是同一个太阳。

我没有告诉同学，当然也没有告诉家人。那是我第一次有关死亡的经验，无法与他人分享。



三

我头一次见到凯非表哥，肯定是个星期天，因为只有星期天他才能请假出门。那年我13岁左右。我们先在他舅舅（也是我堂伯父）家吃午饭，然后一起去陶然亭游泳场。表哥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表哥是红旗中学的学生。这所带有劳教性质的学校挺出名，是老师、家长威胁孩子的口头禅。无论如何，父亲还是鼓励我们见面，毕竟是表兄弟嘛。至于表哥干过啥，亲戚全都讳莫如深。其实，孩子们根本没有成人世界的道德感，凡是禁忌、非法、异端，都让他们好奇，他们甚至对此持有天然的敬意。

从东交民巷出发，我们乘6路无轨电车去陶然亭游泳场，一路几乎没说话。表哥大我三岁，他身材不高但结实，皮肤黝黑，喉结上下翻滚——那是进入成年的标志。而我尚未发育，与他相比，就像只瘦骨伶仃的柴鸡。

沿售票处铁栏杆排队，我们欲言又止，相视而笑。轮到我們，各自掏钱买门票。他在入口处买了两根冰棍，一根给我，我想说谢谢，他用手势止住我。从更衣室来到游泳场，阳光炫目，众声喧哗，天空摇晃了一下——我在湿地上差点儿摔跤。表哥扶了我一把，他的手臂强壮有力。

他扭腰伸腿做完准备动作，纵身跃进游泳池。他的自由泳动作简洁明快，脚下水花很小，像个专业运动员。

我们上岸休息，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一颗颗黑色水珠从他的臂膀滚落，在粗糙的地面洒成一片。我说了句赞美的话，但声音被周围的喧嚣淹没，我本想重复，见他若有所思的样子，赶紧闭嘴。

阳光在缓缓移动，波光耀眼，反衬着剪纸般的人影。表哥站起来，朝铁网围住的深水池走去。深水池清澈碧蓝，人很少，救生员戴墨镜坐在高凳上。表哥先走上三米跳板，在木跳板尽头跳了两下跃起，展开双臂再收拢，扎进水中。从蓝色泡沫中浮起后，他沿扶梯上岸，再爬上高高的十米跳台。他并不急于跳水，而是从高处眺望远方。

归来时他笑容依旧，但心不在焉，目光有

母亲不做家事，也不太要求我们做家事，但我记得母亲教过我如何折衣。刚晒好的衣服像花瓣一般又轻又软，把衣袖往后交叉，两边往内对折，正面再对折。一件件衣服折好后方方正正的，内衣一摞，外衣一摞，男人的衣服一摞，女人的衣服一摞。大家庭人口多，光折衣就是一项大工程，折好的衣服还要分送到各个房里。

祖父母的衣服以素净的颜色为主，都是棉质的。母亲的衣服颜色最娇艳，有苹果绿、宝蓝、鲜橙色等，料子以纱织为多，就算白衬衫，也有绣花与水晶扣。因为扣子太美，还被我挖过一颗水晶。小祖母喜欢混纺的、有小花的洋装，她只比母亲大十来岁，



折衣

◎周芬伶

风韵犹存。看到某个人的衣服，我就能知道这个人的许多特征。

有一天晚上我闲着无事，便打开衣柜开始折衣服。看到折好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觉得自己十分贤惠，又去把另一个衣柜里的衣服也折好。如此一个晚上，我就沉浸在宁静与专注的境界中。

如今我折衣除了讲究整齐、分类，还讲究春夏秋冬与长短厚薄等因素。衣服折好后，我会在其中放入不同的芳香袋，之后的过程像熬煮一锅好汤，越久越香，待拿出来时香气缭绕。许多人只要一近身就问：“你喷香水了？好香。”我为此得意许久。

（余娟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兰花辞：物与词的狂想》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如盲人。我无法让他看见我，这让我很伤心。那天我们总共没说十句话，分手时甚至没说再见。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四

我开始注意那些女孩儿，特别是发育中的少女。在禁欲的时代，游泳池是人体最暴露的公共场所。我常趴在水泥地上，头枕胳膊假装打瞌睡，窥视那优美而神秘的曲线。我暗自感叹，人间竟有如此造物，以前咋熟视无睹？

由于池小人多，常和陌生女孩子在游泳时相撞，无意间触碰到胸部或大腿，竟有过电的感觉。绝大多数情况相安无事，但也有个别刁钻的，张口就骂：“德行，臭流氓！”遇此麻烦，非得先冒充流氓，恶语相向，才能证明自己不是流氓。游泳场确有流氓事件发生。起初是小骚动，很快被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少不了起哄架秧子的，最后肇事者被扭送到派出所，想必是人赃俱在。

所有体育运动，其实都有潜在的性动力因素。在我暗恋的表姐和陌生少女们的注视下，我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而我的最高理想是，像表哥那样大摇大摆进入深水池，并登高远望。

代表游泳场最高特权的深水池，有北冰洋冰川的纯蓝与低温。入口处有木牌标明水温——今日 11 摄氏度，这让我想起北冰洋牌高级

冰棍。而我们芸芸众生蹚的浑水，不仅颜色难以描述，更甭提温度了。由于水浅人多更换少，水温总超过体温，跟泡澡堂子差不多。

然而要享有纯蓝与低温的特权，必须通过 200 米游泳考核。我加大训练强度，加班加点，甚至赶晚间专场。要想突破 200 米大关，关键是得克服头 50 米出现的“假疲劳状态”。晚场的好处是，人少游得开，精力可以集中。每次抬头换气看到的是一串灯光，像一串珍珠——属于你爱或你将要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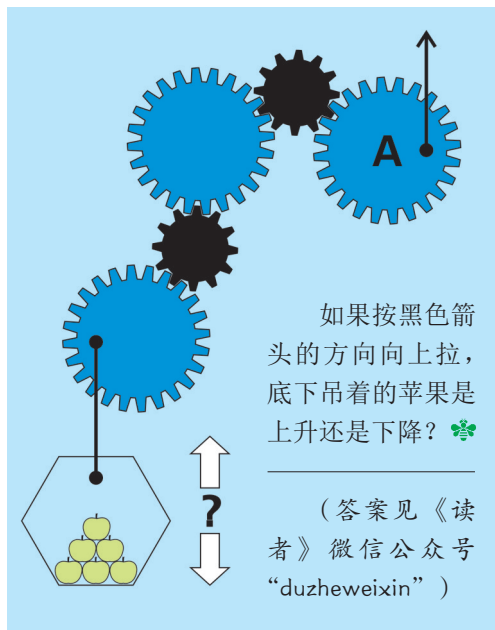
苍天在上，我终于通过考核，得到了深水合格证，我将它缝在游泳裤最显眼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大摇大摆走进深水池。就在那一刻，我相信所有在场女孩儿的目光如同聚光灯，聚集在我身上。一不留神，我排队跟着上了十米跳台。我晕高，不敢往下看，就更别说极目远眺了。待走到跳台上时我心乱如麻，但已无路可退，我只好捏住鼻子笔直蹦下去。砰的一声，惊涛骇浪先狠拍我，再覆盖我。那冰水如针，让我头皮发麻，浑身刺痛。待沿扶梯爬上岸后，我半身红肿，像虾米直不起腰，且哆嗦不止。什么都好说，但要止住哆嗦不可能。我唯有祈求那紧追我的聚光灯立马关上。

（若子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城门开》一书，李发友图）



吊苹果



2017年《读者》系列刊 订阅抽奖活动订户信息表

一、您订阅的杂志是：(在您所订阅的杂志后□打√)

《读者》□ 《读者·校园版》□

《读者·海外版》□

二、姓名： 性别：男□ 女□

年龄： 职业：

三、您的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手机：

(1) 请详细填写订户信息表，然后剪下，与有效订单复印件一起邮寄到：(730030)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888 信箱，负责人(收)。

(2) 或者将您的订户信息表和有效订单拍照发送到电子邮箱：lzyz_dz@sina.com，邮件名使用“订《读者》·您的姓名”格式，同时将订单和用户信息表照片粘贴在邮件正文或附件中。

《读者》营养套餐计划

新鲜又实惠·免费送到家



纽仕兰牧场纯牛奶 (250mlx24盒)

牧场直供·新鲜到家

半年套餐

6箱牛奶 594元+半年《读者》72元= 666元
特惠价 **548元**

每盒仅 **3.31元**

全年套餐

12箱牛奶 1188元+一年《读者》144元= 1332元
特惠价 **998元**

每盒仅 **2.97元**

光明乳酸菌饮品 (180mlx12袋)

肠道健康·乐在新鲜

半年套餐

12箱乳酸菌饮品 468元 + 半年《读者》72元= 540元
特惠价 **448元**

每袋仅 **2.61元**

全年套餐

24箱乳酸菌饮品 936元 + 一年《读者》144元= 1080元
特惠价 **798元**

每袋仅 **2.27元**

◎ 本活动由可信商城大力支持





“《读者》光明行动” (41)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镇江关乡有一间低矮破旧的小木屋，屋檐和门框之间裂开了长长的缝隙，窗户上没有玻璃，只蒙着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房顶上摇摇欲坠的瓦片也不知能不能遮风挡雨……阿坝的冬天寒冷而漫长，很难想象住在这里的人如何度过一个又一个严冬。小木屋是12岁的羌族小姑娘王晏和她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6个人的家。

在与我们的交谈中，王晏爸爸几度哽咽：“我们也不想别的，只想过上没病没灾的小日子……”然而，现实生活却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经受了重重考验：爷爷奶奶年纪越来越大，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妈妈被确诊为“视力二级残疾”，不能劳作；姐姐为“肢体二级残疾”；而原本应该享受快乐童年的小王晏，患有白内障和弱视，也被确诊为“视力二级残疾”……这个家仅靠爸爸一个人支撑。几年前，爸爸用多年的积蓄给王晏做了白内障手术，手术很成功，但

是期盼光明的小王晏却发现自己还是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而家中再无余力为她治疗弱视了。

听说邻居家患有弱视的孩子通过“《读者》光明行动”的免费治疗，视力有了明显提升，王晏爸爸拨打了我们的救助电话。

经过检查，小王晏的右眼被确诊为中度弱视，左眼为重度弱视，因为快超过最佳治疗年龄了，我们第一时间安排她住进成都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立即为她展开治疗。小王晏很珍惜这次免费治疗的机会，每天都一丝不苟地配合医生“完成任务”。祝愿这个乖巧的孩子视力能够早日恢复，亦愿她饱经磨难的家重燃希望！

2016年9月12日，“《读者》光明行动”募款总额突破1200万元，“《读者》光明行动”代表3年来受助的1138名贫困家庭弱视儿童感谢所有人的爱心与支持，正如一名山东的张姓读者留言所说：“愿每个不曾享受阳光的孩子都能沐浴阳光。”是啊，公益之路漫长而艰辛，全中国有400万需要帮助的贫困弱视儿童，众擎易举，独力难支，每一个小小善举都是弱视儿童的希望和我们砥砺前行的动力！



微信“扫一扫”，
关注贫困弱视儿童

第一节：眼球上下运动



第二节：眼球水平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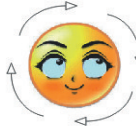
第三节：眼球左上、右下运动



第四节：眼球右上、左下运动



第五节：眼球旋转运动



眼球运动操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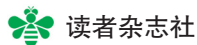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9号中扶国际4层
邮政编码：100097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进行捐款

- (1)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讯地址)



读者杂志社



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